

# 回答 莫斯科圣经

魏恩波 著

(The Answer to Moscow's Bible)

Chinese Simplified Version

## 无神论手册

凡有文字的民族就有自己的圣书。共产世界也有他们的圣书，称为《无神论手册》。这书在1961年又莫斯科科学委员会最先出版。苏联国家印务局的政治科学部门负责印刷。参与写书的包括历史学家波利亚威和伯利罗瓦，哲学家汤尼斯基，艾斯纳和埃莫里亚。该书的主笔是大学博士科瓦利。至今这书已经多次重版。

这本无神论手册有各国的译本，广为散布。共产国家大力宣传这书的内容。从幼稚园到大学，在电台，电视，电影，并一切大小聚会里，讲的都是这书的内容。当一位无神论者死了，葬礼的致辞也配合这书的教训，向死者家属保证说逝者已逝，不再重逢。没有永生，没有神。

那书的主题是：没有神。

我们可以简单地问：如果没有神，怎会有羊？

有人的确在苏联的一场无神聚会上提出这问题。当时讲师已经解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

一位宗教信徒就问：“如果真的如此，为何绵羊还会生存？不被狼群吞没？母狼一年可生五、六只小狼；母绵羊只生一只，比例是五比一，侵略者占多数。这侵略者牙尖爪利，敏捷有力，绵羊完全没有防御力。为什么绵羊依然生存？如今人们保护绵羊，但动物世界出现在人类之前。那时谁保护绵羊？你可以不用神的存在解释许多现象，但四足的绵羊不能没有神。基督所爱的羊（教会）更是如此。教会自古以来就没有任何抵抗暴君的能力。

这位信徒得到的答案是去尝尝苏维埃政权的几年铁窗风味。

这本《无神手册》也可以在基督的主题上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一群苏联知识分子在讨论莎士比亚的玛珀女士。玛女士谋杀了熟睡中的杜卡王。过后她看见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不禁叫道：“去吧！可憎的污点！我说，滚开！”

一名共产党问：“玛女士有多少机会能清除自己的犯罪感？”

另一位回答道：“人是理性的动物。良好的教养和劝告，就是在最后的关头，依然能救她脱离这种恶事。”这回答无益，玛女士已经杀了人。任何谈及她教育背景的分析都无益了。

又有一位共产党说：“我相信一个杀人犯该受死刑。”这建议也无用。一位被判死刑的人依然会带着罪感而死。

再有一位共产党保证说，将来的社会没有君王，没有自私念头，也没有犯罪的需要，人人都快乐。但这样的共产社会并不存在。

那位基督徒就说：“圣经的解决方法还是唯一可行的。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简单的答案上。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们已经写了超过六百页证明各种宗教都是错的，尤其是基督教。让我们尝试明白他们，回答他们。接受他人的挑战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爱。

无神论者的圣书是枯燥的。它必然如此。没有人能把无神论讲得动听。无神论是否定的。谁能为否定写一篇趣味溢然的文章？谁能为否定作一首交响曲或雕一尊石像？宗教启发了乐曲，绘画，雕刻，诗歌。无神论的本质不能有这种动力。无神论没有翅膀。

按照无神论，人只是尘土和影子，只是物质。物质有什么动机要消灭宗教？

物质能发出激情，与理想相争吗？按无神论，理想与激情都不是物质。既然不是物质，按照定义便是无物。于是这与宗教相争的激情（无神论的激情），其实是无物。无神论便是无物。

莫斯科的圣书也使用诡诈的方法和暴烈的言语，不太适合科学委员会。我们建议尽量避免这种“科学化心理战术。”我们在面对冷酷的攻击和诽谤时，也回应以甜蜜的爱。

我们能如此，是因为好的铁占不怕许多铁锤的敲打。在巴黎有一个纪念碑，摆着一只铁占和几支破损了的铁锤。碑下刻着：“去吧，你们这些充满恶意的锤子。你们把自己敲断了，神的铁占依然完好无损。”

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我们已经严格的过滤了自己的思想，也以为被人批评是一件好事。共产国的独裁是无神论的损失。一个不受批评的人，如何知道自己是正确的？

在所有的西方国家，无神论可以完全自由宣传。基督教一点也不担心。在自由的辩论只有基督教能赢。试用一块厚布把房子隔成两半，一光一暗。然后移开厚布，看哪一方得胜。黑暗不能胜过光明，因为黑暗不是能量，它是缺少能量（光能）。于是光暗相遇，总是光明得胜。

基督徒不怕共产监牢，也不怕酷刑。我们不怕无神论的书。在主义的争斗里，只有我们能赢。

## 无神论的合理性

首先，无神论者应该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他们的敌人，乃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我们爱无神论者，也爱彼此了解。

我们不惊奇为什么会有无神论。

在二十世纪，当百万计的无辜受害者死在各种政治集中营的焚烧炉或毒气房时，叫人相信以为全能和慈爱的神是一件难事。这些邪恶的政权包括一些自称为基督教的国家。如果神全能，为什么他不阻止这些暴行？如果祂善良，为什么他创造了这残酷的世界？

当基督教的高层领导人站在欺压者的一边时，我们不能责备那些变成无神论者的人。这些教会领袖们若不是谄媚欺压者（于是教会错了），就是和反叛的人一同造反。这些反叛者中，不少梦想成为明日的暴君（于是教会又错了）。

当耶稣被挂在十架上无力的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时，要人们相信这位被钉者就是全人类的希望，是一件难事。那时祂口渴求水，人们给他苦胆。这样可怜的人怎能拥有天地一切的能力？必须有复活的大能，真理才能显明。

在我们的日子，自称相信上帝之子的人在第二次大势力互相残杀。下令空投原子弹的是一位受洗的基督徒（教会显然错了）。

还有，就算浪子们回头，他们也不晓得父家在何处。基督教有那么多派别，每一派都自称拥有真理。各派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爱那些仍然被关在铁窗之内的无辜者，也不爱那些已经死在集中营里的人（于是教会又错了）。

还有，在众人的思想里，宗教总是牵连迷信，落后文化，或怪异教条。

无神论是这些和其他因素的结果。我们不能希求别的。在许多人眼中，无神信仰是最合理的。

神允许无神论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圣经教导说神创造了一个包含无数因果的世界。祂缩小自己，让别的事物存在。无神论也在神的计划中。当基督决定用自己的血救赎全人类时，祂也乐意洗去无神论者的罪。

如果神允许无神论的存在，我们是谁，竟能禁止它？

我们完全明白无神论者。

但在另一方面，无神论者也必须解释一个现象：许多在这个世界深受苦害的人，却全心爱神。习惯和风俗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上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但无神论者怎样解释一些最受痛苦的人，却热爱神？他们怎样解释基督徒所说的“主里的喜乐”？这是那些为信仰被殴打和酷刑的人感到的。他们的脚上绑着五十磅重的铁链。

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宗教大大兴旺。饥饿的人在星期日和饥饿的孩子们一同聚集歌唱神的荣耀。为什么呢？那些只有几毛钱生活费的寡妇们乐意把自己最后的银角也献出来，好叫神的荣耀可以唱得更响亮一点，是什么原因？

无神论者提出的问题是合理的。如果神全能，为什么祂容许死亡统治世界？为什么我失去最爱的人？为什么我的儿女受苦，我的朋友早丧？

但无神论者怎样解释另一些人在遭遇同样的打击，或本身面对死亡时，却能安详接受？有些甚至快乐地面对死亡。对他们来说，死亡意即回归神。

自从造金字塔以来，无数的奴隶死于鞭挞。当时的人应该会否定神或憎恶祂。但却有一首诗从那时流传下来：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一个病人恢复健康，  
好像坐牢的人走出外面。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没药的香气，  
好像多风的日子坐在一个避风巷。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郁金香的芬芳，  
好像一个人在醉乡。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雨过天晴，  
好像人们探险回家。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暴风雨后的安宁，  
好像一个人伺机捕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一个人监禁多年后，  
重见自己切望的家。

一些人安宁的接受死亡，另一些快乐的迎接它，以为死亡便是回归灵的世界。

多数植物是向阳的。但也有一些是向阴的。这些植物只生长在阴暗的角落。就如一些人为神受苦越多，就越是爱祂。这些人是隐士，苦行者，殉道者。他们乐意承当无神论者们埋怨的一切烦恼。苦难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反而巩固他们。又有些人因为苦难而开始相信。

奥斯卡 Oscar Wilde 曾经生活放荡，一点也不理会神。最后这位天才被关在监狱里。人们指控他犯了最丑恶的罪。在这种光景中他写道：“如果世界是用忧愁构成的，那么造它的必然是一对慈爱的双手。因为人的灵魂非如此不能变成完美。”

杜斯托斯基 Dostoievski 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 写及拉斯果与妓女索尼娅的谈话。索尼娅是因为父亲酗酒，年幼的弟妹们挨饿，所以才出卖肉体。环境使她受尽欺凌。拉斯果问她说：“索尼娅，你有向神祷告吗？”她低声的回答说：“如果没有神，我怎能活下去？”拉斯果进一步探问：“但神给了你什么？”她的回答是：“不要问我，你不配晓得。。。祂为我作每一件事。”

拉斯果也问索尼娅的妹妹，衣服破烂的波林迦：“你会祷告吗？”她回答说：“啊，当然会。我们都会，已经懂得好久了。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大女孩，我自己祷告。不过克尔雅和丽丹跟着妈妈祷告。起先她们念玛利亚颂，然后是‘神啊，求你赐福给姐姐索尼娅，也赦免她’，然后是‘神啊，赐福给我们的继父’因为我们的第一个爸爸已经去世，这是第二个。我们也为第一个祷告。”

索尼娅和波林迦为什么会爱神？她们的宗教是否只是一种麻醉剂，就如毒品或酒精？但毒品和酒精破坏人的思想，索尼娅的信心却使她那么坚强，以致能叫杀人犯拉斯果悔改成为新人。她们的信心必然有某些真实的东西。

索尼娅给拉斯果一个十字架，又读福音书给他听。这使那没有被人发现的凶手向警方自首，到西伯利亚开始新生活。如果索尼娅给他的是一个镰锤标志，向他读斯大林的冗长讲词或马克思的资本论 Das Kapital，结果会怎样？

落在卖淫悲剧中的索尼娅和杀人悲剧中的拉斯果相信神。

对许多人，宗教不过是生活的调剂就如艺术和侈靡品。但对另一些人，宗教却使他们的一切。这些人渴求神就如鹿渴慕溪水。他们声称知道神。他们说神是可爱可信的，就算祂的道路难以理解，或生活十分困苦。

这些人明白无神论的现象。但你们无神论者能不能明白他们？

1932年九月份的莫斯科杂志《少年先锋报》*Molodaia Guardia* 声言按照无神论的五年计划，到了1937年，所有的宗教将会完全铲除，神的名号不再被提。但这声言却不曾实现。受逼迫的基督教反而在许多共产国兴旺。为什么？

无神论必须理解深沉信仰的原因，方才合理。

## 无神论不合理之处

社会急促变迁，宗教却没有同步更新。通常传道人谈的是耶稣在二千年前针对当时的辩论。这些传道人没有以基督的心回答现代人的难题，于是多人都感到宗教没有意义。

还有，许多宗教仪式也是怪诞的。

更有一层，教会强调救人脱离将来的地狱。若是如此，他们应该藉着帮助人脱离今日的地狱，诸如文盲，饥饿，贫穷，虐政，剥削，污染和争战，显示出他们对人类的爱。

基督徒接受无神论的一切批评。“爱是凡事相信。”我们相信一个人成为无神论者是合理的。我们同意黑格 Hegel 的话说：“每一件存在的事物都有它的理由。”无神论也十分有理。但无神论者如果拒绝宗教的批评，便是自闭。

伟大的神异思想家诸如米斯特 Meister Eckhart 曾教导说一个和神联合的人就不再有一个膜拜的对象（神）。在这个高峰，他就能明白那些因为不晓得神，所以不敬拜祂的人。基督徒的思想回应整个真相，无神论者只晓得一部分真相。

无神论者的物质主义是基督徒也有的。我们的宗教主题是，神成了肉身（即是物质），就是耶稣。基督徒的神不只是一个主义，也是一个人。基督教的目标不只是拯救人的灵魂，乃是身体复活成为不朽。

但我们不停留在物质主义。唯物的无神论是片面的。他们不知道有关那统治世界的神和那不灭的真理之灵，也就是爱之灵。

有谁见过单面的银币，或单极的电流？基督教包容灵和物质。无神论只有物质。

一个愚人去买面粉和食盐。他带了一只碟去。主人曾经嘱咐说，不要把两者相掺。当店员把面粉盛在碟上后，愚人想起主人的吩咐，就把碟倒反过来盛盐。于是他丢失了面粉。当他回来时，主人问：“面粉呢？”愚人就倒反过来找。于是盐也没有了。

无神论有时就如这人。他们提出真实有用的批评。他们有益。但他们拒绝一切宗教的论点，这些论点也可能是真的，于是他们失去面粉。在他们面临危机时，他们也必须把无神论之盐也给丢了。真基督教的可夸口之处，是它有益也有面粉。它的哲学就如所

罗威(Soloviev)说的“神与物资的哲学”(Theomaterialism), 包含了物质与不可见的造物主。基督教那么肯定自己的真确, 以致可以公开让人批评。她欢迎批评, 就如快马加鞭, 叫她在真理的道路上跑得更好。

信心藉着不断排除错误和接纳新真理, 得以生存。

有一次太阳和月亮发生争执。太阳说: “树上的叶子是青色的。”月亮却说是银色的。月亮强调世人多数在睡觉, 太阳则说人们多数在活动。

月亮问: “如果人们都在活动, 为什么大地那么沉静?” 太阳回答道: “谁说大地沉静? 地上太吵了。”这争执维持了好久。

后来有一阵风吹过。它听了两造的争论, 就笑着说: “你们枉自辩论。我在阳光普照的地方吹, 也在月夜游行。白天太阳高挂时, 一切事物就如太阳说的: 地上喧哗, 人们工作, 叶子青绿。可是晚上月亮出来时, 每一件事物都改变了。人们睡觉, 大地沉静, 万籁如银。有时乌云把月亮遮住, 树叶甚至变成黑色。你们俩都不知道全部真理。”

无神论者从物质的角度看事物, 以为物质便是一切。佛教徒(唯心论者)相信只有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物质世界都是幻影(Maya)。但圣经却用风形容“灵”。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如此。这风吹往每一个角落。有神之灵的人看见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们并不局限自己在“唯物论”或“唯心论”。

事实上圣经警惕我们有关于哲学。大多数的哲学家都从自己个人的观点看事物。但每一个观点都是一个盲点。当我从一个角度看我的房间, 我看不到门。转过身来, 我看见门, 可是看不到窗口。往上看, 我看见天花板, 可是看不见地面。往下看, 只见地面, 缺少天花板。只有避开某个特定的观点, 我才看见全部真相。基督教的理想是成为圣洁。圣洁的字根是“完全”。在俄文, 圣洁意指透明。德文也是。成为圣洁意即放弃各种固定的观点。

福尔巴斯 Ludwig Feuerbach 说: “没有神的证据就如太阳一样明显。还有一层是: 不可能有神。”

强调绝对清楚的不是宗教, 乃是无神论。如果神不存在就如太阳一样明显, 为什么全人类都承认太阳的存在, 却不是每个人都承认福尔巴斯的理论, 说没有神?

连“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 Darwin 也不认同福尔巴斯的说法。达尔文写道: “在我看来, 这大宇宙并我们的自觉, 如果说是偶尔形成的, 那偶尔的机会太渺茫了。我想这就是神存在的主要论据。”

无神论者以为无神论是自证的。若是这样, 何必宣传无神论? 基督徒不以为基督教就如二加二等于四那么明显。若是这样明显, 世上就不会有无神论了。我们以为反对我们的人也是有理的。在我们所了解的世界里他们的地位。但无神论者只有无神论, 不容宗教有任何生存的权利。

个人主义的理论家马斯 Max Stirner 正确地看见社会的邪恶。他的解决方案是解散人类社会。但他本身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份子。斯格本 Schopenhauer 学派介绍自杀为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案。但当霍乱流行时, 他就逃离本城。他爱生命。那些以为宗教不完善而想要排除宗教的人也是这样。

我们是否因为有些大衣，带有臭味，就拒绝穿大衣？我们是否因为洗澡盆的水肮脏，就把污水连同婴孩一同倒掉？

我们已经承认无神论中有理的部分。无神论者们也该与我们一同探索宗教合理的地方，或者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共识。

## 莫斯科圣经的错误观点

个别人士在莫斯科聚集，写了一本有关生命最大问题的书。这些问题是自古以来最智慧的人士常思考的：有没有神？生命有何意义？人生的盼望和忧虑，宗教的角色等。

这些作者们是谁？认识他们比知道他们写的书更重要。

知识常始于“我是谁？”如果我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我怎能知道这个“我”所想的，值不值得与人分享？如果这个“我”不大，它所能作的任何改变也是小的。

莫斯科圣书的作者们说他们不是任何神所造的。但在物资的规律进展中，没有任何设计可以创造他们。原子和质子的旋转和它们偶尔的碰撞可以产生一个能过滤纯真理的头脑吗？

我曾是一个穷孩子。我爱音乐，可是父母不能提供我学习。我就把乐符顺序写在五线符上，但始终不能成调。

在抛钱币的游戏中，连续四十次同面的机会越是一亿分之一。这只是一只有两个可能性的游戏！

电子和质子偶尔组合成为人脑一样完美的电脑，机率是多少？我是这书的作者。我能说多种言语。我认识的单字和它们的变词，大约有一百万个。此外，就如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我有百万点数学，地理，物理，艺术的知识可以随时使用。在任何时候，我的大脑可以产生最正确的言语，以最适当的音调，用最符合当时情景的态度把它表达出来。单是这一个现象，在数学，这种偶然机率太过渺小，已经属于不可能的事了。

如果我计算一个世纪有三代，那么追算我祖宗的数目——两位父母，四位祖父母，八位曾祖父母等——很快的就有千万个给我遗传因子的人。按照无神论，我说百万计侵略者在弱肉强食下，强者生存的结果。我知道什么有关于这些先祖？完全没有。我晓得什么有关于同面给我的遗传？他们造成我思想的言语，他们创造我长大的社会结构。我不认识他们。我也不晓得我的童年，就是影响一个未来之无神论者或宗教师的最重要时期。

我生活在一个小到不可形容的世界里。我们的地球是宇宙里的一粒微尘。我们以为能达到这粒微尘的细小卫星便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我们的小地球，大气层只是一小部分。住在其中的人类也是一种小角色。至于我，只是亿万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人。

一万人中大概只有一个曾听过世界最伟大的著作。百万人中也难找到一个曾经读过这些名著的人。多少人知道有关于一位最受景仰的主教或无神手册的其中一位作者？

我一度忘了《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 的作者。在问了二十个人后，我才得知是杜斯托斯基 Dostoievski。



我们小的可怜。我们对这大宇宙的认识，就如一只蚂蚁爬过马克思的著作，于是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一样。

我喜爱小鸟的啼声，却不知道哪一只今天就要被老鹰抓去了。我听见风声拂过树梢，却不知道哪一棵树已经被一只虫儿蛀坏了。我们贪求名声，权力，金钱，情欲，知识。那些在我们以前几十年，怀有同样欲求的人，如今已成黄土。你鞋跟下贴着的泥土可能曾经是一位漂亮少女的脸。

布加林 Bukharin 曾是共产无神论有名的理论家。他的书《物质主义对话录》Dialectic Materialism 开头就称赞这种哲学。他说这哲学给他预视未来。这可怜人唯一不能预视的，是他将会被自己的同志们折磨和杀害。

作为人类的教师，写一本书，是一件大事。他晓不晓得自己的书将会给读者们带来快乐或悲伤？能不能在人遭遇苦难时给予力量？

谁知道他头脑亿万细胞的其中一个？只要这些细胞发生细微的干扰，就可以叫一个人写愚蠢的事。这曾发生在智慧人身上，它会不会也临到你？你看见别人著作里的疯狂，你自己的著作没有吗？你对自己的身体知道甚微。你又晓得多少有关于你的心理？我每天都对自己感到惊异。

我们生活在一个神秘的世界。我们只知道这世界的皮毛。我们被囚在自己的知觉中。

如果地上有一种能发出我们视觉以外之光谱的活物，如果他们能用超出我们听觉频率的声音交谈，他们就能观察我们而不为我们所察觉。这情形就如我们活了几千年而不曾察觉微生物和细菌对我们的影响一样。如果天使存在而我们不晓得？

无神论者强调没有神。他们怎能肯定？

这书是在监牢构思的。守卫们常检查我们的囚室，寻找禁品就如象棋，小刀，针，书，纸张。他们找不到。我们等他们走了才取出这些东西来。你检查一间囚室，找不到一些物件。但你能肯定没有这些东西吗？谁曾搜查了这无边无际的宇宙，证明其中没有神？

人们多年以为物质的分子是不可分裂的。这是数千年的经验，但却是错了。相当聪明的人都以为原子是不能分裂的，也以为人类不能登月。这些拥有极多经验为后盾的人也会错。亲爱的无神论朋友们，你们又有多少机会完全无误？

基督教教师特图林 Tertullian 因为说了一句话，就大受藐视。他说 *Credo quia impossibile*（我相信就是因为它没有可能。）如今科学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事实。

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晓得。圣经说：“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知道，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哥林多前书 8：2）

## 谁是我们的反对者？

如果一个便衣人员要我出示身份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他出示他的身份证。他必须先向我证明他是警方人员。

当我面对这庞大无比的宇宙，问那主宰说：“你是谁？你是否是神？你是被造的还是自有的？”这主宰大概会回答说：“小人，先告诉我你是谁。你是否那么有分量，以致宇宙的真实者必须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我告诉你，你能否明白？如果真理与你目前持有的信仰相反，你能否接受？”

无神手册的作者们否认神的存在。但他们本身果然存在吗？他们是谁？他们能证明自己存在吗？

为了能发出大胆的问题，一位无神论者必须在他出生的亿万年前，确定星河与宇宙尘的存在。天上必须有群星运行，并有一颗太阳操纵地球。少了这些，生命就不可能。无神论者可以发表大胆的问题，正是因为有水，有植物，动物，微生物，电流，热量，发酵的面包和酒，宇宙线和雨点，充满感性的人性。他必须有一整系列的祖宗，并他母亲乳房里的奶，和她心中的爱。

就算无神论者的假设正确，亿万年的偶尔碰撞，产生了一个无神讲师和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如此？他们是谁？为什么会是他们？他们果真存在？

你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就如对我们太阳系的了解一样稀少。我们这太阳系正在急速奔往某个方向，就如赴一个约会。我们是受吸引。但这宇宙的吸力是什么？我们用“富有吸引力”来形容一个人的可爱。谁在吸引地球？谁是蒙爱的人？

无神论者就如传道人一样发言。为什么不暂停烦人的声音，听听树叶声，溪水声，风啸，雨滴，鸟鸣，并孩童之声？这些声音可能比我们的言语更有启发性。

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相信神。无神论起初是都市的现象。它是那些生活在墙壁中的人的思想产物。这些人外界受围堵，心里也受围堵。

还有，为什么不听听伟大的沉静？雪花，花朵，羊齿类，菌类，每一只都不相同，各有其美。还有原子的构造为何那么精深？

为什么电子在轨道上以每十万分之一妙旋转数亿圈的高速运行，可以形成一个固体，让我们握在手中？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机器，包含了八十万亿只小电池？其中一部分只重一公斤半，却含有一百亿个小机件，能产生，接受，记录和传达能量。这机器就是你的身体。如果有人送你一部汽车，你会多么感激。但你得到的那部机器比汽车好得多。这是谁送的？

为什么大脑细胞的化学成分会因感情的转变，就成了另一种思想？为什么一个人能把呼出去的废气变成一句爱的言语，甚至是一句给人永生的话？

为什么在你想做一件恶事时，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制止你？这是谁的手？就算这良心的声音不能中止你犯罪，后来你还会听见它。它会叫你大大懊悔。

你是谁，竟然可以质问真实者的凭据？如果这真实者回答道：“既然你在狂傲中自立为权威，请先显示你是谁。”你可以回答祂向你发问的千分之一吗？科学的进展带来的新问题，远超过它所找到的答案。

你质问真实者最后的奥秘，并它的构造，存在和意义。这真实者要向谁回答？用什么言语？当宣道士们到落后的部落时，他们发现当地没有话形容“爱”，“信”，“原谅”，“灵”，“火车”等。于是宣道士难以告诉土人有关于欧洲的火车。你与至高者有没有共通的言语？

还有，至高者应当向谁说话？你只承认理由。按照你的物质理论，理由是人类大脑的操作法。至于大象的头脑的操作，你则说那不过是本能。虽然两个大脑都是“进化”的产物，偶然碰撞形成的。

你以无神论为真理。但在未把真理冠冕加载无神论之上以前，你必须为真理作出一个定义。

彼拉多问：“什么是真理？”凡不晓得这问题之答案的，便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强调某件事是真理。

喜欢讽刺的人会说，真理就是一种多数人同意的意见（包括偏见和幻想），或是一种长久的猜疑。

但他们所嘲笑的幻想可能是一种朝向正确方向的错误尝试。炼金术和星相学正是如此。它们发展成今日的化学和天文学。

你对真理的定义是什么？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会说真理受社会阶级的影响。一个人生活的经济情况决定了他的信念。

马克思在1852年12月7日写了一封信给克劳斯（Cluss），述说他的经济困境。他说自己就如被囚在家，不能出门，因为没裤子，也没有鞋子。他的家庭面对赤贫。我们对他的困境感到难过。但马克思主义便是没裤没鞋之人的思想。如今西方劳动分子都有裤子和鞋子，而且不止一双。所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我们，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声称自己拥有真理，却没有真理的定义。

有趣的是马克思主义虽然自称是劳动阶级的金科玉律，却排除劳动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1877年10月19日写信给索格 Sorge，说：“劳动者本身在放下工作，成为专业文人之后，就成为专谈理论的败类，只会聚会谈论。。。 ”学生激进分子也不可能拥有真理。马克思写及“苏联学生们正在从事愚昧无益的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一种可靠的真理定义，就是：“真理就是你无裤无鞋时候的想法。”为某些奇诡的原因，裤子成了真理的拦阻。让我们把它们抛掉！

我们将给对手们提供时的真理定义：“真理是思想的对象（真实事物）和它的产品（我们的思想）之间的一致。”但这种一致并不证实你正确地明白了真实事。要不然如何解释错误的存在？你强调宗教错了。但宗教是真实事与另一个人思想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么看来，一个人可以非常肯定自己的思想，可是还是错了。

假定一个基督徒成为无神论者。他将会承认自己过去错了。如今才正确。但他怎能肯定自己没有落在另一种错误中？他可能感到如今他的思想才符合真理。但当他还是一名宗教信仰徒时，他也是这样以为。我们都需要一种大光，照耀在我们所谓的真理与错谬之上，叫我们晓得何为是，何为非。连无神论者也必须承认这超然之光的存在，才能持久（人类的思想鲜少能持久的）。这超然之光就是我们在宗教中所仰慕的（神）。

至高者必须用理由的言语对你说话吗？但理由能了解多少事？理由称奴役为合理，又为独裁和迷信辩护。它使我们向独裁者欢呼，以屠杀千万无辜的世界大战为正当。米菲多（Mephistopheles）说：“他称之为理由，只用来把自己比畜生更野蛮。”人们常把所有的事物都理性化，概念化，头脑化。

歌德 (Goethe) 在两百年前说：“我们的行星是宇宙的疯人院。”我们人类偶尔会闪耀出一些天才与真理，但显然是疯了。连我们中间最智慧的人，他的理性也只是各种无理之冲动之间的调和。

为了产生正确的效果，理由必须避免被低级的情绪污染。

我的对手们有没有被污染？

他们的思想有没有受到惧怕的影响？在非共产国家，无神论者常有归向宗教的。如今假设有一位莫斯科的科委成员在研究了所有支持和反对的论点后，达到一个结论，以为基督教是正确的——就如斯大林女儿斯威拉娜 (Svetlana Stalina)，并伯斯汀，斯尼斯提那，索忍尼新 (Solzhenitsyn) 等人的结论——人的信仰可以改变——结果会如何？他将会立刻丧失他在委员会中的席位和他的专业身份，并一切出书的可能。他也将丧失高尚生活。科委成员之一的格里准将 (Grigorenko) 因为表露了一些异于当局的政治和军事见解，就落在精神病院中。我的对手们，你们真的一点也不害怕吗？少了完全的自由，理由就不能产生正确的效果。你们的理由受到一种感情的影响：惧怕。

我不是说你们是唯一受到感情影响的人。每个人的理由都受到感觉和情欲的影响。一些人欲求出名，另一些希求利益。我们应当揭露这些欲望，但单凭理由，人们却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原因是，少了感情的催动，一个人就不会去寻求。人之所以会出发寻求真理，正是因为有一种爱慕真理的心。于是感情有时成为正确答案的阻碍，另一些时候却是寻求正确答案的动力。

我们怎知大小前提能够产生正确的思想？凭着感觉。我们不单在小事上感觉如此，在大事上也是如此。爱因斯坦说他在证验他的理论之前，已经感到这理论是正确的。这感觉是什么？它不属于理由。直觉也不属于理由。但爱因斯坦却对它们感到满意。

证据不单是有外面的，也有里面的。有时我们里面的证据会与外面的证据相反。这里的证据，信心，是宇宙中的一大事实。我们必须尊重它和解释它，就如自然界的其他事实。

爱因斯坦的理由是建立在理由以外的假设上。

无神论也是建立在一种信仰上。它也有自己的假设。它以为值得花费毕生精力否定不存在的事物。反对基督的大先知尼采 Nietzsche 坦白地承认这个。他写道：“就是我们，今日为知识献身的人，反对宗教的无神派，也是从一种数千年以来的信仰取得火种，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也是柏拉图的信仰，即神便是真理，而真理是圣洁的。”

(Even we, devotees of knowledge today, we, godless ones and anti-metaphysicians, still take our fire, too, from a flame, which a faith, thousands of years old, has kindled: that Christian faith, which was also the faith of Plato, that God is truth, that truth is divine.) 尼采对这个声明感到抱歉，但他还认为自己“依然是虔诚的” (still pious)。

如果感觉在信徒和非信徒心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至高者必须对理由说话，而不是对感觉？

列宁在《抄袭哲学》 Philosophical Copybooks 中说，物质能自我反省。物质在思想中反省自己。在谁的思想中？必然是一个人。如果我们所想的任何事物都是真实事的

反映，又如果我们的思想都是非常个人的，就是我们多少有些了解，或误解的对象。耶稣说真理便是一个人，即祂自己。试用辩证法考验这个，你就发现耶稣说的是。

如果你不渴求奥秘事，就不能达到真理。

为什么你相信你大脑告诉你的事？你知道自己的大脑并不可靠。你刚从睡眠中醒来。那时你的头脑正在用一个幻象世界和你玩耍。它每晚都向你撒谎，又在白日梦中向你吹牛。我们一味相信大脑是否合理？

千万人信赖自己的大脑，就欢呼希特勒和斯大林为英雄。同一个大脑后来告诉他们，这两位乃是大屠杀者。你常发现你的思想错了。它甚至不企图充当一位卫道士，装模作样的告诉你真理。它简直就是一个妓女，专说你爱听的话。对无神论者，它就说没有神；对宗教信仰徒，则说他们可以安心（神肯定存在）；它对任何政党的成员，它都说他们的建国大计最好，最有智慧。

我们都犯了大错。人类的历史就是各种主义的坟场。这些主义都有人为之舍命。你肯定自己的主义，不会有一天也被人看为愚蠢，就如过去的人以为奥特勒(Atlas)背负地球一样？

甚至在今日，九十九巴仙的人凭着大脑，相信《或然律》(Law of Causality)的绝对正确。但黑森伯 Heisenberg 说得对：“原子物理只在排除旧思想之后才能成立。这些旧思想中，第一个就是以为自然现象是按照《或然律》进行的。”极少人认同他的话。

你有没有拜访过精神病院？正常人和精神病人有何差别？那分别可能在于一只淋病细菌潜伏在一位天才的大脑里，或是一宗不能担当的感情压力破坏了大脑。无神手册作者们知不知道什么病菌已经开始破坏了？克鲁斯基 Khrushchev 形容斯大林统治就如地狱，连共产领袖们也朝夕不保。意即《无神手册》作者们也曾经大受惊恐。他们能确保自己完全正常吗？我们有谁能说自己完全正常？我们世人活在物质丰富的大地，却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只会每隔三十年进行一次大屠杀。我们的大脑必然有些东西偏差了。无神论者依靠大脑是否明智？

有哪一个人不是或多或少带有癖好，或神经质，或上瘾，或心理受压，或精神分裂，或奇癖，或思想混乱？谁的思想完全正常？

思想啊，你是谁？出示你的证件！谁是你的至高权威，以致你能质问真实，并叫真实出示祂的最后秘密？

在真实事物的汪洋中泛起了一滴水——我。我在这海洋中出现，片刻也不能离开它。我是真实之洋的一部分，也受它的风暴袭击。

当我自立为王，要审批真实时，我就不不再是真实的一部分了。我只成了一个无物，一个幻象。

真实事只有一个，就是神。祂已经造了天地，但都造在祂里面。我们在祂里面得到自我，生命，和动作。祂包含了一切受造物。这情形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包含了亿万只细胞，各有自己的机能和生活，但也都从身体得到它们的存在。我们也这样属于一个更高者。我们是祂的一部分。我们活在祂里面。当我们反对这创造者时，我们的存在就失去意义。

聪明人晓得如何接受一个笑话，就算他们是被取笑的对象。我们不带恶意的告诉无神论朋友们一个笑话：

苏共中央委员会讨论克鲁斯基的问题。伯利兹尼 Brezhnev 等人说：“他是个傻瓜。让我们清算他。”波哥尼 Podgorny 插嘴说：“但如今医学能进行器官移植。不如我们给他一位天才的头脑。”众人都同意了。他们就传召一位外科手术医生。移植手术顺利完成，但结果却不如理想。他们忘记了排斥现象。那位天才的头脑排斥克鲁斯基。

不要生气，这只是说笑。但一个开通，得到创造者启示的头脑，必然排斥无神论。

## 无神论者的难题

我们尽力按照无神论者的想法与他们同行。

无神论可以成为一条由错误宗教达到属灵真理的通道。一代人的无神论常是上一代虚伪宗教的结果。但这只是通道。不要停留在其上！

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自称为无神论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巴伦 Baron Holbach 是十八世纪有名的无神论哲学家。他说神是他的仇敌。他说只有自然界存在，自然创造一切，本身却非受造。这正是我们所信的神。他说自然界由法则，规律，宗旨与灵魂。你越读巴伦的书，就越感到他只是把自然界这词代替神。他只是不喜欢“神”这个字眼。这不是真的无神论。

对许多人，无神论只是寻求宗教不果的代替品。他们的无神论是受压制的宗教。我们没有好好的和他们沟通是我们的错。基督徒在和信徒来往时，应当停止使用基督教的术语。医生们用医学术语彼此交谈，但聪明的医生与病人谈话时，就用病人能懂的话。不是所有的基督教教师都会使用容易了解的话与非信徒交谈。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也同情无神论者的重担。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必然比一个宗教信徒更难。无神信仰是十分疲累的。他们指责我们信得没有根据。我们便在这书陈述我们的根据。但谁能证实无神论的教条？

无神论的教条，第一就是：“从永远到永远，只有物质不断地移动。这就创造了生命。”

无神论者们怎么知道这个？有名的天文学家贺里 Hoyle 给了一个相反的证据。他在《宇宙性质》里写道：

“要否定创造论，宇宙的一切物质必须无限的老。这在实际上却不可能。因为如果物质无限老，宇宙就不再有氢气。我想当我说及星球的内部时，我已经演示氢气如何在整个宇宙中转化为氦 Helium。这转变是单向的。意即在自然情况中，其他物质不能分解为氢气。如果有，也极为稀少。那么为什么如今的宇宙，几乎都是氢气构成的？如果物质无限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宇宙今日的情况，只能用创造论加以解释。

“我们也晓得，按照能量的第二定律，在宇宙一切可观察的物理过程中，一些能量是变少了。宇宙正在消耗中。如今它离开完全损耗还是遥远。但它必然有一个开始。”

圣经说的合符科学：“可见的事物是暂时的。”

无神论有什么可以反驳上述？什么使他们相信物质是永恒的，自古不断运行的？但你们必须这样相信。这是难事。一个人难以相信没有神，没有慈爱的天父，凡事都没有意义，生命没有任何指望。

万物都是原子的偶尔聚合？都是机缘？共产作家安纳托利 Anatole France 写道：“机缘可能是神在不愿签正名时，所用的别名。”

故此当一个人落在危机之中，或在爱的亢奋中，或在看见一幅美景时，都不再是无神论者了。鲜少有人到死不信。有些无神论者的确到死不信。他们不肯用口承认心里的疑惑。但每当有一位智慧的宗教人士在这些人的临终床边时，就能带领他们悔改。

生命中的巨大危机也可能摇动一位无神论者的信仰。

列宁在苏联革命面对最大的危机，当彼得堡被反共的将军科尼罗包围时，发表了一篇演讲。其中他数度喊道：“Dai Boje”（愿神给我们逃过这一劫。）虽然这是一句苏联的俗语，但列宁除了这个危险关头，从来没有用这句话。

三个人领导反纳粹战争：丘吉尔 Churchill，罗森威 Roosevelt，和斯大林。前两位是基督徒。丘吉尔写了六部有关这场战争的回忆录。神的名号没有出现在这两位信徒的口中。只有斯大林说：“愿神给《火炬行动》（北非登陆战）成功！”“过去属于神”等等。

毛泽东是一个狂暴的无神论者。但在 1936 年，他还是一名共产中委时，他病重垂危，就要求受洗。一位修女为他施洗。当他的妻子被蒋介石的军队枪毙时，他作了一首宗教诗《不朽者》The Immortals。在 1971 年，美国记者斯洛 Snow 访问他时，他说：“不久我将到神面前。”

这些事大有意义。如果你是一位造桥工程师，一只猫行过刚建成的桥并不证实桥身稳固。必须有一辆火车行过才能证明。如果无神论只是天气良好时才行得通的主义，我们不以为它有任何益处。

国际共产党主席欣罗维 Zinoviev 死在斯大林的手中。他临终时说：“听哪，以色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苏联内长雅果达 Iagoda 也被斯大林杀死。他说：“神必然存在，因为我果然受到报应。”苏联无神联盟主席爱罗 Iaroslavski 在死前要求斯大林说：“把我的书都烧掉！看哪，祂在这里！快烧掉我的书！”

我在共产监狱与一些被清算的共党同囚。我亲眼看见他们死前的光景，也与上述相似。

在我详细探讨《无神手册》之前，让我先感谢苏共把他们的思想写的那么清楚。从中我们知道共产党必须是基督教的敌人。在资本国家，共产党可能伪装是基督教的朋友，要求对话。这显然是权宜之计。他们的真正态度已经写在他们的手册上。它是充满敌意的。

## 宗教的定义

无神手册开头就说，各位哲学家对宗教的定义。

但他们没有提到柏拉图 Plato 和伯鲁塔赤 Plutarch。柏拉图说宗教是对神的正确行动。伯鲁塔赤说宗教是无神论和迷信的中间点。

无神手册开头就引述后期的思想家。可惜的是，连这些思想家们的话，他们也没有正确地引述。

加利里 Carlyle 写道：“人一旦发现谎言就当践踏它，去除它。我来就是为了辨别。每当我察觉虚假，就要仔细周围嗅嗅，如同发现一种危险的疾病。”

柏拉图说写书的人应当自以为是神圣的祭师。使用谎言的坏处不单叫人以假为真，最终它还会使人对一切书本丧失信心。

一个故事说到一位贝多因人，骑着骆驼行过沙漠。路上他遇见一个人。那人要求说：“请让我也上你的骆驼。我必须走很远的路。”贝多因人就让这陌生人坐在他的背后。他们继续行了不久，这陌生人就技巧地把驼主抛在地上，自己乘骆驼逃走了。驼主在后面追着说：“我不怪你偷了我的骆驼，我还有许多只。叫我伤心的是，你这样做使人以后不敢相信路上的可怜人了！”

《无神论手册》却不理真理或事实。

在苏联，许多哲学名著都在目录上，但物质主义的学校却不提供这些书。一般读者们不能读到。（其中一条指控我，令我下牢的，就是非法获得这些书，又非法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无神论作者们就能任意引述这些哲学家。

他们“引述”康德 Immanuel Kant 的话说，“宗教是人对道义的了解。”可是康德真正的话是：“宗教便是以神为法官。宗教是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道义责任，都是神的命令。”

我对手们说，福尔巴斯的宗教定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引述也不对。福尔巴斯在他的书《基督教要义》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里说：“宗教是人类思想的梦境。”

连无神作者们给宗教的定义也被误引。这手册“引述”勒伊纳 Saomon Reinach 说“宗教是充满矛盾的思想体系。”可是勒伊纳的书 Orpheus 却写道：“宗教是阻碍人合理工作的迷信。”

他们误引俭慕士 William James 的话，是人们可以明白的。他们不能引述他的意见：“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对我来说，就是那人对生命之谜的解释。神必须是宇宙最大的动力。还有，这神必须是一位会思想者。”

无神手册对法拉希 James Frazer 也不公。他们引述他的话，使他看来不虔心宗教。但在他的著作《对不朽的信仰》里，他写道：“我们死后有没有自觉？几乎所有的种族都说有。我未曾听过在历史上曾有一种不信的或怀疑的民族。”

这书完全没有提到赤利 Schleiermacher 等人的话：“宗教便是完全投靠决定我们命运的主宰。同时也渴望与祂和谐相处。”或爱默生 Emerson 的话：“宗教是人与掌管灵魂者的关系。这是我们里面的圣者达到至上的圣者。”或布哈达 Jacob Burckhardt



的话说：“宗教是人类本性对永远的渴求。它的伟大，在于代表了人类所有的超感官成分，所有他不能自己成就的事物。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巨大的层面，包含了所有的种族和文化。”

无神手册作者们甚至不尝试从宗教一词获取见地。西西罗 Cicero 以为宗教一词来自“考虑 relegare”。奥古斯丁认为它的意思是重获一件失落的东西。拉旦 Lactantius 说宗教一词来自“联系 religare”，与一种更高之力量的联系。

最奇的是，无神手册作者们虽然自称为马克思的信徒，却不写马克思对宗教的定义。他们肯定是对他的定义感到汗颜。马克思对宗教有甚高的评价。

当基督徒为各自的教派，自相纷争时，就不愿意提耶稣的话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有怎样相爱。”（约翰 13: 34-35）。所以马克思的门徒也不能引述马克思的一些话。马氏在《青年择业观察》里写道：“神给人一个普世的宗旨，就是使别人和自己都成为可贵。”晚年时，马氏在《论黑格的正确哲学理论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里说：“宗教是受压制之受造者的叹息，是良心泯灭之世界的真心，是无灵性之社会的灵魂。”

读者们如果知道马克思以黑格为老师，便见这话的分量。凯尼 Heinrich Heine 曾说及黑格：“在一个美丽的星夜，我们俩一同站在窗前。我感叹地说星星是有福者的归宿。老师（黑格）却自言自语地说：‘星星？哼，星星不过是蔓延在天上的麻风病。’”

有这样的老师，马克思本人却能给宗教那么美丽的定义，可说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马克思的确也加上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考虑及上述的话，这鸦片一词就失去它的反宗教意义。鸦片可以解除痛苦。鸦片本身并不邪恶。人们是在发现止痛剂（如鸦片）之后，外科手术才得以发展。

总的说来，宗教是马克思的一大弱点。这是他最爱的话题。他在自己的经典之作《资本论》里说：“对一个这样的社会（指一个按照集体生产的社会；每一个社会都有这样的群体），基督教，尤其是更正派 Protestantism, Deism, 是最适合的宗教。”

意即每个更正派基督徒都可以引用马克思为自己辩护。他们可以对马克思门徒说他们怎样得罪了自己的老师。一个马克思派如果要有宗教，必须选择基督教。且看今日多少基督徒被马克思派残害！

马克思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却是倾向宗教。他有分裂的人格。把他的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作为针对我们之可怕指控的，只是他后来追随者的杰作。

人们除了会把宗教当作鸦片之外，也会用许多其他的事物当作自己属灵的鸦片。一个人为了逃避家庭的忧伤，就可能选择化学当作他的鸦片。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后来就发现一种有用的药物。这药物是否因为这是一个忧伤灵魂把研究当作鸦片，就失去功效呢？又有一人在遭遇生命的挫折后，把太空观察站当作避难所。他的工作成为他的鸦片，但他所观察的星星还是真的。宗教也是如此。许多人把宗教当作自己的鸦片，但他们所呼求的神还是真的。

无神论和革命常是破碎家庭的产物，是缺少父母之爱的孩子们之鸦片。这是他们反抗父母权威的代替品。无神论可以成为安慰人良心的鸦片。少了这个，他们就会为自己所犯的大罪感到伤痛。无神论可以减轻良心的责备，就如鸦片减轻肉体的痛苦。

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有异于列宁说的“宗教是一种属灵的陷阱”，或巴库宁 Bakunin 不智的结论：“如果神存在，人便是奴隶；但人能够自由，也应该自由，所以神并不存在。”按照这种推理法，信神的人也可以说：“无神论者声称没有神。但信仰神给我释放。所以无神论者并不存在。”

如果无神手册的作者们在写了那么多反对圣经的言论之后，也谈谈基督使徒对宗教的定义，那真是一件好事。一位使徒写道：“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 1: 27）。

我们的对手们果然反对这样的宗教吗？我要说没有一个明理的人会反对这样的定义。或者这些对手反对的不是真宗教，只是一个被曲解了的宗教。谁能反对看顾贫病者，并保守自己脱离这世界的大污染呢？

## 宗教的起源

“宗教不是人与生具有的。它不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尊贵的反对者们说，科学已经证明这一点。“考古学的新发现，证明数十万年前人类没有任何宗教。”

我不是科学委员会的成员。我愚蒙地以为考古学只能发现过去存在的事物，不能发现过去不存在的事物。

但是说这些话的都是有名的学者。他们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有强大的证据。人们已经考察了彼得销古人 Pithecanthropus 和斯纳古人 Sinanthropus 的洞穴，这些人类先祖的居所有许多石器和吃剩的兽骨。“但考古家们未曾看到宗教的遗迹，连最原始的也没有。”

这是我想到的一个故事。一位意大利人对一位犹太人说：“你们犹太人太骄傲了。到处都有人宣传说你们是世界最聪明的人。这是屁话。在意大利已经有人在二千年前的地层发现电线，证明我们罗马人那时已经有电报。”那犹太人回答道：“在以色列也有考古的发现。一些四千年前的地层里，什么物件也没有。意即你们使用电报以前，我们已经有无线电！”

最早的人类会不会拥有一种不必外物的宗教，只包括默想，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我的反对者们解释人类如何在某一个时候开始信仰宗教。他们说宗教在念德塔古人 Neanderthal 时代出现，原因有二：第一是初期人类怕死，又怕死去的族人从坟墓回来伤害活人。其次是初期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力量时感到无助。

彼得销古人比念德塔古人和克罗古人 Cro-Magnon 更早，他必然比后者更无助。於是他应该更虔心宗教。

我是按常理说话。

我的对手们是专业学者，其中有些是历史家。他们对苏联人和国家的起源有什么见解？他们依据的是我们最早的书写文物。

这种依据在人类的起源也必然可用。人类最早写成的文件是马尼瓦 Maneva-Dharma-Sostra, 吉佳古卷 Gilgameshepic, 威达 Vedas, 埃及的《亡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 摩西五经 The books of Moses 等等。这些书都说我们是由一位天神所造, 这天神把必要的真理显示给古时的先知。这些真理在各宗教都是一样的。这便是宗教的起源。

如果我不能接受人类最早的文件, 莫斯科的学者们也不当接受苏联的历史。没有任何楔形文字 cuneiform, 或雕刻在石板上的图像, 或任何遗迹, 说明人类是来自猿猴。人们常知道一点有关于自己的祖先。如果古代的人有足够的想象力发明复杂的宗教, 为什么他们不能记得自己的祖先们在树上用尾巴勾着树枝打秋千?

同志们, 我们必须认真! 宗教来自神。它是与神来往。

最早的人类知道“我存在”, 并“我周遭的事物存在”。但如果我和我的同胞们并周遭的事物存在, 必然还有一种事物存在, 就是存在本身。如果有我, 有世界, 必然有那“有”本身。我变老了, 同胞们死了, 提醒我说有一天我也要死。所有的周遭事物都渐渐腐烂毁坏, 但“有”本身却不会销毁。宇宙中有一个纯洁的东西, 不受我们来去的影响。我不是永远存在, 我周围的东西也不长存, 但“存在”本身却是长存的。初期人类不能用那么多话形容这个。但他们也知道有关于一个不朽的至高者, 就是那后来显示为“我是”的神。相信祂并盼望和祂来往, 启示了每一种宗教。这也是当今各宗教的基础。

如果这话不对, 为什么你们要写无神论手册?

曾有一位无神教师问一位苏联的农夫信不信神。农夫说信。讲师问: “你为什么信? 你见过神吗?” 农夫回答道: “我未曾见过。但我也未曾见过日本人。虽然如此, 我还是相信有日本人的存在。我们的军队在上次大战与他们打过, 这便是他们存在的证据。如果没有神, 为什么你们要和祂相争?”

为什么你们写了 700 页的书, 反对一位不存在的人士? 无神手册也是一件存在的东西, 它显明有一位永远长存者。

## 基督教的起源

无神手册开始时称赞我们基督徒。它说:

至少在初期, 基督教不单排斥献祭, 也排斥一切宗教仪式。英格尔 F. Engels 说这是一项革命性的创举。他说基督教不像别的古代宗教一样为某一个族群所有。它是为所有的种族与国家。在阶级问题上, 基督教全然排斥社会阶级。宣传耶稣的人对一切人传讲, 并不分种族或社会地位。

英格尔说初期基督徒排斥献祭其实不对。基督徒的确废除了动物祭, 但他们乐意奉献自己。

无论如何，我们的反对者们给我们说了好话。基督教没有种族的歧视，而且已经有二千年之久！反观波兰人和苏联人歧视犹太人。在苏联，所有的鞑靼人 Tatars，车臣人 Chechen，英古实人 Ingush，卡拉米人 Kalmiks，巴卡人 Balkar，和沃加德人 Volga-German 都被赶离本土，只因他们不是俄国人。在共产中国，西藏人被压迫。在每一个共产国家，第一个针对你的问题就是：“你是什么社会背景？”如果你的父亲拥有一间工厂，你就有祸了。但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没有社会藩篱。

无神手册没有继续称赞我们。

它强调说：“第一世纪的希腊，罗马和犹太作者们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有关基督教的消息。”让我们留意那个好听的词“完全”。这否定是完全错了。

## 罗马史家写及基督教

罗马史家塔赐特 Tacitus 生于公元 60-120 年。他写及有关于公元 64 年的罗马大火（年鉴 15 册 24 页）：

所有人类的努力，所有皇帝的伟大和众神的协助，都阻止不了人们相信那场大火是皇上暗中吩咐的。为了排除这种谣言，尼罗皇帝就抓了一群人作为代罪者。这些人一般被称为基督徒。这名字来自基督，就是一个在提比留皇帝在位时，（犹太）巡抚本丢彼拉多处死的人。不久这种（基督教）迷信开始蔓延，从邪恶的发源地犹太，传到天下万恶的汇合处罗马。当局首先逮捕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后来被捕的人甚多，不是因为这些人犯了什么卖国大罪，却是因为某些人（尼罗）的恶意。这些受害者们除了有些被杀，也有被当作娱乐品的。他们被披上兽皮，被狗撕裂。又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又有被当作路灯，在晚上被烧在柱头上。尼罗开放自己的广场作为这种展览。他自己打扮为车兵长，骑着马车参杂在民间，以为嬉戏。这一切只令人对受害者倍感同情。就是对最大罪名的受害者，人们也感到怜悯。因为觉得当局折磨这些人，不是为了公众的好处，只是为了满足某人的残酷性情。

故此无神手册的“完全”并不完全。上述古罗马史家便见证了基督的存在。

我们还可以给对手们第二位罗马历史家苏多尼 Suetonius (公元 75-160) 的话。他在《克劳狄年鉴 Vita Claudii》（第 25 部 4 页）写道：

“由于犹太人不断地以基督的缘故干扰社会，他（克劳狄）就把他们都赶出罗马。。。”

这么说，基督肯定存在，甚至在克劳狄时代，罗马城已经有许多基督徒了。在公元 64 年，这些基督徒已经大受逼迫。苏多尼在《尼罗年鉴》第 16 部写道：“在他的统治下，许多犯法者都被严刑。他又设立了许多新法律。。。为的是刑罚基督徒。这些基督徒迷信一种诡诈的故事。”

还有第三位罗马历史家说及基督。生于公元 62-113 年的小比利尼 Pliny the Younger 写信给特拉赞皇帝 Trajan 说：

皇上，我向来的做法是把我犹疑不决的事情请教于您。因为除了您，谁更能指明我？我未曾出席任何（其他审判官）对基督徒的审判，所以我不知道通常对他们的刑罚，也不晓得什么是可以给的最重处罚。我怀疑刑罚是否应该按照年龄而分别。体弱的是否就如强健的一样受罚；反教的是否应该给与赦免，或这些曾经做基督徒的人在放弃信仰后，还是一无所获（依然受罚）。还有，是不是凡称为基督徒的人就要受刑，或只在他们同时也作了别的恶事之后才加以刑罚。

目前我这样处理凡带到我面前来的基督徒。我问他们是否是基督徒。如果他们承认，我就重复问第二次和第三次，恐吓以极刑。如果他们坚持信仰，我就判他们死刑。

我们可以给对手们第四份文件。我们拥有罗马主教圣克利门 St Clement 的第一封信，日期是紧接尼罗或多米提 Domitian 皇帝的逼迫之后。无论如何，两者都是在第一世纪。他的信中包含了許多基督教的消息。我们从中晓得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光景。他说使徒彼得已经殉道，保罗下牢七次。我们也得到其他殉道者的名字：达奈德和笛卡尔。

当克利门在第一世纪写这信时，他知道基督是历史的事实。他写道：“基督属于心里谦卑的人，不是那些在主的羊群上自高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没有高傲的降临。祂虽然是神荣耀的王杖，却低微地来到世间，就如圣灵的预言。”

一位第四世纪的基督徒作者沙尔 Sulpicius Severus 也写了一篇文章。人们详细考究后，证实这是塔赐特失传文件的抄本。它说及提多 Titus 在公元 70 年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召开的战争会议。它说及提多意欲拆除耶路撒冷的圣殿，以便彻底销毁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基督教源自犹太教，拔掉树根，树枝自然枯干。（参考《初期基督教和其他》多纳 Donald Spence 著，纽约 Dutton & Co 出版。）

在公元 125 年，基督徒哲学家亚里斯提德 Aristide 献给哈德利 Hadrian 皇帝一份教会道德准则。这准则必然已经出现好久了，以致发展成一套详尽的思想体系。

我采录其中的一段：

他们以圣言劝勉反对者，化敌为友。他们善待敌人。皇上，他们的妻子贞洁，女儿也不打扮，男人回避一切不法的性行为和一切不洁，盼望得到另一个世界的报酬。

至于他们的奴隶和孩子们，他们尽力劝勉成为基督徒；每当一个奴隶归信，他们就称他为弟兄，不再是奴隶。

他们拒绝拜外邦神；他们满心欢喜地工作，又心中谦和。他们之间没有虚假。他们彼此相爱；也不忘记寡妇的需要，又救孤儿脱离虐待者。凡有的就分给没有的，也不吝惜也不夸口。当一个基督徒看见一个外地人没有地方住宿时，他就会带这外人回家，与他一同欢乐。每当一个婴孩诞生，他们就赞美神。如果这婴孩在

襁褓时就死了，他们也感谢神，以为这孩子无罪地渡过了人世间。但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死在罪中，他们就大大悲哀，以为那人注定灭亡。

皇上，这就是基督徒领受的命令，也是他们的行为。就如认识神的人，他们只要求神给他们适合神赐予，也适合他们领受的事物。由于他们承认神的恩典，世界就涌出其中的美丽。他们部夸耀自己的善行，反而刻意隐藏。他们努力为善，就如盼望迎见弥赛亚，并从弥赛亚领受奖赏的人一般。

这种人真是新人。他们带有一种神圣。只要读他们的书，你就晓得我不是说谎。我在他们的书里读到的事物，我完全相信。不单是目前的事，也包括将来的事。我不怀疑大地今日得以存留，就是因为有基督徒的代求。他们的教训是光明之道。

让不认识神的人近前来。让他们领受永恒不朽的道，好叫他们可以逃避将来临到世人的可怕审判。就是弥赛亚耶稣的审判。

这么看来，科委会怎么说初期历史家们完全没有提到基督教？

其实我无需辩论。《无神手册》不久之后，就说启示录写于公元 68 年。这便是第一个世纪。启示录作者是一个犹太人。他开始时便说及已经有组织的基督教，而且是远离巴勒斯坦（基督教的发源地）。启示录开头就是七封信，写给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七个教会。

## 福音的见证

上述无神论的“圣典”宣称福音书不是第一世纪的作品。他们说福音书是后来聪明人的伪造。他们又说约翰福音是在第二世纪末期才写成的。

但是伊纳 Ignatius 却引述约翰福音。他殉道于公元 116 年。哲学家犹士丁 Justin 也引用它。他死于 140 年。连法国圣经批评家罗斯 Loisy 也承认这本福音书在公元 130 年已经在罗马出现。

简单的分析福音书的内容，就看出它们不可能是后来的伪造。（我对手们强调福音是伪造的，就必须反对他们的其中一位宗师英格尔。英格尔批评把基督教当作是伪造的讲法。参看英格尔的书《包尔和古代的基督教》Bruno Bauer and Ancient Christianity。

在第二世纪末期，就是所谓的伪造福音书时期，基督徒尊崇众使徒。为什么伪造者们要告诉教会说耶稣称彼得为“撒旦”，又斥责其余的使徒？这些话若非真有其事，就不会写在福音书上。使徒们在教会的地位崇高，没有基督徒会毁谤他们。

在第二世纪末期，全教会都敬基督为神。一个伪造者如果傻到说基督和妇人的密切来往，或祂在十字架上的软弱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绝不能使人接受他的书为圣书。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惧怕和焦急，也是如此。这些事使救主的名声广受攻击。

摄氏 Celsus 在公元 178 年写了一本讥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哀号，使我们想起耶稣众门徒在沉默中勇敢地受苦。摄氏必然从福音书晓得耶稣。传道者们不是为了自私的理由而写福音。他们写，是因为亲眼看见这些事。他们也不管这些叹息，眼泪，受苦和疼痛会不会降低耶稣在众人眼中的形象。这些记录就证明福音的真实和早期的写成。

后来的伪造者必然会对耶稣表示至高的敬意。他们不会对我们说，耶稣同时的人，包括一些认识祂最深的人，把祂当作魔鬼。他们也不会提及耶稣对一位少年人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

福音书和使徒的书信都含有亚拉密语。亚拉密语是巴勒斯坦的犹太方言。如果福音书是在第二世纪末期的希腊语世界写成的，为什么伪造者要保留（希腊人不懂的）亚拉密语？只有在第一世纪，当大多数基督徒都是犹太人时，这些书才会这样写。

福音书写及耶稣和敌人辩论安息日与犹太的规条。这些是第一世纪犹太人的重要课题。第二世纪外邦的基督徒则不明白这些，也不感兴趣。后期的伪造者必须解释什么是 *phylateries*，十一奉献，犹太洁净的规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谁等等。但福音书对这些事毫不解释，因为读者们都是犹太人。

新约没有乡村教会的迹象。基督教必然主要是市区的信仰。为什么一个伪造者要在耶稣口中不断提及乡村生活，小鸟，花朵和农事？

我们认识今日的伪造家。他们在一个人的头上画出圣徒的光圈。过后他们又指控同一个人，说他是一个罪人。伪造者必须是聪明人。如果福音书是伪造者写的，他们就不会犯下这么大的错误，他们也不能成功使他们的书被人接受为神圣的经典。

福音书的一个详情证实他的历史早期性和正确性。约翰福音 19: 34 说及士兵们刺穿耶稣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福音书没有写及他的原因。约翰只写他看见的。他和当时的人都不能解释这事。十八个世纪后，哥罗芳的发现者斯比孙 Simpson 医生显示当耶稣基督死于心碎 *extravasation*。当一个人这样死时，他的手臂会摊开（当然耶稣的手臂在挂在十字架上时已经摊开）；又会大喊一声，然后“血液流入横膈膜使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在横膈膜停留片时，沉淀为血清和血块。於是当一名士兵用枪刺入耶稣的肋旁时，就有血和水流出来。”

说福音书是后来伪造的讲法本身才是后来的伪造。

谁能想象一个没有人创造的帝国？基督教文明比地上一切帝国拥有更多的人民。她存在了二千年，承受压迫，憎恨，内乱，依然不倒。基督教是世界最大的事实。这事实是由一个不存在的人创造的吗？

司徒达 John Stuart Mill 写道：“说福音书记载的基督不曾存在是无用的。在耶稣的众门徒或仰慕者中，谁能创造祂的话？或构想出福音书里的生活和人物？加利利的渔夫们办不到。保罗也不能。”

谁能发明耶稣的人格——不单是祂的善良和谦卑，还有祂的处理人事之智慧，并祂传道的眼光和能力？

还有，谁会创造耶稣？犹太人不能创造祂。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坚信一神。他们不会创造一个自称为“神成为肉身”的人。

犹太人歧视外族。他们甚至不从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手中领受一杯水。他们不能创造一个和外族人交好的耶稣。他们相信自己是特选的民族。他们何必创造一个排除种族藩篱，拥抱一切人的角色？

初期基督徒也不可能创造耶稣。

我们在开头已经看见他们不单不能创造耶稣，反而只会糟蹋祂的美名。

圣保罗在世时已经提到许多传道人为了钱财，或名誉，或利益，所以才传道。他们也弯曲了神的道。贪心和自私的传道人不能创造耶稣。

就算一个人成功的创造了一个神成为肉身的角色，他们也不可能把祂描述为一个犹太人。犹太人被万民藐视。伪造者也不会说耶稣是一个木匠，未曾受过教育，生在马槽（那么可怜兮兮），又没有任何亲手写的文字。

这样的事不可能被创造。

至于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三个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神要为你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荣华富贵）赐给你。”杜斯托斯基在《卡拉玛兄弟》一书里写道：

如果在地上果然有一种真实，牢不可破的神迹，便是发生在三个试探的日子。这三个试探本身就是神迹。姑且想象这三个问题从所有的书本上消失，如果我们意图重新创造它们，我们就必须聚合地上所有的聪明人——所有最伟大的统治者，宗教领袖，学者，哲学家，并诗人；让他们共同发明这三句话，必须符合当时的情景——你想集合全地的智慧能产生任何堪比那旷野智慧之灵的问题吗？从这三个问题本身，我们便看到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不是人类短暂的智慧，乃是那永恒的。

有名的无神论作家英格索尔 Ingersoll 论及耶稣说：

我相信基督就如利纳所说的是个完人。基督的话：“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便是宗教和道德的完美境地。这是最高的水准。它比苏格拉底，柏拉图，默罕默德，摩西，或孔子的教训更高。它超越摩西的十诫。基督的话“也要怎样待人”，就不再有谋杀，撒谎，贪婪和战争。

这样完全的人不可能由非常不完全的使徒们创造出来。

## 反对福音书早期写成的论点

但我们也不要不公。我们说了那么多有关我们一方的论据，以致忘了专家们的反对。他们有三条反对福音书早期写成的证据：



1) 福音书说及耶稣把商人从圣殿赶出。“但在圣殿里没有人做生意。“我们要问：无神学者们怎样晓得圣殿没有人买卖？他们不解释。但我们从犹太人的经典《塔姆》读到，在安息日篇第15页，提到在圣殿被毁四十年前，就是耶稣在生之年，圣殿里有商店。

2) “圣经说巴勒斯坦的格拉森地区有一群猪，为数二千只。可是犹太人从旧约时代就禁止养猪。所以巴勒斯坦不可能有猪群。这证明福音书错了。”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对这种辩论法有何意见？

你们必须尊重专家的话！按他们的说法，苏联不可能有人犯罪，因为苏联法律禁止那些事。中国和苏联也不可能争吵，南斯拉夫也不可能与苏联不和，因为国际劳动阶级禁止这种事。这样的讲法合理吗？

除此之外，莫斯科专家们必然也有一个地理部门。塔姆应当晓得格拉森位于约旦河东边的比利亚境内，不属于巴勒斯坦，其中的居民也不都是犹太人。

3) 福音书的作者们不可能是犹太人，因为书中没有提及巴勒斯坦的土生动物，就如野猫，野狗和黑豹。

又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论据！按照这种说法，我也相信《无神手册》不是在苏联写成的。因为其中没有提到跳蚤，头蚤和老鼠。但在早期共产恐怖年代中，多少基督徒在监牢里饱受这些害虫的侵害。

我已经向对手们行了公平。我也考虑了他们的意见。如今是读者们自行分辨了。

## 新约的信息

把新约说成是后来的伪造，是毫无根据的。

如果新约果然是伪造品，为什么科委会必须大事攻击它？

假定新约是一本坏书，何必写七百页攻击它？苏联每年都出现败德的故事书——有些是非常的坏。没有人会推动全球行动反击一本坏书。读者们自己会屏弃它。共产党的路线时常改变。一度广受尊崇的书可能一夜之间变成禁书。二十年前谁敢开一所图书馆，其中没有天才史达林的巨作？但一天来了一道新命令，他的书就消失在无神之中，就如不曾存在一般。然后是克鲁斯基出版他的文章和讲稿，语气温和，用词适当，好叫人不会想起他也曾献媚于斯大林。后来他的书也消失了——也没有人反对。特罗斯基的十部著作也是这样。

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新约，恨不得把它吞灭？同时又禁止苏联人们拥有一本，好叫他们可以自行决定？

一个信仰必须建立在证据上。这些证据必须公开让人考究。科学强调的不是某一项真理，而是追寻真理的权利和不受限制的使用真理的好处。一种信仰只有在能为自己辩护时，才能生存。

那么为何不许人拥有新约？

这是因为福音书和新约书信含有一个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的信息。

谁能想象一顿没有人煮的晚餐？大自然便是一个丰盛的宴会。其中有麦子，马铃薯，牛奶，肉类，并各样的水果。其中又有阳光和雨水，可爱的花朵和快乐的小鸟。自然界有满足你身体的东西，又有畅快你心灵的事物。一些东西是有用的，另一些是美丽的。大自然的厨师是谁？

一位科学家从实验室回家。他的太太为他做了沙拉晚餐。这位科学家说：“如果生菜叶，盐粒，食醋和油滴，并鸡蛋丝在空中漂浮，永远漂浮，便可能合成一碟沙拉。”他的太太应声回答道：“肯定会。但没有我做的那么好吃。”原子偶尔合成的宇宙不会有我们的宇宙这么美。

原子本身就是一项奥秘，生命更是。科学家们远未能发现它们的秘密。创造物质和生命的神更是奥秘中的奥秘。圣约翰写的福音书说：“没有人见过神。”当摩西问神说：“让我见你的面，好叫我认识你”时，神的回答是：“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没有人能见我的面而得存活。”

没有哲学家能完全明白祂，但连最简单的人也能体会祂，就如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完全明白原子的奥秘，但每个人都能使用原子组成的东西。

新约告诉我们有关于神，自然界也是。

有一次，一位共产监狱的长官和我谈话。他在一股激情的催动下对我说：“在一个秋天，我看见一棵没有叶子的树。我知道明年春天它又会会长满了叶子和花苞，又会有鸟儿在它的枝头歌唱。我就崇敬那位‘我不知是谁’的主宰，就是赐我树木和麦子和花朵的。我把黑炭抛进火堆，火就把碳变成美丽的火焰。我崇敬那股能力或那我不晓得是谁者，就是那位常善待我们，不计较我们恶行的主宰。他有时把丑恶的匪徒变成荣美的殉道者。我认识你们基督徒中有这样的人。”这共产军官完全不认识神，但他却体会到神。

无神手册可以轻易讥笑有关于神的原始想法，就是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坐在一个宝座上，好像我们常见到的雕刻。

当基督徒还是孩童时，人们用孩童的方式教导他们。他们中间有许多长大后，并没有照着圣经的教导，屏弃孩童的想法。他们还停留在幼稚班，成了无神论者嘲笑的对象。但神不是我们对祂不成熟的想法。

雕刻的偶像绝不会比大物理学家尼尔 Neils Bohr 所画的原子图更可笑。原子不是我们所能画的。神也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但科学不能没有这种约略的估计。我们基督徒也用人类的言语和图画，形容我们对神的观感。但我们的一位大师圣亚桂纳 St. Thomas Aquinas 写道“神不是你所想象，或你自以为了解的。如果你了解祂，你便错了。”我们的思想不足以明白那位无限者，但我们能体会祂。

一位基督徒问一位无神论者说：“谁创造这一切美丽的花朵？”

“忘了它！”无神论者回答道。“不要再谈有关于神的废话。花朵自己存在。”

那位基督徒就不再辩论。过来几天，他邀请这位无神论者到家里来。他的客厅挂着一幅美丽的花图。无神论者问：“这图是谁画的？”基督徒回答道：“不要谈宗教的废话！没有人画它。这图自己存在。自然界为它造了镜架。然后这图自己跳了上去，刚好挂在一根墙壁上的铁钉上。就是这么简单。”那位无神论者感到不是味道。但那位基督徒说：“为什么你不信这花图没有人创造，却相信千万芬芳的真花自行存在？”

神是奥秘的。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们在地上行走，随处都可见的父。”神属于一个不可想象的世界。

把一只蝴蝶钉在墙上，你就杀死了它。他不再是蝴蝶，只是蝴蝶的遗体。我们也不能把神钉在任何定义里。我们给祂一些名字，但知道这些是不够的。我们给祂的最高形容便是祂超过人的形容。

但神在耶稣向我们显示。祂来到世间。新约说及祂，无数的生命因祂而转变。

无神论者强调说基督的教训破坏了生命的快乐。这话不对。基督徒并不拒绝快乐。拒绝快乐便是拒绝神的世界。我们为何拒绝天父的恩赐？旧约说一个人可以发誓在短期内放弃地上的一切快乐。过后他就要为自己的罪献祭——因为没有领受神给的奇妙赏赐——喜乐。基督教并不夺取人的快乐。相反的，基督教给人纯洁的地上之乐，又加上天堂之乐。除了爱，还有什么更令人畅快？

不要接受针对我们的无理指责，尤其是当基督徒不获允许回答时。无神论者禁止我们回答，便证明他们不公，於是不可靠。

相信神！

这神与我们一同受苦。祂分担我们的忧愁。祂为我们而死。祂盼望得着我们。

马克思的历史物质哲学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把物质的灵魂——神——夺去，便毁灭了物质。

认识神是深入认识世界的锁匙。我们有的不是物质加上神，乃是真实事沐浴在神的美丽中。同样的，在一幅画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日落加上大地，却是所有的山林原野沐浴在日落的彩色里。

有人在泰国的洞穴发现史前的人体和鱼类的“X光式”绘画。那是在三千年前的作品。这些人兽图包含了眼睛看不见，其实却存在的细节，诸如骨头和胃，肺等器官。澳洲的土著也有类似的绘画。

我们以为这些只是原始的艺术。它们可能不如我们的艺术那么美，但更接近真实。在画展里我们看到的主要不是人物，却是裁缝设计的服装。在主角本身，我们只见手脸。在裸体画我们只见皮肤。我们满足于很少的一点。原始画家更接近真实，它们比我们现代人更接近真理。

新约圣经用这种“X光方式”说及宇宙和历史。物质主义者只看到事物的外表。基督徒却看到宇宙和历史的外表和内里的原因。他们看到神在受造物中工作。神藉着爱的行动显示自己。

神差爱子耶稣为我们而来。就如面包师为你烘面包，农夫为你种菜，鞋匠为你制鞋子，博士为你解疑，给你累世以来的学问；神子耶稣也把看顾你作为自己的任务。祂是唯一没有犯罪的人。祂把自己的义送给你。你就成了一个新人，就如未曾犯罪的人。你的生命得以重新开始。这次是与神联合的生命。至于你的罪，耶稣都承担了。

你感到自己的罪恶深重。你害人受苦。或者你已经使人流血流泪。耶稣不单担当了你的罪，也承担了你当受的刑罚。祂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山上为你被钉。因祂受鞭伤我们得医治。

新约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 16）留意这个词语“叫一切”，包括无神论的作者，任何人；连犯了最大恶行的人。

新约教导我们说，耶稣站在我们心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他就开门，他就进来和我们倾谈。

生命不单包括为国家操劳和吃喝嫁娶。基督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愿意你胜过罪恶，死亡和地狱。只要你同意，他就协助你。他应许的不只是未来的天堂，却是今天就临到你灵魂的属天生命。

新约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基督那么爱世人，以致在他被钉时，还为凶手们祷告。你可能是一个大盗。基督死在众贼之中。当他被挂时，他引导一个悔改的强盗同去乐园。他不排除卑贱的人和卖淫的女子。他的最大喜乐就是赦免人的重大过失。

无神论者们毁谤新约。因为新约说，爱就是生命的指引，能使人心成为天堂的一角。相信的人，头脑开始真实地思想，因为生命中的错误常只是缺少爱。在你认真的看那位反映真理的基督之后，你就会满心爱一切人。你就大大地自由。

苏联人们不能获得新约的信息，因为这信息将使他们于神联合。共产党因此激烈的攻击这新约圣经。但我们基督徒既然明白赦免的真理，就了解为何我们无神论的朋友们那么害怕圣经。无神论者们直觉圣经含有最后的真理。

斯大林死了，但没有任何共产党会唱：“斯大林我心的最爱”，也没有任何党员唱：“克鲁斯基是我最仰慕的”。今日共产党的孩子们在一百年后也不会向伯利沙鲁唱道：“我时刻需要你。”

但耶稣死了二千年，全世界还为他唱这些歌。

共产党可以尽力在神圣的苏联消灭这些耶稣歌。但他们不能成功。

另一方面，没有人会为他们唱任何歌曲。有关他们的笑话如今已经开始流传。人们可以想象他们死后的臭名。

世界有那么多忧愁。人们需要欢笑。我那么喜欢人们快乐，以致我不介意自己成为笑话的对象。我希望我的对手们也有相同的感觉。现在我且说两个在苏联流传的笑话。但愿对手们不要误会。

第一个是：一位中学历史老师问一位学生说：“斯大林是谁？”那学生回答：“斯大林是一个迷信自我的凶手。他连自己最亲密的同志也杀了。这是本党在第二十会议上有关他的评论。”

“好极了，”博士回答。“现在请解释，克鲁斯基是何许人？”

那位男孩立刻回答：“克鲁斯基是一个傻瓜。共党中委把他从领导地位上拉下，是应当的。”

“也非常好。现在是最后的问题：伯利沙鲁是谁？”

“他也是一个笨蛋，”学生回答。

博士插嘴说：“在未来的一两年后，中委重新评估结果可能如此。但目前他还是我们的天才领袖。我必须给你不及格。”

第二个笑话是：“在一间学校，老师们告诉孩子们说：共产党领袖们是我们的父亲，红军是我们的母亲。”然后他问一位学生说：“你要成为什么？”那孩子回答说：“成为一个孤儿。”

许多人爱耶稣，也有许多恨恶祂。大多数人对祂的信息无动于衷。但却从来没有人会对祂说这样的笑话。

## 针对圣经的无理攻击

无神手册从批评新约转到批评全本圣经。

我们很惋惜的指出，这些攻击也是肤浅和含糊的。我们以为他们不会写这样的话。有一种不信，是认真有大方的。

就如福尔巴斯的无神论便是。他不信神，但却要宗教。他以为宗教使人高贵，仁爱 and 正义。在他的书《基督教要义》里，他说宗教是神圣的，也因为宗教是“传统的最先自觉”，就是他所谓的儿童时期。他问，保留人类文化的童年回忆不是一件美丽的事吗？

耶稣不会反对把宗教称为孩子气。祂教导我们成为小孩子。我们都珍惜孩童的年代。为什么要像共产党一样残忍地抛弃童年的回忆？

我们建议对手们读赫诺里 Honore de Balzac 的著作《无神论者的弥撒》。主角是一个不信神的外科手术医生德斯柏林。当德斯还是一个非常穷苦的学生时，一个名叫波克的提水人受了基督之爱的感动，就帮助他完成了学业，后来成了名医。

德斯柏林不信神。但波克临终时要求德斯为他的灵魂做弥撒。这位无神论的博士由于感恩，就答应了。此后他就按时为那位曾经善待他的天主教徒念弥撒。

我们已经尝试了解无神论者。但我们感到无神论者们也应当认识到，他们的文化有多少是归功于圣经。当他们攻击圣经时，至少也要礼貌一点。

尼采是头一个声称“神死了”的人。他是希特勒最爱的哲学家。希特勒从他的哲学里得到正确的答案。如果神死了，那么他（希特勒）就可以放胆屠杀数百万人，包括孩童。但尼采声言神死了之后，就到各教堂去唱“Requiem aeternam Deo”，一首为死去之神哀吊的挽歌。对尼采来说，神死了是他哲学的高潮。人们可以感到他真的为神哀伤。

但无神手册的作者们却刚好相反。他们以神之死为乐。如今他们不必担心自己的良知，也不必担心真实，爱心。他们可以恣意而为。

这种无神论是不好的。

曾是法国共产党中委的克劳狄写道：“不理睬基督教的贡献，只会使我们更贫穷。” (From Anthema to Dialogue)

曾是苏联教育部长的鲁纳 Lunacharskii 写道：“神的名称总是带有一种永远美丽的事物。。。人心常忧愁。凡不知道如何按着宗教的思想看世界的，便注定悲观。”

共产无神论者屏弃人类在数千年发展中得到的真理，自己开始正确思想的历史，结果是一场大悲剧。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路线，就必须讽刺宗教。我们为这感到悲哀。讽刺画常对绘画者本身构成危险。

一位少妇和讽刺家何卡 Hogarth 谈话。当时何卡正在站着绘画。少妇表示想学习讽刺画。何卡回答说：“呀，夫人，这不是一种值得羡慕的技巧。听我说，不要学讽刺画。我长期从事这种画，就不再能欣赏自然的美。所有落在我眼中的面孔，都变成人的手工。我不再能欣赏到神圣的面孔。”

若有人讽刺宗教，他也将会如此。在他弯曲了的思想里，连天使也看来带有魔鬼的翅膀。

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把圣经当作废物，所有的世界名著都一同消灭。杜托斯基，托尔斯泰 Tolstoy，米尔顿 Milton，约翰布扬 John Bunyan，华尔特 Walter Scott，法兰西 Anotole France 的作品还有什么意义？旦尼生 Tennyson 说约伯记是他所读过的最好诗篇，他的著作引述圣经三百多次。莎士比亚用了五百个圣经的主意和词句。拜伦 Byron 的诗《黑暗》Darkness 是来自耶利米书的启示。

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必须改写。他其余的著作和英格的书也是，因为其中充满圣经的引述。

如果圣经被消灭了，米迦兰基罗 Michelangelo，拉斐尔 Raphael，达文西 Leonardo da Vinci，仁白兰 Rembrandt 和许多名家的作品就成了哑谜。巴斯 Bach，贝多芬 Beethoven，莫扎 Mozart，海迪 Haydn，巴兰 Brahms 等人的音乐也是。

让我们听听名人的见证。

四度担任大不列颠首相的格拉斯顿 William Gladstone 说：“如果问什么是人类忧愁的解方，什么给人力量去面对生活的压力，又在他苦难中给他安慰的，我便必须指向那本古老的书，就是最惠及世人的书。”他是指圣经。

罗斯 Jean Jacques Rousseau 写道：“我们哲学家的言语，与圣经比较，显得多么肤浅。这本简单又深入的书是人类的作品吗？”

歌德写道：“人们越明白圣经，就越发现它的美丽。”

凯尼不是一个宗教狂。他写道：“。。。蓝色的天空藏着受造物的奥秘。日出和日落，应许和成就；诞生和死亡；所有人类舞台的每一件事都藏在圣经中。这是书中之书。”

英语和德语如果不是受到圣经的影响，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样子。这书形成了数百种民族的字母，也成了他们第一本学习读写的书。

意大利之父加里巴迪 Garibaldi 在政治上释放了祖国（他在 1870 年完成这项壮举）。他论及圣经说：“这书是释放意大利的枪炮。”

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格兰，加菲，米垦利，威尔孙，富兰克林对圣经都有很高的评价。（这里不述，详情请阅 Answers to Moscow's Bible 第 66-67 页。）至于共产党们本身又如何说？

马克思写道：“路德 Martin Luther 把圣经译成平民言语，就如给他们一种有力的武器，针对贵族，地主和神父（当时神父生活败坏。）”

斯大林和米可杨 Mikoyan 都读过神学。米可杨甚至获得学位。圣经构成他们最初的教育。克鲁斯基公开承认他从圣经学习读写。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信条：“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吃饭”是逐字抄自圣经（帖撒罗尼加后书 3: 10）。

共产主义也是取自圣经。使徒行传 4: 32-35 写道：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耶稣的最初门徒活在共产主义下。但那种共产主义建立在爱与体贴上，没有人被强迫，也没有任何东西被充公和重新分配。爱促使众人与同胞们分享。今日的共产主义虽然不同，但还是源自圣经。

一个人可能不接受圣经，但他不应该轻看自己的祖先。圣经是欧洲第一本印成的书。基督教宣道士到非洲教导吃人族放弃野蛮生活，学习阅读，成为文明人。这些事全无价值吗？

一个前吃人族对一位共产宣传者说：“你说这本圣经不对吗？我把它带回来，坐下阅读。它使我满心快乐。这书怎么可能是假的？我此前是一个吃人族，又酗酒，偷窃，撒谎。这书使我成为新人。不，这本书不会是假的。”

如果没有基督教宣道士们先向土人传福音，当共产宣传者们在世界许多地方可能已经被土著吃掉了。在宣传无神论时，这些宣传者们应当感谢基督教带来了文明，又给他们宣扬无神论的自由。

一位可敬的无神论者是一个向教堂鞠躬的人。他感谢基督教给人类的贡献。但向你自己和整个文明世界之水源吐痰却是大大的不敬。

十七世纪很少犹太人不信神。当时有一位犹太人对他的拉比（宗教师）说：“我不信神。”拉比就拥抱他说：“弟兄，我好羡慕你。你的属灵光景远胜于我。当我看见一个人受苦时，就对自己说：‘神必然会帮助他。’便继续行我的路。你不信神，那么你便得援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你必须做神的工：给饥民食物，安慰伤心的人，给迷茫的人真理和喜乐，拥抱每一个人，行事如神。一年之后再对我说说有没有神。”

这位拉比这样勉励那位不信神的犹太人，为激发他无神论中至好的东西来。我的共产对手们，你们却不这样对待一个宗教信徒。

你们活在一个低层次，你们的立场就不可靠。

无神手册对我们的理智说话，尝试用理由说服我们。若他们真的以为我们会思想，为什么要禁卖圣经？民众需要阅读比较双方的论点，才能作结论。如果无神论者不信人类能正确思想，只要干脆说一声：“不可信（神）！”便了。

**圣经的人物是真的吗？**

人的头脑自然会思想圣经是否真实。基督徒神学家们不必等候无神论手册的劝告，才去考究圣经的历史，比较圣经与世俗的历史。他们也考究考古学的发现。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晓谕，并不妨碍我们详细考察它的内容。我们可以查究它，好叫我们肯定这是神原来的启示，不是后来抄写的文士或翻译者的改写。

但我们对对手的圣经批评却完全不同。他们否认圣经最重要的记载，把圣经主要人物称为神话。

基督徒不相信圣经是一本科学书。圣经是几千年前的东方作品，包含了许多诗篇和比喻。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现代的科学书。

但圣经所记载的事，还是真的。科学不能推翻它们。考古学的发现总是肯定圣经的记载，从来没有否定的。

无神手册作者们说亚当夏娃只是一个神话故事。

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否定亚当和夏娃曾经住在地上的伊甸园，正如没有人可以凭空否定任何一宗历史的记载一样。

但我们的对手们称这故事为神话，却给我们一个好处。神话并不是一件不真实的东西，却是最高真实的形象化。它发自人心的深处，也能达到听者的灵魂。

亚当夏娃的故事不单是历史，也同时是神话。

我亲爱的反对者们，你们的生命也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起初你们经过天真无邪的童年，其中没有担忧或大难题。可能你们记得罪恶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破坏你的生活准则，使你逃避神。后来它可能使你隐瞒一些私生活，不让党方知道。

我们不能责怪先祖。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我们也会吃那禁果。

亚当夏娃是人类经验的总结，是每个灵魂遇到的事。神话不能违反真实。神话常是一些事实的深刻写照，显明这是全人类遇到的共同问题。你不能否定蒙娜丽莎的价值说这只是一幅画。这是一个活人的写生。一幅写生就如它所代表的人一样真实。在某一个层面，蒙娜丽莎比它代表的人更真实。它更美，也更持久。它总括了那人一切的美点。它改正了自然。一幅写生并不反对它代表的人。亚当夏娃故事的属灵含义并不反对他们的历史真实性。

我所说有关亚当夏娃的比喻，也适合于基督的赎罪。每一个犯错的人都寻求一个代罪的羔羊。他们要找一个替身，承担罪名。基督知道罪人这种心态，就自己成为代罪羔羊。身为神子，祂就把我们一生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身上。因为祂爱我们，就凡事与我们认同。祂的被钉就等于我们的被钉，等于我们已经受了祂的一切苦楚。我们因基督流的血，就不再算为有罪。后来祂复活，让我们看见凡信祂的人也将会复活，与祂同住乐园。

祂的死亡和复活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但神为世人的罪受死的神话在基督以前已经有了。无神手册说的有关埃及神赫如斯Horus，并密特拉Mithra等神的故事便是。但这些故事与基督不同的是它们不是历史，只是纯神话。这一切故事是基督的影子，叫人预先看见基督的来临。赫如斯，密特拉，并迪安尼苏Dionysus是人类所盼望的救主的别名。观音Kun-Yin，艾斯Isis，和狄安娜Diana是主的母亲之预表，显示人心盼望一个完美的，充满纯洁，温柔，自我牺牲的女性。这女性包含了雌性一切高贵的品质。



因此我们不担心对手们把亚当夏娃称为神话，也不担心它们把人类失去乐园后的救主称为童言。

挪亚时代有洪水灭世？我的对手们说这又是一个童话。

但圣经的故事与中国，希腊，不列颠，并墨西哥的故事相仿。在1870年出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石板也记载了一场洪水。它令人惊异的是，它说的与圣经十分相似。专家们相信这石板写于公元前三千年，正当人们还清楚记得那场大灾难。

这块称为吉卡米 Gilgamesh epic 的石板提及普世人类灭亡时，一位名叫武纳比斯丁的英雄得以存活。古城苏鲁巴（现代的法拉城）的诸大神决定用洪水灭世，埃神把这消息透露给武纳比斯丁，救了他和全家。

另一个有关这场洪水的故事是苏美利文 Sumerian 写成的。这是亚述文 Assyrian 和巴比伦文 Babylonian 的前身。

考古名家法拉希 Sir James Frazer 收集这场洪水在各地的传说。他的来源包括孟加拉，中国，马来西亚和里瓦群岛 Leeward Islands。每一处的居民和落后的种族都记得这场特大的事件。它们都同意那场洪水是因为世人的罪。当时只有几个义人得救。

约瑟夫 Josephus Flavius 是一般公认可靠的历史家。他在《犹太人古代文明》一书里写道：“亚美利亚洲人称这地（挪亚全家出方舟之地）为下山之地。”

在洪水故事中，事实与神话又混合了。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我们知道大罪将会导致大灾难。我们也知道许多时候几个义人奇迹似的从大毁灭中得救。各民族的记忆里都有这场大水的神话。这些神话和那场洪水一样真实。

挪亚的洪水不是唯一的大事。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福音 24：37-39）

如今罪恶的世界正在新灾难的边缘。圣经说这次世界将要被烈火毁灭。（二千年前彼得这样写。那时没有人晓得有关于原子的能量。彼得写道：“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就如挪亚得到神的警告，今天的教会也得到一个警告。挪亚的世界虽然没有禁止挪亚传道，还是被大水毁了。如今的世界甚至不许人发出这警告，它会获得怎样的审判？《无神手册》否认洪水的存在，叫人们不晓得面临的危险。它甚至不惜否认历史的证据。

我们的对手们又说亚伯拉罕 Abraham 和他的子孙们都是虚构的，完全没有历史证据。

有没有任何考古的发现，证实斯巴达克 Spartacus 的存在？他是造反的奴隶领袖。社会主义历史常提他的名字。虽然考古学上没有这人存在的证据，大家依然认为这人曾经存在，因为有一位罗马历史家写及他。那么，社会主义的历史家为什么不也这样对待圣经人物？为什么它们只针对亚伯拉罕，就是一个游牧生活的人？我们相信曾有亚伯拉罕，就如我们相信曾有斯巴达克一样，因为圣经的作者们提到亚伯拉罕。其他的圣经人物也是。

还有，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所有的阿拉伯人也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所有的基督徒和回教徒都尊崇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独神信仰始祖。

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吗？

亚伯拉罕买了麦比拉的洞作为撒拉的坟墓。后来这洞成了他的家庭坟墓。以撒，利白加，利亚和雅各都葬在那里。如今这坟墓上盖有一所回教堂和一所犹太教堂。这是回教徒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姑且想象数百年，或数千年之后，有些人看见列宁的墓碑，就说列宁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只是一个神话。那些人说列宁的尸体不过是一尊蜡像；又想象二千年后考古学家不能找到任何有关斯大林的遗迹，连他的尸体或蜡像也找不到，只是读到有关于他的故事，他们必然否定斯大林的存在。

你会说这简直是愚笨。但否认亚伯拉罕存在也是这样愚笨。

以色列有一个地方称为雅各井。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这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地方。如今这口井上盖着一所希腊东正教堂。井口正在祭坛之下。

但我们的反对者们说，雅各和他的子孙们也不是历史的人物。

无神手册的作者们若非无知，便是故意隐藏真理。写一本关系那么重大的书，无知是不可饶恕的。

在1933年，考古名家帕咯 Parrot 博士在特哈里里 Tell Hariri 发掘。特哈里里位于大马色和莫苏之间，据说是亚伯拉罕全家到迦南的地点。如今人们在那地点发现马利文明。古文专家破解了一块泥板上文字的含义。它是一位沙漠警察巴农的报道书。这报告说及：“奴才巴农向我主报道：昨天我离开玛日，在侏儒板过了一夜。所有的便雅悯人都在发出火信。从萨玛努到以鲁姆鲁，从以鲁姆鲁到米色蓝，所有在特曲亚地区的便雅悯村落都以火信回应。我尚不明白这些信号的含义。”

除此之外，在那个地方发现的历代记事板三次提及便雅悯人 Benjamites。在拉度林王 King Lahdulim 时代，记有“拉度林前往舍地攻击便雅悯人之年。”在玛日末代君王统治下，有两个记录。第一个是：“犀利林杀便雅悯人大卫顿之年。”另一个是：“犀利林杀便雅悯人大卫顿的次年。”

按照圣经，便雅悯是雅各的小儿子。无神手册作者们怎么说雅各的儿子们不是历史的人物？

以色列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以外的记载，是在一所靠近特巴斯 Thebes 的寺庙里。如今存在开罗博物院。它恭贺法老米兹塔 Mezemtah 战胜了利比亚人。为了渲染法老的战功，其他的战果也一拼提出来。这首颂歌的末了说“迦南地和其中一切邪恶都降伏了。亚色基伦被掳，加萨被征服，亚内安被除名，以色列人破落；以色列不再有后代。埃及使巴勒斯坦成了寡妇。”

以色列的名字在公元前1229年已经出现在历史上。

当时埃及的统治者夸口说已经毁灭了犹太人，就如他后来的门徒纳塞 Nasser 总统的夸耀。但纳塞被以色列打败了。以色列绝不会被除灭。

写一本七百页的巨著，证明四千年前没有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又说这人没有子孙称为以撒，雅各和便雅悯，并所有提及以色列民的圣经故事都是假的，确实奇怪。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学校，工厂和集体农场都必须教导这些？苏联人对自己四千年前的祖先也不感兴趣，为什么他们那么有兴趣否定犹太人的先祖？

这个否认深具含义。有一个犹太人的笑话最能解释它。

金斯先生乘坐火车。坐在他对面的是另一个犹太人核壳维希。他们素不相识。核壳维希想和对方交谈，就问：“这位同志，请问现在几点钟了？”金斯不回答。核壳再问，又无反应。再次尝试，也无。最后核壳问：“同志，我看见你手上戴着手表，为什么不告诉我现在什么时候了？”

金斯回答道：“同志，我看出你并不在意时间。你只是找机会和我聊天。如果我告诉你现在是早上九时，你将会问：‘你戴着的是什么手表呀？’我将会回答：‘瑞士金表。’你将会问：‘那么说你应该身居高职，不然不可能戴得起那么昂贵的名表。’我就会回答：‘不错。我是国外贸易主任。’你便会问我住在哪里。我就回答：‘在阿特里利纳街。’你便问我有了家室没有。我就得告诉你我有一位太太，三位女儿。你就问我会不会那么凑巧带有家小的照片。我就说有，于是拿出来给你看。你就会喜欢我那漂亮的大女儿，又问我可不可以让你来拜访。为礼貌的缘故我不能拒绝你。不久你就会爱上我的女儿，就向我提婚。但我为什么要将女儿嫁给一个连手表也买不起的人？”

我的对手们必须否定亚伯拉罕和他子孙们的存在，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亚伯拉罕，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亚伯拉罕那么出名，以致四千年后他的名字还活在历史上。唯一的答案是因为他信神，听从神。他连独生子也乐意献给神。我们就会问亚伯拉罕是否真的遇见神。答案是他常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就想知道神对他说了什么。答案是神与他立约说，万民必从他的一个后裔得福。由于人人渴望幸福，于是就都问那后裔何名何姓。答案是简单的：新约开头就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便问人们如何从他得福。于是就听到耶稣为罪人死在十架上，凡信他的就脱离众罪，得进乐园。

于是无神手册就如上述的金斯同志，闭口不言。他们开头就咬定圣经人物不曾存在。

这也是他们否定圣经其他真理的原因，也是他们寻找圣经错误，推翻圣经的原因。

## 犹太人脱离埃及奴役

圣经说犹太人曾在埃及为奴，神用大能的手施行奇事，拯救他们，又把追赶他们的埃及人淹死在红海。这圣经的故事必然危及奴主们。它可能叫奴隶们认识到神是站在为奴的一方。

故此，历史的这一章必须消除。无神手册保证说这一切都是无聊的故事。他们写道：

“在埃及进行了一百五十年的发掘，在大量出土的文物中，没有任何文字或图像提到圣经的神话，说埃及人奴役犹太人。”

共产党们该不该这样批评圣经？以色列出埃及发生在三千年前。苏联革命只发生在六十年前（译者注：这书写于1975年）。现在且走遍苏联，在各书店寻找一本提及特罗斯基 Trotsky 在革命中的角色。我们老一代的人都知道特罗斯基是列宁最亲密的助手，也是彼得格勒的苏共主席。启示应该说，列宁和特罗斯基促成了苏联革命。但后来斯大林恼怒特罗斯基，就把特罗斯基的名字从历史删除。后来苏联历史写道，列宁是这次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是列宁最亲密的同伙。斯大林的角色被形容为最重要的一直到二十年前。现在尝试从苏联的书店找出一本论及斯大林在革命中的角色，你将不能找到。因为克鲁斯基 Khrushchev 反对斯大林，已经把他的名字消除了。最近克鲁斯基的名字也被清除。如果在这个印刷和广播媒体先进的时代，一个政敌也能把不久前的历史改变，我们不难想象古代埃及历史出现的空缺。

但不是所有的证据都能被清除。

我尊贵的反对者们再次显出他们对考古学的无知。

他们不知道，在1923年，贝桑 Beisan 出土的石板写着兰西二世 Ramses II 使用被掳的闪族人（犹太人属于闪族）建造一座命名为兰西的城。在特艾阿玛纳 Tell-el-Amarna 出土的泥板，把希伯来人称为‘卡比日’人。(Khabiri)

建造蓄粮城的砖块印有“兰西”字样。开罗博物院展示这些晒干了的砖块。

这些砖块有些是泥混以稻草的，一些泥混以稻草的粗梗，还有些却是没有任何稻草为骨干的全泥。这一切与法老的吩咐相合。法老吩咐不可再给以色列人提供任何稻草做砖。

圣经说神降十灾给埃及人，使他们释放犹太人。最后的一灾是杀死一切埃及头生的，始自宝座上的法老之长子。如果圣经的话是真的，出埃及时的法老之子必然死在灾难中，就是亚门赫特 Amenhotep II 的长子。亚门赫特自己死于公元前1423年，接续他的是托米斯四世 Thotmes IV。在一块安置在狮身人面两足之间的大红石上刻着托米斯的少年之梦。这梦说这位法老少年时，梦见一个狮身人首预言他将会成为埃及之主，令他大感意外。

埃及盛行长子承传，托米斯不可能是亚门赫特的长子，不然他不会感到那么意外。所以那位法老的长子必然死在第十灾中。

这正符合圣经的故事。

埃及古代历史是相当有名的。我们的反对者们指出，在各部记录中没有一处提到埃及军队和他们的王淹死在大海中。

我很想知道有哪一个国家喜欢记录自己的失败。当苏联军队从边界退到史达林格勒时，史达林没有公开败绩。当战情扭转，德国失利时德国人也不公开自己的羞辱。埃及的历史家就如他们现代的同志们一样不管真理。

在这事上我们没有埃及人的记录。但我们有圣经。其中不但说及犹太人的一方，也提及神的话和神的奇事。没有任何理由不信这奇妙的拯救，虽然奴主们和献媚者们不喜欢听到这个。

无神手册也说不可能有六十万名犹太男人出埃及，因为这意味三百万犹太人口。这么多的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渡过红海，也不可能住在小西奈半岛。

这里是希伯来文的一个难题。圣经的最古老部分是希伯来文写的。其中的“千”与“家”同用“alfot”一字。我们不知道希伯来原意是指出埃及的犹太人是600个“千”，或是600个“家庭”。言语是会演变的。三百年前的字和今天的同一个字，带有不同的含义。大体来说，当圣经使用多义词时，我们就不那么容易了解。但圣经如果含有一个大谎言，当时的人就不会把它当作圣书。

在东京皇宫保留着三件日本皇帝的权力象征：一把非常古老的剑，一颗钻石，和一面大王的镜子。在那面镜子后面写着一些文字，人们最近才破解它的含义。在第二次大战后，皇帝的一位弟弟大卡贺通 Takahito Mikasa 开始研究犹太教。当时英国何福城的以色列会堂拉比戈尔曼 Goldmann 来访日皇。大卡贺通让拉比看那面镜子。拉比毫无困难就看出那是希伯来文，写着 אהיה רשך אהיה （一般中文译本写作：我是我所是）。这话正是出埃及记三章14节。

皇弟贺拉比立刻探讨为何摩西的这话会出现在日本的古代圣器上。他们推想当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掳去时，十支派中的一些人把这面镜子呈献给当时的日本大王。

在1941年，日本主教纳卡达 Jujai Nakada 出版了一本书《圣经中的日本》。他根据古代的文件，说在公元216年有十万人从中东到日本来。日本历史称他们为哈达族。他们在日本的经济文化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哈达人称自己为以色列人。他们说及一个名叫哈达卡瓦卡苏的大领袖，曾在幼时被人从水中救了上来，住在皇宫里，后来救了他的百姓脱离奴役。这人便是日本版本的摩西（参看圣经，《出埃及记》）。

还有其他证实圣经的世俗史记。没有人能推翻圣经的历史。

## 圣经的矛盾

无神手册说及圣经的矛盾。

在撒母耳记下八章四节写道：大卫战胜哈大底谢，俘虏了七百马兵；但在历代记上十八章四节却说大卫俘虏了七千马兵。我们尊贵的对手们不能处理这两个不同的记载。

如果他们发现在一本第二次大战的史书说，基辅 Kiev 战争中有十万苏军被捕，但五十页后，该书又说基辅之战只有一万苏军被掳，他们会怎么说呢？

那解释是简单的。在上一次大战，基辅发生了三次交锋，每次被捕的苏军都不相同。我们为什么以为圣经中的两本书说的与哈大底谢战争，是同一次战争？

另一项批评圣经的话是：圣经说大卫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一生不偏离左右”。无神手册问：“但大卫没有犯罪吗？”圣经不是记述了他的重大过犯吗？

大卫果然犯罪，但这些都是获得了赦免的罪。在神眼中，获得赦免的罪，就不再是罪。它们被忘了。奇妙的是，神把悔改了的罪人看为正直，所以圣经把大卫写成完美可爱。在神的眼中，一个获赦的罪人比雪更白。

让我们无神信仰的朋友们悔改，好叫他们也可以获得赦免！

无神论手册的作者们很高兴看到一个在马太福音称为达太的门徒，在路加福音却称为雅各之子犹大。这真是天大的错误！但让我们回问他们为什么以为名叫乌利亚纳的

人，多数人却称他为列宁？还有一位称为杜加斯威利的人，另一部传记却称他为史达林？

我们的对手们在圣经里发现许多这类不值一提的“矛盾”。

他们又指出，耶稣一度吩咐门徒卖衣服买刀；另一个时候，彼得试图用刀保护耶稣时，耶稣却吩咐他说：“收刀吧。”

那解释是，当耶稣说卖衣服买刀时，是在最后晚餐之后。那时耶稣正在客西马尼园的路上，知道自己将要被捕。既然那时已经将近深夜，门徒没有机会买什么东西，耶稣显然不是叫他们立刻去买刀，为紧急使用。祂的意思是警告门徒在未来的几百年将要面对巨大的危险。他们必须准备捍卫自己和正义之道。

凡不准备捍卫正义的，便是不爱正义。每个爱儿女的母亲都会和企图绑架她孩子的人拼命。

当一个门徒尝试向耶稣保证说：“我们有两把刀”时，耶稣的回答是刻薄的“够了。”祂的门徒将会明白祂的意思。

收刀是特殊时候的命令。耶稣不愿得到保护。祂愿意为世界的罪恶受死。

无神手册作者们在路加福音找到另一个矛盾。

看来民众是在耶稣的一方，于是祭师们必须想出方法，秘密杀掉耶稣，免得祂的支持者们救护祂。但路加福音却说众人在几天之后就喊道：“钉死他！钉死他！”这真是太不合理了。所以路加说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

可叹的是科委成员没有从自己人民的悲剧学到什么功课。

在莫斯科有一个早上，所有的收音机都开始它们二十年来的节目，歌颂史达林。那日的新闻也充满同样的赞美。这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委会议的开始。在这一日，克鲁斯基 Khrushchev 发表了一篇演说，把他历来赞美的史达林称为是一个大屠杀者，酷刑者。他说史达林不单杀害敌人，也杀自己的同志。全苏联人民马上开始批判史达林。不久连他的尸体也从陵墓中去除。

无神手册作者们相信这故事吗？他们该说这是神话。

群众的思想可以快速转变。在人类最败坏的领袖史达林是如此，在人类最美丽之榜样的耶稣也是这样。

科委会成员们不记得他们也曾颂扬史达林，后来自己也改口了吗？

他们是否那么快就忘记，他们如何在街道上展示标语，显示共产人民友谊永固，并与中共，罗共，南共的精诚团结？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友谊永固”多么容易为小事而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苦涩经验也用在二千年前？那些看来矛盾的事，正是人心常会发生的事。福音书没有问题。问题发生在我们的本性。

至于犹太不必给逮捕耶稣的士兵们任何暗号的说法，更是幼稚。今日大人物之所以成为人人熟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在报章或电视上看见他们。古代没有这些媒体，一般人没有见过耶稣，只是曾经听人说过。罗马的兵丁和大祭师该亚法的仆人们大概从来不曾热衷去听耶稣的讲道，就如共产秘密警官们不热心听道一样，除非是为了进行破坏。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指示所要逮捕的对象（耶稣）。还有，这逮捕是在夜间进行。那时只有闪耀的火光照在十多个疲乏沉睡的面孔上，更需要有人给与确定的指示。

无神手册的作者们，全是献媚史达林，或由于上天怜悯得免监狱的人，如今却藐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惧怕与在十字架上的绝望。

拥有伟大品质是好的，把这些品质隐藏起来，就如树叶隐藏果子更是美好。基督的目的是为最软弱的人打开一条通天之路，让他们看到自己也是神接纳的。为了打造这样的一条路，祂不能扮演英雄的角色。如果祂的行为看来英勇，不是常人所能的，我们中庸和不及中庸的人便不能把祂当作生活的榜样。于是耶稣降卑，成为人中最软弱的。祂在十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叫我们这些常感绝望，常希望苦杯快快离开的人，可以在祂里面找到一个可信赖的朋友。这便是基督行为的目的。称它为懦弱并不正确。

《无神手册》说，新约和旧约存有矛盾。

它指出约翰福音写道：“没有人见过神。”但在旧约，雅各却说：“我面对面见了神。”（创世纪 32: 30）

那解释是简单的。

圣经时代的希伯来文是非常贫乏的语文，好些词都是多义的。同一个字有几种意思。“神”一词可以指造天地的主，也可以指基督，也指天使，也可以指人。造物主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诗篇有一次论到选择民犹太人时说：“你们是神。”所以当雅各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时，他指的是天使。但圣约翰说的神却是至高者，那最后的真实，造天地的主。

但够了！

无神手册从下面看圣经，就是从人的观点。在这观点，圣经果然难以理解。试图从反面看一幅织成的布图，你只会看见一堆毫无意义的线条。要看见它的美丽，就必须从正面看。圣经也不是从底下可以看明的。底下是世人的地位，就是反叛神的地位。

基督徒藉着灵，与不可见的世界直接来往。他们从这个角度看圣经，就看到它的和谐与深沉的意义。他们也明白圣经的限制，因为圣经是神在人类言语范围里的启示。

一个故事说，南非宣教士罗拔莫法 Robert Moffat 试图向当地的土人解释英国的火车。莫法就把两条铁棒放在地上，然后把数辆牛车排成一行，最后带头的牛头上加上一只大水壶，无疑的，当一些非洲人后来到欧洲看见火车时，他们肯定对莫法的形容感到怪异。但非洲的言语不容许莫法形容火车。同样的，神也必须使用地上的经验形容属天的事物。人的言语不足用。

虽然如此，圣经还是多么令人获益！

瓦塔热 Voltaire 在一百年前写道：“圣经将在一百年后被人遗忘。只有在博物院可以看到。”但百年之后，他的家却被用来充当圣经公会的办事处。

圣经有 1, 300 种语言的译本，每年出售数百万本。瓦塔热的书谁还要读？

按照思想的才能，柏拉图 Plato 远胜过渔夫圣约翰，马可司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也大大超越彼得。但如今甚少人要读马可司或柏拉图。圣约翰和圣彼得的话却二千年来一直给人生命之道。

科学家在使用同一数据时，常会有相反的结论。

自然界的事物也可以被误译。这本圣经也可以被误解或误用。但这并不减少它的真价值。

我反对者们写了几百页反对圣经。他们反对的是一本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书。

如果我遇到一个陌生人，我只是看到他的衣服鞋子。至于那人本身，我只见到他的头和手。如果我看见他赤身，我还不太认识他；因为只是看见他的外体，至于他的灵魂，对我还是一个谜。圣经的文字是它的衣服，它的比喻是它的身体。它属灵的含义是它的灵魂。只有爱神的人看得见它的美。这些人愿意打开心眼看出圣经里头神圣的灵。一个美丽的原野只有了解它的眼睛和大脑才能看出来。属灵的事也只有神的灵才能看见。

## 基督教吩咐人顺服暴君

无神手册作者们说耶稣的话“该撒的东西该归给该撒，”便是叫人顺服今天的殖民统治者。

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从来没有对他的门徒这样说。祂只是面对祂最强劲的仇敌法利赛人时，才这样说。他们的生活正是虔诚信仰反面。所以耶稣对他们说：“该撒（罗马皇帝）的东西该归给该撒，神的东西该归神。”祂晓得当一个人尽力这样行时，就会发现顺服疯狂的君王（许多罗马的该撒都是疯人）之后，就不能留下什么给神了。

耶稣的门徒必然明白这个。可是今日许多人却误用这话。

如果一个曾经欺骗人的坏蛋，如今希望与被他玩弄的人和好，他就必须先尽力归回他曾经欺骗的。在巴勒斯坦，一个犹太人欠该撒什么？一个捷克人在他本国欠了何西金什么？

甚至在意大利的罗马也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属于该撒。朱利亚凯撒，一个常胜的罗马将军，从加利利得胜回京时，就用武力推翻罗马共和国。他不是一个合法的统治者。接续他的也多数是暴君，其中大部分更适合送去精神病院，不适合当君王。这些暴君没有给罗马帝国的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只夺去众人的自由。

在巴勒斯坦更没有任何东西属于该撒。庞贝利用犹太人的分裂，征服了这个小国。他使用贪污和恐怖统治这地。该撒从来没有在巴勒斯坦建造任何道路。犹太人作这工。该撒没有建造一间房屋，或种一棵树。“把该撒的东西归给该撒”是一句革命的口号。它的精意是不给夺权者任何东西。

如果任何诚实的苏联人民在纳粹占领期间听到有话说“把希特勒的东西归给希特勒，神的东西归给神；”他马上明白它的意思便是“给希特勒的屁股上踩上一脚，叫他的军队滚蛋！因为在苏联没有一件东西属于他。他甚至没有权利站在这里。”这话也适用于被苏联侵占的捷克。

罗马的官员们和犹太的众祭师显然明白耶稣的含义。证据是他们不以为祂忠于帝国，乃是一个叛徒。于是他们决定钉死祂。

无神手册指责新约的作者们献媚罗马当局。这完全是误解。

“福音书完全没有针对罗马巡抚的话，”他们说。“所有的责难都归到犹太人。福音书只把彼拉多形容为一个旁观者。”



苏联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人民难得一本圣经，于是当然可以轻易这样批评。其实在使徒行传 4: 27 就写道：“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一群犹太暴民要求钉死耶稣，但彼拉多自己恶上加恶：“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约翰福音 19: 1）。这句话意味一个罗马巡抚极度的败德。他喜欢亲手鞭打他明知是无辜的人。然后福音书又清楚写明，彼拉多把耶稣交予死地。

共产党有什么权力说初期基督徒顺服罗马统治者？他们的权力便是独霸书刊的出版权，封住每一个人的口。

圣约翰不是唯一指责那个罗马巡抚的人。所有的传道们都指出这巡抚的残暴。马太写道：“于是彼拉多把耶稣鞭打了，交给钉十字架”（马太福音 27: 26）。马可写道：“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交给钉十字架”（马可福音 15: 15）。

路加更详细的引述彼拉多的话说：“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故此我要责打他”（路加福音 23: 14, 16）。

新约的作者们并没有清洗罗马人的罪。后来的教会历史家也忠实地报告罗马当局如何把基督徒丢给野兽，并各种的刑罚。

各时代的真基督徒都不承认暴君们是他们的合法统治者。他们也不以为顺服暴君是他们的责任。第一本针对基督徒的书是摄氏 Celsus 写的《真言 The true Word》。其中指责基督徒不捍卫皇帝，也不为皇帝战争或工作。苏联的基督徒把共产领袖看为欺压者。这些欺压者不能得到基督徒的献媚。

无神手册引述另一句经文，说基督教只会教导人盲从不正当的统治者，所以是人类进步的绊脚石。这经节是罗马书 13: 1-3 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掌权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但罗马书的同一章也提到什么是基督徒所指的“权柄”。只有那些赏善罚恶（第三，第四节）的统治者才配称“在上有权柄的”。如果一个统治者罚善赏恶，我们就不以为他的权柄来自神。

圣经的话叫基督徒抗拒暴君。

中世纪时代的撒沃纳罗拉 Savonarola 因为说了一句话就被烧死了。他说：“在一个暴君看来，没有任何事必服侍基督更可恨了。因为这直接反对他的本性。”

这里我引述苏格兰的玛丽皇后和一名更正教改革者约翰克鲁斯 John Knox 之间的讨论。

玛丽说：“你教导人接受另一种宗教，这不是君主允许的。这些教训怎可能来自神？神不是命令人民服从君王吗？”

克鲁斯回答道：“女士，正确的宗教从永生神得到权柄，不是从地上的君王。于是它也不必留意地上君王的喜好。。。假如亚伯拉罕的后裔随从法老的宗教。。。今日的世界会有怎样的宗教？如果使徒时代的人都跟从罗马皇帝的宗教，今日的宗教又会如何？”

玛丽说：“是的，但这些人没有举剑反对他们的君王。”

克鲁斯说：“但玛丽您不能否认他们的确抗拒君王的命令。”

玛丽：“可是他们没有用剑抵挡。”

克鲁斯：“那时神还没有给他们那种力量和方法。”

玛丽：“你认为，当人民有力量，就可以反抗君王了？”

克鲁斯：“如果他们的君王行事违背神。。。人民当然可以反抗，甚至是用武力。就如一个父亲疯了，想要把儿女也杀掉时，孩子们岂不该抓住父亲，解除他的武器吗？当君王企图杀害那些顺服神的子民时，更当这样做。把这些君王关在监中直到他们的头脑清醒，不是对君王不忠，却是最忠。因为这与神的旨意相合。”

有那个共产党敢这样与史达林对话？

圣经启示林肯与魏伯福为消除奴役制度而战。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承认基督徒沙特布热在英国立法保护劳工的功劳。苏联基督徒里尔否认沙皇任何权力。美国总统多马杰福孙写道：“我在神的祭台上起誓，永远反对每一种捆绑人心的暴君行为”，和“反抗暴君就是顺服神。”

林肯写道：“如果奴役他人没有错，那么任何事物都没有错了。”

爱默生 Emerson 写道：“如果你把铁链绑在一个奴隶的颈项上，铁链的另一端就自动绑在你自己的颈上。”

爱默生的话证实不错。苏联共产党把铁链绑在它的政敌颈上：首先是君王，后来是地主，资本家，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诸受压之国的民族主义者，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古茹辛人。但铁链的另一端就绑在共产党的颈上。克鲁斯基同志在第二十届的中委会上说史达林几乎杀尽全体共产中委。

基督教不支持奴役。共产主义却是。

林肯在 1862 年十二月一日的国会致词中说：“我们给奴隶自由，就给自由者们自由。”

自从第二次大战以来，基督教国家就释放了他们所有的殖民地。可是苏联政府却奴役了匈牙利，捷克，并白令海岸的三个小国。中共则奴役了西藏。

我建议无神论的朋友们思想那句老话：“不要班门弄斧。”共产党最好不要提及奴役。我本人也是一个共产奴役营里的苦工。

但这一切论证其实无需的。因为无神手册不久又自打嘴巴。为了解释基督教奇迹般的巨幅增长，无神论者们就说，基督教成员多数是奴隶，因为“奴隶在基督徒圈子里得到的地位，是别处难寻的。”

保罗在给腓利门的信中劝一位奴主接纳他的一名逃奴，不单不要责打，反而要接纳他“如同亲爱的弟兄。”这正是初期基督教的精神。

为什么最初的基督徒不消除奴役制度？他们自身受到逼迫。他们在政府中没有权力。他们多数是奴隶。那时当局才刚刚血腥镇压斯巴塔克 Spartacus 领导的奴隶大反抗，数以万计的奴隶被钉死。在反抗注定失败时，只有傻瓜才会反抗。

神一度在西奈山显现，赐下十诫。祂自我介绍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祂不说自己是造天地的主，却说是解放奴隶者。我们的神看重这个！

在无神手册里我们读到基督徒的宗教“侍奉掌权阶级，支持剥削人和压迫人的社会。。”我们晓得我们不需要理会这些指责，因为我们正在和专家们讨论。他们不晓得

如何写一本合理的书。所以我们姑且读下去。果然不久之后，我们就读到它继续说：“改革家们翻译了圣经，让各族人都能阅读。这些人不久就发现圣经说他们为社会正义的争斗是对的。”

这便是它的奇妙之处。同一群作者在同一部书写出两种相反的声明。

无神手册作者们可以随意而想，随意而写。但他们的上司们晓得更清楚。他们知道基督徒并不奉承独裁者。他们已经杀了数百万名基督徒，如今还在监禁数万名。

无神论者最好不要提向残酷的统治者低头。他们不是也曾神化史达林吗？如今他们称史达林为史上最血腥的屠杀者。科委会成员不会很年轻。他们必然也曾奉承史达林。不然他们不可能活到如今。

我在史达林和他的承继人的时代坐牢。苏联的地下教会，不比无神论者们更有资格说反抗暴君吗？如今人民批评另一个屠夫毛泽东。中共成员都曾经伏拜他。超过一百万名中国基督徒被杀，他们宁可死也不拜他。

真基督徒都是自由的斗士。在这方面我们无需从无神论的朋友们学习。美国，英国和澳洲都没有奴役营。苏联和共产中国却有。

形容基督徒为一群奉承暴君的人只是一种“反面的形容。”无神论者反对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乃是基督教的反面。

## 属天的或属地的乐园

无神手册引述英格尔夫riedrich Engels的话说，基督教的希望是在天堂，在死后的永生。按照他的说法，基督教无心推动地上社会的改变。

他又说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地上的劳动阶级。

这是神话。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约翰福音说：“我已经告诉你们地上的事。。。”

在路加福音开头就说，人们问施洗约翰他们该如何行。约翰不回答说：“努力得到永生。”他的回答是十分现实的：“凡有两件衣服的，就分一件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如此。”他对税吏说：“除了当取得，不要多取。”对士兵他也不说：“寻求天堂！”却是：“不可强暴待人，也不可诬告人；得到粮饷就当知足。”那时士兵的粮饷高于一般民众（路加 3：11-14）。

耶稣把商人赶出圣殿。祂公开责难文士和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家产。祂对一个富人说：“你若要作完全人，就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马太福音 19：21）

基督教的内涵包括今世的更新。奇怪的是苏联政府成员自己也说，他们要超越基督教国家的经济水平，就如美国。意即生活在基督教影响下的人民应该比苏联还好吧？

在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工人可以驾驶自己的车去教堂或去示威要求更高的薪金。在苏联，工人们没有轿车去参加共产聚会。这种聚会是不得缺席的。

西方的富裕与自由不是凭空得来的。它是经过一番挣扎。但如果英格尔夫对基督教的指责是真的，这种挣扎便不会发生。英格尔夫写道：

福音的社会教训是虔诚的，被动式的反对不公平事件。这是在膝头上的反对，意即他们承认奴役和剥削都是正当的。基督教只是那些失去一切争斗希望之人的理论。他们希望藉着祷告，或者可以获得奇迹般的拯救。基督教不是受逼害之人出来从事革命时，心里持有的理论。

这是误导。

福音的主要教训是基督徒必须跟从基督的榜样。基督自己是否被动地观看压迫和不义？那些被祂鞭打出去的商人对祂感到如何？祂在会堂里称祭师和法利赛人为毒蛇与假冒为善，这是被动与荏弱吗？

童女玛利亚的颂词是绝望者的哀歌吗？她说她的儿子要把有力的人，从高位上拖下，又会提拔低微的人。这儿子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像是一个臣服剥削者的口吻吗？

智慧教导基督的门徒，在没有希望推翻暴君时被动与温顺，但在推翻的情况成熟时，基督徒总是争斗。

当宗教革命时，农民向地主们造反。当时支持他们行动的主要论据是来自宗教。那首革命歌的歌词是：

当亚当出去收集水果，夏娃在纺纱时，谁是绅士？

又，

神是我们的坚固城，  
是一个不倒的堡垒。

当不列颠开始工业革命时，卡迪斯 Chartists 的歌是：

不列颠的孩子们哪，虽然你们如今是奴隶，  
创造主却给你们自由。  
祂给每个人生命和自由，  
却不曾，绝不曾造一个奴隶。

头一名在 1905 年组织示威行动导致苏联革命的，不是共产党，却是基督徒。领导他们的是迦波神父（Gapon）。共产党从中获利，后来就把那神父吊死。

基督教就如共产主义一样富有革命精神。但我们的革命是完全不同的。

共产革命首先杀死他们的敌人，然后是无辜者，然后他们杀人成了习惯，甚至成了娱乐。最后他们本身就成了了一种比他们推翻了的暴政更可怕的独裁。

列宁一度写道：“恐怖与暗杀是绝对必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绝不会把恐怖手段包括在政治行动中。

列宁杀了多少人？克林斯基杀了多少？然后问你自己：史达林杀了多少？

毒死列宁的，很可能就是史达林（列宁曾教导史达林使用恐怖手段）。史达林过后又把列宁的朋友们几乎都杀光。

就是在今日，无数的苏联人民饿死或累死在集中营。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杀了几百万人。甚至苏联的党报也承认中国的恐怖情况。在波兰，库摩卡 Gomulka 实行劳动阶级的独裁，却射杀劳动人士。共产革命总是毁灭与破坏。

基督徒的革命完全不同。基督徒使用圣灵的宝剑，只杀罪恶，不杀罪人。

藉着圣灵之剑，基督徒改变了许多不公不义的事。在基督教文明掌权的地方，人们自由，连无神论者们也获得自由。我要问我尊贵的对手们：在英美德法等国有没有人因为不信神而下牢？但在共产国家，我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为信仰坐牢和被杀的有数百万名。

基督徒并不排除针对暴君的反叛。但他们在时机成熟时的反叛，总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义的政权。马克思却不是这样。他提倡“永恒的革命。”这是他创造的名词。为革命而革命？没有一个希望达到的目标？连乌托邦的理想也没有？这是极度的悲观。

基督徒没有忘记，头一个造反的是魔鬼。于是基督徒绝不轻易造反，包括针对共产统治者的反叛。

但他们的目标超过地上的事物。世人就如生活在一个井底的青蛙。他们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信徒活在这黑暗的井中，听见外面海鸥的歌声。他们神奇地明白了歌中的含义！这歌说及太阳，月亮和星星，并青葱的山林与无边的大海。他们相信这首歌。他们肯定有一个天上的乐园。他们继续地上的任务，同时努力奔向天堂，也叫伙伴们同行。

若有任何人比达尔文更相信人类的进化，便是基督徒。基督徒相信新生。他们相信青蛙会变成神圣的活物，而且不是时日漫长的进化，乃是信耶稣就获得立刻的转变。

藉着相信这个，基督徒为世上的公义而争斗，同时也寻求属天的乐园。

## 有没有神？

直到这里我跟从耶稣的教训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我们的反对者们要谈某些论据，我就陪同他们。我和他们谈及他们的论据，虽然这些论据完全不重要。

但现在我愿意专心谈无神论者和基督徒的主要问题：究竟宇宙中也没有一个可以敬拜，依靠，给我们保护和安慰的神？

法国共产理论家加劳笛 R. Garaudy 说，全能者不是神，乃是人。没有任何事物比人更伟大。基督徒却相信神，也信神的应许说给人今世的帮助，并来世的永生。

加劳笛写道：“对我们无神论者来说，没有任何所谓的应许这回事。在死亡的另一头没有任何人正在等候我们。”这真是悲伤的话。对一个无神论者，连同志们忠实友谊的应许也没有。加劳笛一生服务共产党之后，就被排除。没有人给他援手，也没有人在他悲伤时给他一个善意的招呼。他发现自己孤单一人。

一位年轻的作曲家生活潦倒，租房而住。他的朋友鼓励他说：“当你死时，在你这家的墙壁上将会出现圈着金边的一行字。”作曲家兴奋地问：“是真的吗？”朋友回答

道：“当然。在墙上会有《有房出租》的字样。”加劳笛死后也是如此。甚至在今世，他被排除党籍后，只留下一个空缺给另一个傻瓜上来。

人是神。这是普世共产党的信仰。

由于看见这错误，一位苏联地下诗人卡巴义就写下这首诗：

### 约伯的末后诗篇

我是我自己的神？

但这是一个多么软弱，错误，不合理，疯狂的神！

愿神不允许任何人爱这样的神，

也不许任何人成为这种神！

一个神？可能是，一个败德，邪恶的神。

但如果我真的是一个神，愿神助你成为一个平静的无神论者。

成为神？愿神保佑你不成为这种神！

我是一个神，但在人群喧哗中毫无作为。

藉着可憎的国界（共产国界），神的殿成了博物院，人造的神如今活在群众中。

原谅我的自大狂，

但在我的命中并没有神的伟大

能以自我刑罚，又能自我赦免；

请原谅我的狂妄！

神的伟大 -- 刑罚人 --

我不愿任何同胞会行使这种权力，

我不敢给同胞这种命令。

愿神禁止你冒充神，

刑罚自己，或赦免自己。

我是我所是，神 -- 只有祂是神。

这是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忧愁；

愿神禁止你相信自己真有良善，

却活不出善良。愿神禁止！

有没有一个比人更伟大的，创造天地的主，就是耶稣所谓的天父？

在耶路撒冷圣殿（也在埃及和米拉斯的圣殿），有一所至圣的房间，只有大祭师每年一度在极为庄严的宗教仪式中进入。

在耶稣时代，这至圣所是空的。神与人立约的柜子已经在数百年前被耶利米藏了起来。那柜子里面有十诫的石板。耶利米是因为巴比伦人占领以色列，所以这样行。（马卡比书二章 1-7 节，Maccabees）。当犹太人被掳回归时，重建圣殿时，却找不着这约柜。于是至圣所中，空无一物。

这空旷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犹太人的圣书卡巴拉称神为《Ein》，意即不存在。在一本宗教气味浓厚的书中也出现一个无神论者也同意的神之名称，看来不可思议。但认识神的人了解它的含义。

“神不是”意味祂不是我们心目中所想的。祂的思想不是我们的思想，祂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

福尔巴斯说了一句正确的话。他说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但福尔巴斯不是最先这样想的人。他说这话只是为了排除神。伟大的宗教思想家路德在三百年前已经说：

“信心创造了神。”（Fides est creatrix Dei）

人们思想事物的来源和目的，并有关生命的神秘性质时，就想到神。神是这人的思想结晶，是他思想的婴孩（神是子，是那人思想之子）。但当他到达这一点时，他立刻结论说这神乃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他这思想者的创造者。于是从神子，这人就想到父神（神是父，是这人之父）。这两个名词是在不可分解之爱中互相联合。圣经称祂为圣灵。神创造有信心的人。信心创造了“神”的意念。

我们明白神的意念就是这么多。

但创造我们的神远超过我们的理解。祂不是我们理性所能包含的。

神学提供许多论据，说神存在。反对宗教的人提出相反的论据。

我不辩论。一个神如果需要人为祂辩论，那真是可怜的神。神能启示自己。你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证实太阳的存在，何况是造物主。有时太阳被云遮盖，那时要看太阳的人便要等待。如果神有意隐藏自己，好叫只有恳切寻求的人才能找到祂，我必须尊重祂的意欲。

神用光赐生命给每一个活物，但神本身是看不见的，连光本身也是不能看见的。谁曾见过光？在一个真空管里，照射过它的光线是看不见的。我们所谓的看见光，只是看见被光照亮的空气粒子罢了。光本身是不能看见。

一个人必须放弃感官和理性，才能认识神。虽然理性可能指向神。

你观察自然界的目的是。种子从土地吸收它需要的氮，空气，水分，成为一朵花。它只吸取刚好的分量。你看见它生长的结果。它有一个目标。一只受精的卵在母亲的胎中只吸取它所需要的食物，长成一个婴孩。这又是达到一个目标。但种子和卵都不能追求任何目标，必须有一个智慧者把这些动作加给他们。

还有我们看见人类适应他们的环境，不然他们就不能存活了数千年。意即虽然人类破坏自然，这世界还是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有时藉着我们的努力，有时不需要。我们出世时需要奶，而且也只能吃奶。在我们出世前不久，我们的母亲乳房就开始生奶。我们稍长，需要更浓厚的奶，母亲的乳房就产生浓奶。

我们降生时带有肺，就找到空气。我们需要水，就有水。过了几个月我们需要有菜蔬和肉类的养分，世界就提供这些。

对人类每一种需要都有回应。至于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心灵渴慕神，却没有回应吗？这种渴求创造了那么多宗教与默想。

一个秋天，一只乌鸦对一只未满一岁的燕子说：“我看你正在准备长途旅行。你要飞去哪里？”燕子回答道：“这里越来越冷了。可能我会冻死。我要飞往一个温暖的国家。”聪明的乌鸦讥笑道：“但你要记得你的出生。你在这里出世才几个月，怎么知道有一个温暖的国家？”燕子回答道：“那位把渴求温暖之地的主宰，在我心中放下这种欲求。祂不可能欺骗我。我信祂的指导飞行。”于是燕子找到它所求的。

每一个信神的灵魂都这样进行。

没有神，人的灵魂就成为冰条。你记得《浮士德》第二部，一个名叫贺姆库勒的试管人吗？他一直感到冷。当你想到你自己只是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成果时，就会感到寒冷。我们向往一个温暖的天父，向往爱，向往光明。就如所有的人类的需要都在真实世界里找到回应，灵魂的需求也必如此。我们可以找到神。我们可以认识祂。

但所有的知识领域都需要适合的考究工具。你不能用显微镜观看星星，也不能用望远镜看细菌。有人因为不能藉着感官找到神，就结论说没有神。他们用错了工具。感官是物质世界的工具。

就如细菌学有它的工具，天文学有它的工具，信心也有它特殊的工具看见创造者。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洁净你的心，你就能看见神！

读者们必然明白“看见”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我看见一个物件，因为光线反射它，进入我的眼睛。我藉着脑中的思考，看见一件事情的是与非。我从一个人的行为看见他对我的爱。我闭起眼睛就看见一个亲爱的人的形象。我又看见我的梦，我的幻想。我们一半的生命这样看见事物。

我们怎样看见神？

在我们的想象中有形象的记忆。我们可以从其中取出任何一个，就如从一本相册取出一张相片。但这本相册里不单可以取出物质世界的形象。我的存在不是从我的出世才开始，也不是在胎儿期开始。在神思想和计划中，从亘古就有了我。我的地上生活不过是一段旅程，在异乡的旅程。

我曾是一个吸奶的婴孩。在我里面有婴孩时期的印象。只是我不能随意想起来。但心理分析或催眠术证明这些印象存在，也能显示出来。

故此人认识神也只是一个重新的看见。一个不再受到罪恶干扰的心，就可以重新看见神。情欲，错误，惧怕，担忧和憎恨都是干扰。清洁的心来自神。

但我们必须为“看见”与“形象”重新定义。因为你看见的真相并没有适当的言语形容。

当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欧洲，告诉亲友们说他看见黄皮肤，斜眼睛，绑着马辫的人种时，众人都称他为“撒谎的马可波罗”。他怎能辩白？他只能对人们说：“去我曾去过的地方，面对我曾经经历的危险，承受我受过的劳苦，你们便知道。”

我不能令一个怀疑派相信细菌的存在。他自己必须看显微镜。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认识神的难处在品性的纯洁。最后的真理是清洁之人的专利品。当有人和我谈及神时，不论他支持或反对，我要问他说：“你的心有多清洁，以致你可以算是可靠的？只有那些比雪更白的人才能晓得神。”



## 神是谁？

无神论者既然不相信基督在十架上清洗我们的罪，就不能看见神。但他们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却是对的：“你们强调看见神。现在便告诉我们，祂是谁！”

重要的问题！这对我们双方都是重要的。无神论者必须能回答：“谁是我们否认的对象？”基督徒也必须能回答：“谁是我们所相信的？”

神是谁？

现今最大的光学理论家迪伯儒利 De Broglie 写道：“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光线，我们便能明白许多事物。”大生物学家雅各羽谷 Jacob von Uexkull 写道：“我们没有人晓得生命是什么。”如今却有人问我们，赐生命和光线的神是谁。

回答这问题的难处在哪里？当你问：“光或生命是什么？”或“神是谁？”时，难处并不在“什么”，“谁”，“生命”，“光”，或“神”。我们能说一些有关于这些。但难处却在“是”一字。这“是”意味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其余的都不能理解了。

由于“是”这字，基督教因此分裂。按照新约，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把面包分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又提起一杯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东正教和天主教相信这话的意思是：基督徒在圣餐中领受的真是耶稣的身体和血。当意味神父在祝词中说耶稣的话时，那块面包和那杯酒就成为耶稣的血肉。它们外表看来没变，可是实质变了。更正教徒读同一句话，认为这“是”一字的含义是代表性的。面包还是面包，只是意义变了。就如一个爱人送的普通戒指，价值大大增加一样。

数以千计的书本为这“是”一字，大做文章。各大宗派因此分裂，显示这字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且先说明你们对“是”的理解，然后我们才谈什么“是”神，什么“是”光。

基督教并不反对过去的文化，就如我们说的，基督教的思想包括了希腊的哲学，主要是亚里士多德派。基督教以为神是自身不动，却产生世界的一切动作。祂坐在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宝座上统治一切事和人类无休止的动作。亚里士多德按照“是”的严格含义，说神“是”。

但一个不动的催动者是不可想象的。静止的东西不能活动。一个推动器的引擎本身也有动作。引擎不单存在，也操动。

真实事不晓得一个存在者。康德在《纯理由的评论》(Critic of Pure Reason)一书里说：“‘是’并非真正的谓语。。。在合理的使用中，它只是用来连接一句话。”当我们说“神是好的”，或“神是正义的”，就有意思。说“神是”则没有意思，等于没说。

当我们问存在者的意义时，答案是，一个存在者只在成为，变化，移动，改变时，才是一个存在者。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说：“Panta rhei 每一样事物都在流动。”“你不能在同一条河中洗澡两次。”“你”甚至连洗澡“一次”也不能。因为在你冲洗时，你身体改变了，河水也改变了。

这世界的组成分子，化学元素，并属灵的真实事，都不是存在体，却是一种动作，一些发生的事件。当我说“铁”时，铁里面的电子已经绕着核子转动了亿万次。当我说完了，那块铁已经不再是我未说以前的铁。没有任何一种物质有那么长的耐心等候我说它“是”一种东西。当我说“原子是”，它已经活了那么丰富的历史，以致人类的历史比较起来不算的什么了。物质不是存在，乃是流动。每一件东西，尤其是活着的東西，都是不断地改变和更新。

一个能移动一切事物的主宰，怎么能自己不动？如果人可以制造神的形象，最忠实的形象就是米加兰吉洛在斯提那教堂圆顶下画的神。那是神在狂风中飞行的图。圣经的路得记也写着神的翅膀。

我的反对者们说神不存在。它们不晓得基督教的著名教师在许久以前已经这样说了。而且给了正确的解释。哲学家斯格特 John Scotus Erigena 写道：“直接地说，神并不存在。因为祂正在改变事物。”亚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说：“那神圣的存在，既是祂的实质，不是普通的存在。这种存在异于一般的存在。神圣的‘ESSE’（拉丁文的存在）不是一般的 esse。”

存在一词不只是一个名词，它也是一个动词。没有人能用一个名词形容一个受造物，因为每个受造物都是不断地演变，移动，生活。你不能用‘是’形容受造物，更不能‘是’形容创造者。当你说神是存在时，你说的太少了。神行动。

神是一个巨大的“来”和“成为”。在希伯来文，祂的名字是“el”，意即“走向”，从起初走向末了。

祂对摩西说，祂的名字是“ehjeh asher ehjeh”，意即“我要成为我所要成为的”。（一般中文圣经把这句话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与原文相差很远。）

诗人大卫自问神是谁，就自答说：“祂乘着基路珀（一种天使）飞翔。祂乘着风的翅膀快飞。”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乘着有翅膀的活物而飞，或更正确的说，祂乘着有翅膀的行动而飞。因为天使也不是一种“东西”，乃是一种动作。另一节诗篇说：“祂以云彩为车辆，行在风的翅膀上。”

把这种东方的想象与宇宙中一个不动的引擎相比，你就发现圣经说的正确。按照神的慈爱性情来说，祂丝毫没有改变。但祂爱的表露，每时每刻都变新，再更新。

这就令我们难以回答这问题：神是谁。祂把祂的好处赐给人，每时都是新的。祂爱的火焰不断更新。你不能真正画出一个人的面孔，因为祂的面容时刻改变。真理总是一系列有关一个不断改变的人或事物的形容。

在神最先给与启示的希伯来文里，没有单独的“面孔”一字。他们使用复数的面孔“panim”。每个人和每件事也是不断地改变。圣经也用复数形容神。祂不断地改变祂慈爱与正义的表露。

当你自问神是谁时，数以千计的形象就出现在你的眼前，每个都比上一个美。所以神不允许犹太人为自己制造偶像。

希伯来文避开“是”这字。耶稣在说希伯来话，或希伯来方言（亚拉密话）时，没有说“这是我的身体”。祂只说：“这——我的身体。”（俄文和中文也不常需要“是”这字。）如果神学家们晓得圣经的原文，就不会为耶稣没有说过的话而大起争论了。

我们知道神是谁。祂是最初天地的创造者。我们晓得祂将来会成为什么。祂要充满一切。目前祂是什么？祂不是一个“是”。神从一端飞到另一端。

无神论者说的有理。我们不能说神是谁。但他们也不能说无神论是什么。无神论也是不断演变。古时拒绝信神的傻瓜之无神论，经过多次演变后，已经成为今日科学化，军事化的无神论，统治一众共产国家。

但我们虽然不能说神是谁，却不妨碍我们的思想。

使徒保罗写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能明白。”

布儒若 (Giordana Bruno) 写了一部剧本。他把“智慧人”写为 *intelectio*，就是自然给我们的内里之斥责 *Interna lectio*。

我越认识一部机器，就越赏识它的工程师，因为看见了他的构思。一座皇宫越美，就越令我钦佩它的建筑师。

我对手们给的无神论科学家名单，却是充货。

我们的宇宙称为“爱因斯坦宇宙”。爱因斯坦必然懂得一些有关于这宇宙。在他的书《我眼中的世界》里，他写道：

如果有人把犹太教和耶稣基督传的基督教加以澄清，除去其中一切后来加上去的规条，尤其是祭师和神父们的仪式，就能得到一种能医治人类一切邪恶的最好教训。真犹太教是如先知所传的，真基督教是如基督耶稣所教导的。每个善意的人都有责任在他生活的小圈子里继持努力，把这个真正人道的教训成为他生活的动力。如果这人按照这方向前进，而不被旁人压倒或践踏，他就该为自己和自己生活的圈子感到庆幸。”

爱因斯坦在他传记的开场白这样说：“科学探讨自然界的最大动机，就是为了叫普世的人都可以虔诚地生活。”

米尼 Milner 在他的书《星星构成与联系》 (*Relativity and Structure of Stars*) 里开头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生物学家斯匹曼 Hans Speman 写道：“我承认在我的实验工作中，我常感到进行一场对话。我的同伴看来比我智慧多了。”

康德写道：“就如面孔美在它显示一个灵魂；世界美在你从其中看见神。”

发明现代对话术，也是马克思之师的黑格，要求哲学拯救宗教。

法兰西 Francis Bacon 说：“肤浅的阅读哲学使人远离神；深入阅读使人回归神。”

许多事物使科学家们信神。他们对自然法律的和谐，并我们之能以凭着感官，理由，直觉和信心了解这些自然法则感到惊讶。

非信徒若要合乎逻辑，就不该成为无神论者，却该更成为不可知论者 (*agnostics*)，就是相信除了物质以外，其余的事物都是人所不明的。没有创造者吗？那么宇宙便是质子，中子，电子，自由离子的偶然合并。我的大脑也是这种凑巧拼合形成的，没有任何设计者。斯大林说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人晓得的，可是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晓得的。我

怎么会有一个能够晓得一切事的大脑？电灯，电池，电线能不能丢在一块儿就产生一个能够接收电波的收音机？轮子，螺丝钉，杠杠，制动器可以滚在一起就产生一辆汽车吗？

生物学家哈特曼 Max Hartmann 说，“宇宙和我们思想的神奇和谐。”迪勃劳里 De Broglie 说科学之可能的事实，含有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奥秘。爱因斯坦写道：“我们永远不能明白为何宇宙可以被了解。”

连沃泰利 Voltaire，就是无神论者误以为是他们的成员之一的，也说：“这世界是智慧地造成的。所以造它的必然是一个智者。。。牛顿的智慧必然来自另一个智慧。”

谁能相信手表不必表匠而自行存在？我们的手表按照地球的转动报时。谁创造了宇宙之时钟？

第二件令细心的观察者感到惊异的是，自然界的严格规律，这也不是偶然的产物。

犹斯古 Uexkull 说：“我们在自然界听到的全是音乐。”地理学家克鲁斯 Cloos 写道：“我们听到大地的音乐。”

康德尖刻地批评许多神学提供的神存在之合理证据。但他承认所谓的宇宙之证据。自然界的规律指向一位创造者。

达尔文是当时大不列颠岛商业与实用主义的受害者。他以为自然界也像实用主义一样操作，其实不然。在自然界有一个大艺术家和建筑师。

孔雀羽毛的迷人之美不能用为了吸引伴侣加以解释。一只雌乌鸦也能找到一个伴侣。一朵路旁的无华草花也能吸引蜜蜂和胡蜂来为它传粉，就像多姿多彩的水仙花一样有效。

为什么一些细小的鱼那么无用的美丽？这是为艺术的缘故。为什么鸚鵡能说话？为什么会有玲鸟，啼声就如小玲？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想象。鹿角对鹿有什么实用价值？为什么斑马的斑纹那么规律？为什么每一朵花都有不同的颜色？

尼采说：“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好玩的孩子。”神不也有一些孩子的性情，使祂创造这一切吗？神的性情也必须表现在一个马槽里的婴孩和一个在拿撒勒街头玩耍的小男孩身上。

为什么冰霜的角度那么精确，那么规律，图形又那么美丽？

为什么远东有一种纺织鸟，可以用自制的棉线，缝叶造窝？

为什么蜘蛛网胜过人类的科技？在测量太空望远镜时，人们用蜘蛛线为量线，因为人类的科技还做不出比蜘蛛线更纤细，更持久，又不受气温影响的线条。

人们发明雷达。但这是从蝙蝠学来的。我们今天有强大的视觉工具，但有哪一种能取代人的眼睛？

我知道有一位共产党，因为看见他婴孩耳朵造型而成了基督徒。耳朵的构造也必然是有心之作，不可能是原子偶然形成的。

如果你更详细考察人耳，就愈会相信一个智者的创造。人耳有 24,000 条神经末端。这些合起来，把信息传给大脑。

小心看一棵麦子。它的高度大概是四尺半，麦茎只有十六分之一寸粗。作为比较，就如建立一座高度 1,250 尺的楼（约一百层楼），宽度只有一平方米。再看这麦茎上有

沉重的麦子。它被风吹动，却不折断。这麦茎含有非好的内部构造。如今人们还不了解为何水分可以达到麦茎的顶端。我们需要水泵把水送往高层建筑物。我们还未能制造像麦茎一样的东西。

发现重水的物理学家乌利 Urey 写道：“没有一个现有的世界起源理论，可以不先假设一个奇迹而成立。”

由于我们提到水，让我们便想一想水的奇妙。所有的物体都是遇热膨胀，遇冷收缩；只有水在变冰时不缩反胀。这些冰块由于轻于水，就浮在水面，成为水面的保护层，使水下的鱼不至于在冬天冻死。如果水没有这种特殊的性质，以鱼类为粮食的古代人便不能生存。

这是偶然的意外，或是出于一位智慧的创造者？

且让一位有名的技术师维尼 Werner Siemens 发言：

我们越是深入自然界，认识那些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和谐，那不变的法则，我们就会越是感到自卑，认识到自己知识的微小，也越渴求认识科学和知识的源头。同时我们也越发羡慕那位智慧的安排者。

我们的确不能回答“神是谁”，但凭着细心观看祂创造的万物，就能看见祂不可见的力量。这些事物指出神是一位大能的统治者和大艺术家，又是一位有规律的主宰。

有一次门徒要求耶稣把天父显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你不信么？。。。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祂自己的事。”（约翰福音 14：9，10）

耶稣藉着这些话，教导我们如何想及祂，又如何想及自己。

在一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凡看见你我的，就算你是这本《无神手册》的作者之一，那人就看见了父，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祂的形象造的。

尼撒的圣格里果利 St Gregory of Nyssa 写道：“神与人之间，有一种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圣巴斯 St Basil 写道：“在受造物之中，只有人受命成为神。”

人，每一个人，任何人，包括无神论者，犯人，圣徒，首先都是奇妙的个体。连最可憎的人也有一颗心。这心是工程师们不能制造的。它能每天把血液在身体运作六百回。在五十年内，血液就旋转了 1,840,000,000 回，没有一分钟停顿。

其次，人是奇妙的受造者，是因为他有魂。这魂几乎是不能下定义的。魂是那么完全，几乎可以与身体分开。它在耳聋的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曲里，显出它的独立性。它也在海伦身上显出它的奇特功能。海伦耳聋，眼瞎，口哑，却成为一个作家和大慈善家。巴斯卡 Pascal 在九岁时重新发现尤克里迪 Euclidian geometry 的几何理论；莫扎特在五岁时作曲。

魂也在预视，思想远传，先觉，和催眠中显出它的独立性。

在催眠状态中，心跳微弱如振动。那人几乎没有呼吸。血液仅仅经过大脑的血管，可能没有达到微血管。缺少适当的氧化，大脑充满了废物。大脑的活动降到最低程度。但手催眠者的思想却大大活跃起来。这时向他读一篇长诗，他就能一字不漏地念出来。

向他读一篇希伯来文圣经，可能他不晓得这种语言，但他却能正确的重复出来。他也能回想起幼年的细微事件。

这些都在魂的领域。

但人类还有第三种奇妙的构造，就是他也拥有一个灵。如果他的身体把他与动物世界相连（这并没有什么羞耻。就算一个人反对进化论，他也能接受这身体如野兽的事实。圣法兰西把狼称为狼弟兄，他也必然乐意把猴子称为猴弟兄。）但人也有一个灵，使他与神相连。

我的对手们不承认灵的存在，因为感官不能证实它。但灵乃是辨别者，怎能被辨别？眼睛不能看见自己，鼻子不能嗅到自己。灵不属于感官能看到的对象。它自身是观察者。它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反应一切进入它视野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说：“如果你只认识一个人的外体，你实在出卖了那人，因为灵才是他的最重要部分。这灵使他配称为一种比肉身生活更高的活物。”只有肉体的生命不配称为人的生命。把一只毛虫当作只是毛虫，是不对的；它也是一只成长中的蝴蝶。我们也不可降低人。耶稣说：“你们是神”（约翰福音 10：34）。在一粒种子里含有未来的花朵。

人是一只带有神形象的受造物。我不能告诉你神像什么，但只要看人，看人中最好的，你就发现一些神的性质；你就看见生命的真正乐趣，创造的亢奋，知识的深奥，美丽的滋味，生命的活力，辨别的可能性，和选择达到更高的能力。

人是多么伟大！他是神的形象，因为他也是一个宇宙的创造者：他创造内里的宇宙。我们外边的自然界好像一群狂舞中的能量，其中有电波，辐射，电子，质子和分子的振动。但无声的空气振动传到我的耳朵，就成了可听见的声音。不能看见的辐射抵达我的眼睛，就成了可见的光。不可理喻的宇宙在一个人的脑中，就成了可以明白的天地。

在我的外面有真实的世界。我命定它的数量，品质，次数和可能性。我把这些看似混乱的世界捕在网里，造成一个有条理的世界。世界在我里面成为美丽。当我看见一朵玫瑰时，它显出鲜艳和芬芳。如果人不存在，玫瑰就成了没有价值的一群原子。

在宇宙中，我能从内里认识的只有我自己。在我里面有某些东西，能化混乱为条理，又能创造一个我想要创造的天地；不论这是一个有益的，叫我和他人喜乐的天地；或是一个悲哀的，使我和旁人都绝望的天地。在一切知识的领域，我们都是从已知探索未知。如果我的内涵多于外面观察者所能看见的，难道在我外边的世界不可能拥有比我所能看见更多的事物吗？

列宁称伯克利主教（Berkeley）是一位难以击败，最完全的哲学家，只因为伯克利为神的信仰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辩论。这论据在我看来非常有力。他说宇宙只能在一个思想中存在；在思想以外，一切事物都是混乱的。只有思想才能从这混乱中整理出一个有条理的世界来。思想为这世界加上规律和法则，又为其中的事物分门别类。一个宇宙只能在思想中存在；但人类不受自古就有的，人的大脑也不是亘古就存在的。所以在人类出现之前，必然有另一个思想包含宇宙。这长存的思想便称为神。

我也是一个宇宙的创造者。我创造一个内里的世界。所以凡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

我不能告诉你神是谁，但你看一个人就可以明白一点有关于神。

## 看拿撒勒人耶稣

看一个你所知道最好的人，你就看见天父的形象。

但你也可以从拿撒勒人耶稣看见神。因为耶稣不但是人，也是神成为肉身。

神晓得一切事，但有些事祂只是从外面认识。一位法官晓得全部行事法案，并所有的刑法学。但这乃不足以给与他人正确的下牢日数。因为这法官未曾体验过囚犯的生活。五年的刑期，每日在牢中渡过，与按照“刑事法”下判的五年监禁是完全不同的。

神不能撒谎。祂没有体验过道德法律的刑罚是怎样的。但对你我说来，罪恶却是生活的组成方块。神与圣天使们都不会死。死亡对祂们只是一种外面观察到的现象。

所以神子基督成为人，就像所有的人一样软弱。作为一个男性，他晓得妇女的诱惑。作为一个受压迫之国的木匠，祂晓得反叛和不诚实的诱惑。作为一个受鞭打，被钉在木头上的囚犯，祂晓得什么是绝望和憎恨的试探。祂虽然没有犯罪，却明白了那么深沉的罪恶，以致传道者们以为最好不提祂在十二至三十岁之间发生的事。但他们记录了祂三年半的公开侍奉期间，祂敌人们屡次攻击祂与妇女们并罪人们的密切来往。

神子耶稣选择人类一切软弱的性情，尝了死味，好叫祂不单能够成为人正义的审判官，也成为人的辩护者和救主。耶稣的生命和祂在十字架上的死 -- 除了它救人的功效 -- 也是神了解人类困扰第一手经验的方法。在各各他的经验之前，神没有那么了解人的困难。经历过人生之后，神就更明白我们，也更能赦免我们。神的国与我们更接近了。

我们可以怎样比较这神子的降卑？

我们可以比较奥斯本 Osborn 尝试改进美国监狱情况的努力。他自己下狱多年，尝试过着受折磨之犯人的生活 -- 这一切都为了预备他后来进行的辉煌改革。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些自我注射病毒的医生。他们为了得到珍贵的亲身体会，好医治病人。

但这些并不能真正的与神子比较。因为在这些事上，一个人为其他人舍命。但耶稣基督完全不同。

基督是神。在祂的眼中我们的世界就如微尘。众国如同一滴水，一粒沙。它的作为就像一个人爱上了一只腥臭，吸血的跳蚤。这害虫在那人的手中战惊。那人原可把这小虫压碎，但他决定把自己也变成同样的害虫，活出一个跳蚤的生命，也像跳蚤一样死去。在祂恢复自己原来的身份之后，祂就能成为跳蚤的公平审判官，保护它们脱离无情地屠杀者，又使它们变成造益世界的种类。

我知道这个比喻会使许多人不高兴，但对天使说来，基督选择成为世人，就是这样。

基督怎样降卑成为人？在一个童女的身体里，祂经过一种我们也不了解的受精过程，成为胎儿，九个月后出世成为一个婴孩，然后是少年，成年。而且是怎样的一个成年！祂并不选择成为一个像巴克巴 (Bar Kochbah) 一样的英勇，也不像特亚纳的亚波罗 (Appollonius of Tyana) 一样深具创造力，也不像柏拉图一样擅长哲学。为了救人，

每一个人，基督必须深深沉浸在物质世界中，就如一个人淹死在水中。祂成了一个贫乏的犹太木匠，没有受教育的底层贱民。祂的言语贫乏，有时祂必须使用低微的程度与人交谈，因为与祂辩论的人程度低微。祂认识什么是软弱，发怒，伤害，惧怕。祂被当作是一个罪犯。

对明白的人，耶稣基督这些叫人不悦的行为就更令人钦佩。他们看到这是为了爱。

如果你问基督为什么这样，祂将回答说神爱世人，所以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不能说神是什么，但看基督，我们就明白祂的一些性情。我们看见最适合形容神的便是爱，正义，和对世人的慈悲。我们意识到祂有这样的爱。这爱使祂赐下自己的独生子。

## 受造物

但何必这些旁道呢？为什么我们必须从自然界，从人，从耶稣基督看神？我们不能面对面见神吗？

巴比伦的《塔姆》提到外邦的一位皇帝问一名拉比说：“把神显示给我看！”拉比回答道：“除非你能做一件事，不然就不能凭着肉眼看见神。首先，你必须张目对日五分钟。”那皇帝就看太阳，可是马上必须低下头。拉比说：“你不能看太阳一分钟，也想要看神？太阳不过是神寻常的受造物之一。”

对现代的知识分子，信心是难的。

他看世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按照自然法则进行。他看见一件东西按照固定的方式演变成另一件东西。山水和众活物都不像我们心目中的“创造”而成。星星也不像是被创造的，倒是从某些阶段演变的结果。一些星星老了，快要消失了，另一些还在中年，又有一些是婴孩星。各种年龄的星星都同时存在。那么何时才是创造之日？目前已经消失了的生物种类约有五十万种。如今存在的物种可能过去没有的。如今发现在同一类的生物，可能会有进化。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每一种受造物都是神的直接创造。

但我们只要把神当作是一个活神，赐生命的神，就不再有这困难。祂按照物理定律移动每一件事物。物理定律原是祂固定性情的表现。故此明了神是这么困难。

Heraclitus 说：“自然界喜欢隐藏自己。”神更是。所罗门说：“上主说他要住在密云的黑暗中”（列王记上 8：12）。

一个人越是好，就越会给人好处，自己却深藏不露。神也是如此，于是没有人能发现祂。我们必须寻找我们福气的来源。路德说：“没有东西那么微小，以至于比神更小；也没有一件事物那么大，以至于大过神。也没有东西比神长，比神短；比神宽，比神窄。”另一处他又写道：“没有东西比神和祂能力更可爱，更合人心意了。”

我们除非得到神的灵，不然就不能观察到神，就如我们不能晓得有空气，除非它在吹动。

只有透过默想和属灵的操练，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给你带来的纯洁，叫你的灵魂苏醒，你才能感到神的同在。“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耶稣这样说。



你看见没有？你其实知道神，虽然你不能告诉那些不洁净的人说，神是如何的，因为你自已也不再“是”，却“成为”。你从荣耀变成另一种荣耀，成了祂的样式。

## 神是

我见过基督徒死在牢中，他们最后的话是，“神存在。”他们说错了吗？肯定没有错。我也很希望在临死之前这样说。

我们活在不同的程度中。一位科学家晓得所有的物体都是极其细微的物质正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旋转。这些小分子彼此之间的距离，按比例就如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一样远。但这科学家并不担心坐在一张椅子上，晓得这是很牢靠的椅子，可以安坐其上。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面墙壁都是空洞的，其中有电子围绕着极远的质子正在旋转。可是按照另一个层次看来，这墙壁你却必须小心。如果你朝向墙壁直走，头脑里只想着原子理论，你的头上肯定撞出一个大瘤。

宗教也是这样。在一种高层次的哲学，你不能说神存在，或神是，因为这太简单了。神比存在更多得多。我们基督徒的脑海中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无神论者否认神的存在。但无神论者只晓得真实事的一种层面，却是不够。这是危险的错误。还有另一个层面，神就是存在，就是有。

部分的真理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们重视“真理，全真理，纯真理而无他；”不是没有缘故的。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晓得我们同时生活在牛顿的宇宙中，也在爱因斯坦的宇宙里。我们同时承受两种定律的统治。只晓得牛顿宇宙的人不能飞到月球，也不能制造原子能。同样的，我们也同时生活在不能见到神的世界，又同时生活在一个可以与神来往的世界中。后者是无神论者不晓得的。

这是灵的世界，实际宗教的世界。

虽然原子理论说物质原来是极大的空间，但椅子墙壁面包却依然存在，依然可吃可用可坐。同样的，神就是存在。

有时祂的存在会打破我们的自觉藩篱，特别是在危机的时候。

历史上曾有无神论者在临死前呼叫神或耶稣。我也曾在共产国监狱里，亲眼看见共产领袖在被清算后落在监里，临终时这样呼求。

值得我们问的是，为何数以百万计的人，脑海里总会有神的意念？无神论者否认神，就是否认他们自己思想里的一个意念。英国哲学家洛克Locke说，在我们的思想中，所有的意念都是经过我们的感官的。一个新几内亚的野人不会有电视的意念，因为在他的森林世界中没有电视。如果人类未曾经验过神，怎么会有神的意念？

英格尔在他的日子已经对这问题有现成的答案。他说我们对神的意念只是我们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幻想化的反应。基督徒极力尝试证明英格尔错了，说神不是幻想化的反应，乃是真切的存在神圣的存在者。如今是时候给英格尔另一种回应了。

我承认相信神是一种幻想的反应，我也加上说，只有幻想才是真的。所有的“现实主义”说人类不能登上月球，也不能乘着潜艇从北极的冰海底下穿过，或只乘着飞机，

飞越地面，就能估计地面的距离，或把原子也分裂，或使用天然气建造房屋——可是这一切现实主义都证明错了。同样的，那些活在神的世界，却诚实地不信神的存在的人，也一样错了。另一方面，达文西，居里司（Jules Verne），并其他人的幻想却成了事实。那些与神同行的做梦之人，可以看见其他人不能看见的东西。除非你也发展信心的功能。

在现代科学，只有幻想才是真的。尼尔伯利（Niels Bohr）问：“有哪个人胆敢那么疯癫，以致能拥有真理？”

科学是什么？它是把幻想变成真实。

在细胞核里有脱氧核糖核酸（DNA）。它把过去所有世代的经验都存在DNA的密码中。这种知识必须送出细胞核，好制造蛋白质。于是在这细胞核里有一架复印机可以复制DNA。於是必然有“某个人”正在操作这复印机。而这复制也不完全忠实。这操作者就如一个人，在复印一张文件时，遮盖某个部分，加上另一些资料。于是RNA就把这新的资讯传出细胞之外。

这不是一个幻想的故事吗？没有任何小说家可以制造更妙的故事了。这便是我们身体的事实。

宗教会不会也是一种幻想的反应？如果是，那么它就是这奇妙现实，和它奇妙创造者的正确反映了。

人的思想有双重性质。它包含了事实和幻想。如果没有幻想，人类就不会发展。文明便是过去梦想的实现。我会拒绝一个只包含事实的宗教。它不能满足我的双性要求。一个宗教必须满足我希求的幻想和神话。

马克思和英格斯说及事实，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可怕剥削。他们不停留在那儿，因为他们是人。在分析了事实后，他们就开始幻想：一个没有剥削，没有战争的新社会，全然公义。在科学，其中的幻想果然达到了。在信仰，也有人达到了圣洁的地步。可是在政治，马克思社会还是一个乌托邦。于是英格斯没有权利指责基督教为幻想——虽然我们以为这是一种称赞。

可能你会回答说，一个人可能想象错误。你能想象一个大洋中的海岛，正方形，正好是一方英里，纯是钻石。实际上却没有这样的岛屿。但你想象的每一样元素都是事实。在自然界果然有大洋，有海岛，有钻石。果然你把这些不合理的配合在一起，可是你只能想象事实中有的东西。于是在我们的思想中，神的意念可能与错误的主意相连。我可能想象一个邪恶的神，一个人形的神，一个种族或国家的神，但我处理的，都是真的元素，不论我是适当的处理，或不适当的。神自存在，就如祂所是，不是我们对祂的偏差想法。（钻石自然存在，一般都在埋藏在地底下，不是我们对它的偏差想法。）

英格斯不需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荒谬的。

如果神可以符合在我的理性思考中，祂就不是神，却只是像我一样的低级之人。一位哲学家的哲学理论如果连他五岁的孩子也能明了，他就不是一个哲学家。神之所以为神，就必须超越我们的理性。祂的行为和祂的事实必须超出我们的理性。

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氮气和氧气合成某种比例，最适合我们的肺。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距离，正是最能提供人的生命，健康，并快乐。雨雪的循环正是可以促使土地肥沃。海潮正可以把海岸清洗干净。自然界又提供丰富的生命必须之维他命。能量与物理定律

已经准备好给人们随时使用。神把大地充满了美丽与魅力。有雄伟的山和肥沃的谷，高树和地毯一般的草原，月光，沙漠的寂静，歌唱的小鸟——这一切都证明神造这大地是为我们的乐趣。

如果一位少年人爱一位少女，送她一栋漂亮的房子，环绕以一个美好的园圃，对她说：“这一切我都送给你。”那位少女就不会怀疑这少男对她的爱。神也是这样对我们。祂叫食物为我们生长，在我们的脚下有矿物质和石油，为我们提供工具和燃料。这些都是神提供我们需要的证明，也给我们看见神真的存在。

且看蜜蜂，它们建立的蜂窝，拥有一万格子为储藏蜜糖，一万二千格子为幼蜂（larvae）的养育室，还有一个地方专为蜂后。当蜜蜂发现温度升高，蜡质的蜂窝可能融化，以致蜂蜜将会流失时，它们就组织队伍，把守在蜂窝的入口，把脚贴稳在蜂窝上，然后舞动翅膀，造成气流，把热空气打出去，就如电风扇。蜜蜂从方圆二十平方英里的范围里收采花蜜。这些头脑细小的蜜蜂如何能进行这一切，如果它们背后没有一个更大的智慧——神的智慧？

一群芝加哥的科学家作了一个实验。他们把一只罕见的蛾放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在四英里外放出一只同样品种的蛾。虽然城市的乌烟瘴气，在数小时后，这只雄蛾就在雌蛾的玻璃窗外飞舞了。尝试不用神解释这现象？

一些鱼在挪威海边产卵。这些新一代的小鱼就开始横过大西洋，到加拉比海去。当它们开始要产卵时，它们就会回到挪威去，而且是到自己出生的那个海口。一个人必须花二十年才能成为一名横跨大西洋的船长。谁指教这些鱼儿航行？

当我们坐牢时，燕子在我们的牢房造窝，每个秋天它们就离开我们的国家。但在半年之后，它们就会从非洲南部的莫三比克回到罗马尼亚，正是回到囚室十二号。

对那些眼睛明亮的人，神的智慧和权能在每一件事物都显示出来。

神存在吗？这问题其实不该问。

在主谓句子里，主段包含了所有的谓段。神是一切最完美性质的总合，就如爱，善良，正义，无所不在等。如果祂拥有一切完美（祂必须如此，不然就不是神），于是祂也必须拥有“存在”这种美善。一个不存在的神不是一个完美的神。于是问“神存在吗？”就如问：“存在真的存在吗？”

神存在。我活着这样相信，也希望死时这样说。我说神存在，只是为了与无神论者谈论。不然这话就没有意义，就如说“所有的王老五都是男性。”当你说王老五时，已经意指男性了。当你提及神时，已经指明祂的存在了。

人们就是会祷告。人们怎么会这样做？这种现象来自何处？人们就是会谈及神，就是会寻求与祂来往。这些哲学理论和现实上的宗教有些是粗浅的，有些是非常错误的，可是人们就是寻求神。

北美的一种印第安人这样祷告说：

我们的大地母亲，我们的天空父亲，  
我们是你们的孩子。

你们所要的祭物我们正在恭敬献上，  
请给我们缝起辉煌的阳光，

白色的黎明作我们的薄纱，  
红色的黄昏作我们的彩布；  
让沥沥的雨水作我们的额头上的垂发，  
彩虹作为我们的衣衫边缘。  
为我们缝制辉煌的阳光之衣，  
我们要行过鸟儿歌唱之地，  
我们要行过青葱的草原，  
我们的母亲大地，父亲天空哪。

圣奥古斯丁形容他幼年时的祷告：

我被送去学校，学习读写，就是我不晓得有什么好处的东西。每次我学习进展慢时，就被打。神，我的神，我那时在学校受了多少苦，我是多么委屈（被骗去学校）！

无论如何，神啊，我们（这些孩童）总算见到向你祷告的人。我们从他们学到，你是一位大能的，能听祷告的，又能赶来帮助我们的，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你的实体）。说真话，那时我虽然小，我已经向你祷告了。你是我的投靠，我的避难所。我祈求时，真的没能控制我的舌头，拼命求你免除我在学校的责打。

自小在无神学校长大的苏联士兵们在前线祷告。他们不晓得怎样祷告，许多就祈求说：“神与母亲的灵，救命！”共产党的老干部在史达林清算期间，与我们一同被关在牢房。他们告诉我们说，在情况危急时他们也祷告。

这些祷告是一种遥远的回音。圣基特鲁德（St Gertrude）的祷告是：“耶稣，我是你，你是我；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我们俩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全新的活物。”

但人们总是祷告。我晓得一位无神论的讲师，在发表无神讲章之前，就向神祷告，祈求讲论成功。这是他赖以糊口的唯一生计。

无论是无意中或有意的，人们总是寻求与神来往。如果他们恒心寻求，他们就得以见神。

## 预言

无神手册作者们否认预言的可能。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否决了预言。但为什么大科学家牛顿却写了一本书，称为《预言的观察》？如果有人配称为科学家，他不是第一人吗？他不是被称为“理由之父”吗？他是第一位给耶稣的生平作出科学记录的人。

与其辩论预言有没有可能，让我们考察事实。证实了的事实就自己会说话。有没有事实证明预言成就了？

就是稍微认识圣经，也晓得数以百计的预言已经成就，另一些正在我们的眼前实现。

首先是有关耶稣的预言，就是圣经的最大主题。

在圣经里预言说基督必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来自犹大支派。先知弥迦在基督出世七百年前，就预言祂必诞生在伯利恒城。那时以赛亚也正在服侍百姓，而且因此受苦。先知撒加利亚预言耶稣将会谦卑的骑着骡子进耶路撒冷。诗篇41篇预言祂的一个门徒会出卖祂。撒加利亚说这出卖者将会得到多少钱，这些钱又会如何。耶稣的受鞭打，被吐以唾沫也被预言了。

大约基督降生五百年前，先知撒加利亚写道，人们将会注视他们所钉的。大卫说祂的手脚将会被钉。耶稣的复活也预先说了。

就算这些预言的一部分可能是耶稣与祂门徒自己试图“制造”，好符合预言，就如祂骑着骡子进城，以及祂在十字架上的呼喊说“我渴了！”但罗马兵丁何必理会犹太人的预言？但四福音都详尽地述说耶稣受难时，士兵们为祂的衣服抽签。约翰加上说，因为祂的内衣是一整块的，太贵重了，不宜切开给四个兵士。

还有耶稣的复活，可以刻意制造吗？

就算耶稣是一个大骗子，就如无神论者喜欢形容的，祂能在犹太人和罗马人的警惕眼光下，避免死在十字架上，避免脚骨被打断（成就另一个预言），又能从密封的山洞坟墓里走出来？如果祂真的做的这一切，祂能依靠那些已经吓破胆的门徒，压倒守卫们，前来营救祂吗？

摩森 (Mommsen) 是罗马帝国有名的历史家。他称救主的复活是罗马历史最可靠的事实。它不可能是人的制造。它是预言的成就。

## 有关犹太人的预言

“没有预言”，他们这样说。“那些我们所谓的先知不过是聪明人，所以能预测未发生的事件。”

按照《无神手册》，人类顶尖聪明的天才，莫过如马克思，英格斯，列宁等人。他们的脑海中有《无神手册》认为是了解政治和社会事件的最重要能力，就是历史物质主义 (Historic Materialism)。

马克思写了一本书，称为《犹太人问题》。他显然拥有历史物质主义认为一位思想家该有的品质。为什么他活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却看不出分散各国的犹太人将会回归祖地，重新成国？列宁活在二十世纪。锡安运动已经出现，日益壮大。作为人类最大智者的列宁，并不以为犹太人会聚集的祖地。他连锡安派也不曾提及。他完全没有想到这运动会成功。

史达林写了一本书称为《国家问题》。这书在第一次大战之前写成。这位被无神论者们尊为人类有史以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伟大之天才，却不以为犹太人是一个国家，因为犹太人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国家定义。

但犹太国却无视马克思著作里的反犹主义，或史达林书中的忽视，成立了以色列，完成了另一本书的预言，就是无神论者藐视的圣经。

普鲁士王福利德力一度问他的军牧说：“给我一个明确的证据，有关圣经的启示。”那位军牧回答道：“就是犹太人，殿下。”犹太人和他们奇迹似的历史就是圣经预言的另一个明证。

奇怪的是，《无神手册》的其中几位作者也是犹太人，成就了圣经的一个预言说，一些犹太人将会成为万民的咒诅。但致力反对无神论，努力传布神的知识的，也有许多是犹太人，成就圣经另一个预言说，以色列的一些余民将会回归他们的救主耶稣，成为万民的祝福。

有关犹太人的预言，始于四千五百年前。那时神对亚伯拉罕（第一个犹太人）说的：“我将叫你成为大国。”

基督教世界以犹太人耶稣基督为名。共产阵营则尊崇犹太人马克思。全宇宙则称为犹太人爱因斯坦之宇宙。超过六成的诺贝尔奖得主为犹太人，其中包括了令人为之悲哀的苏联作者伯利巴斯特纳（Boris Pasternak）。犹太人在共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如特罗斯基，欣罗维，卡么尼。列宁是半犹太人。但如今在苏联境内发动的反政府争斗中，犹太人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里维农 Litvinov，作家但以理，克拉斯诺（Krasnov-Levitin）并其他下监的自由斗士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也活跃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他们在许多西方国家掌握政府高职。称为“核弹之父”的特里（Teller）也是一个犹太人。

哈里孙（Dr Sale Harrison）在他的书《了不起的犹太人》里写道：“没有人会怀疑今日的犹太人掌控世界的钱箱。无论他们到哪里，他们总是成为那里的金融魔术师。”

巴斯莫里在他的书《今日事件中的圣经之光》里写道：“按电脑统计，西欧的学博士，不计英国，约有七成是犹太人。”

罗马天主教廷史上第一次雇佣一名妇女。她是一个犹太裔的基督徒。

西莫尼（Simone Weil）是今日天主教最深入的神学家。

希伯来文是世上唯一复用的古文，如今通行在以色列。这样的事不曾发生在拉丁文，古希腊文，斯拉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或任何其他古文。

于是就成就了预言。一个小贝多因族成了大国——大在每一方面，好与坏。甚至是国际无神联合会的主席和它的伟大领袖爱洛斯拉维斯基 Jaroslavski，也是一个犹太人。

那句预言还说：“你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凡是感到自己受惠于共产主义的，正是欠了犹太人马克思一笔债。凡感到受惠于资本主义的，也欠了许多创立这制度的众犹太人。凡受惠于基督教的，就是受惠于犹太人耶稣。

神的话说：“凡为你祝福的，我要赐福给他们；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创世记 12: 3）。历史显明犹太人的朋友总是获得好处。当西班牙把犹太人排除出去时，太阳就从她的帝国下落。俄国沙皇逼迫犹太人，也就得到她的报应。纳粹德国也是。凡给犹太人自有的国家，自己也享得自由。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过后，有话说犹太人将要被分散列国。当今的世界有三大种族是被分散的：吉普赛人，阿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其中犹太人被散布最广。世上少有完全没有犹太人的国家。

耶稣预言耶路撒冷的毁灭，就是公元 70 年发生的。先知何西亚预言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祂，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何西亚书 9:17）。这话正应验了。申命记 28: 36 写道：“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事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世界各地不是都称犹太人为“肮脏的犹太人”吗？

但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也是预言了。这正发生在我们眼前。这圣书的民族终于回到他们的祖国。

圣经重复说，神定意叫这一族成为祂特殊的子民。这话就成了。

其他民族的起源总是包含在传说和神话中。何人能说第一个俄罗斯人是谁？或谁是第一个德国人，或土耳其人？但问任何一个犹太人，他就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亚伯拉罕。”

犹太人正是圣经可靠性的明证。这便是他们特殊之处。同样特殊的，是他们的发展。犹太人只占全球人口的半巴仙，但他们受到的痛苦却是远超比例。他们获得的拯救和回归祖国也是“超比例”，“超常理”的。他们的特殊也在他们的整个历史都已经被预言了。神透过摩西说：“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要变为荒凉”（利未记 26: 33）。“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祂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稀少”（申命记 4: 27）。

后来，另一个预言说及以色列余民的聚集：“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以西结书 36: 24）

犹太人特殊之处是，当他们分散全球时，他们并没有与他族混合。犹太人总是犹太人。在苏联，他并不成为犹太裔的苏联人，却是苏联的犹太人。在他国也是如此。虽然犹太人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作他们的后盾，可是依然不为他国同化。

他们是唯一不被大痛苦毁灭的民族。埃及的法老，亚述诸王，罗马皇帝，十字军，异教裁判所，并纳粹，都尝试用放逐，占领，充公，酷刑，屠杀他们百万计的人；这一切都足以破碎任何民族的心，可是犹太人却挺了过来。

神应许说，祂将会把犹太人从地的四极收集回来。这是以赛亚在公元前七百年说的。也就是耶路撒冷被攻破，百姓分散世界的八百年之前。以赛亚怎样知道犹太人将会分散，又将会被召回？

回归的犹太人很少是虔心宗教的。绝大多数不晓得圣经。在少数懂得圣经预言的人中，只有极少部分相信这些预言。但他们却被带回。你或者说这是盲目的冲动，就如鸟类在秋天就会往南方避冬；换句话说，就是神的能力催动他们，好叫祂的预言得以成就。

另一个提及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预言，说他们将会有两种方法回来（耶利米书 16: 14-16）。

首先是，神将会差遣渔人捞捕他们。锡安运动就利用建立犹太独立国为饵，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回归。

其次是，神将会差遣许多“猎人”追打犹太人。全球的反犹主义，尤其是在希特勒时期，就把犹太人都赶回巴勒斯坦。

另一个预言是，以色列的余民将会在末世回归基督。这也在成就中。

我已经提及犹太人爱因斯坦仰慕耶稣。

有名的犹太诗人法兰斯 (Franz Werfel) 写了一本有名的基督教书籍《伯纳笛提之歌》。伟大的犹太小说家沙龙 (Sholom Asch) 也成为基督徒。他写了有名的《拿撒勒人耶稣》。伟大的犹太哲学家马丁 (Martin Buber) 称耶稣为“我伟大的长兄”。亨利 (Henri Bergson) 也宣称自己为基督徒。尼尔 (Niels Bohr)，伟大的物理学家也是。第一个进入同温层的奥古斯特 (Auguste Piccard) 也是。

让我们稍微停顿，看看共产党发表的预言？英格尔在 1888 年九月十日，写信给索格，预言说十年之内，加拿大必为美国并吞。如今已经过了一百年，这事还未实现。

克林斯基同志在 1958 年预言说在五年之内，苏联必然在物质上超越美国。如今已经是 1975 年了，苏联还需要从美国输入小麦！除非有神的特别恩赐，人真的不能预测未来。

我们的无神朋友们曾预言说，共产国家永远精诚团结。如今我们却看见苏联正在与共产中国，南斯拉夫，并罗马尼亚争吵。可靠的预言完全是神的灵专有的，写在圣经中。

## 有关末后日子的预言

无神手册否认预言。他们说：“无数的圣经预言只在事后才写的。那些有关的经文其实是在有关的事情发生之后，才加在圣经里。”

真的吗？我们无神论朋友们真的以为我们可以相信，以色列在历史上的胜利，在希特勒纽伦堡的褐色大厦上飘扬的锡安大旗，并犹太国的重新建立，都是近来才加入圣经的故事吗？死海古卷不是已经证实现存的旧约圣经记录，在基督在世的日子已经写成了。（其中最早的抄本，是公元前一百年写的）。至于新约圣经，它的古抄本也包含了渔夫彼得预言说，凡有形的东西都要被烈火销毁，预示核子的毁灭。

在三千年前没有可能发生世界大战，因为当时完全没有洲际的通讯。若有也是极其原始的。

但先知耶利米在基督之前六百年已经预言世界大战。他那时也不知道有美国或澳洲，或日本，但他却说：“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耶利米书 25：27-33）

这预言在二千六百年后成就。数以千计被杀的人，从日本到苏联到法国。这场战争中，战死的包括美国人，中国人，德国人，犹太人。这种杀戮也是下一个世界大战的预示。

耶稣说及末日：“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初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马太福音 24：21）。事情也这样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未曾有那种苦难，就如纳粹毒气房和焚烧炉，并史达林和毛泽东的屠杀。

基督说：“那些日子若不是减少了，凡有血气的都不能得救。”当祂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能够危及全人类的工具。那时的人使用弓箭与刀剑。没有人能够威胁全人类的生存。但如今大毁灭的武器已经有了。



但何必谈那么远？共产主义本身便是预言的成就。它就如圣经提及的敌基督：“他与圣徒作战，并且胜过众圣徒。他必得到权柄，统治一切种族，言语与国家。”

另一位先知形容共产主义的能力。他说他们将会扩大自己的欲望就如地狱，也如死亡。他们总不能满足，直到他们捕获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我们基督徒感到这样的欲望是不合理的。史达林在统治十亿人口，获得众人欢呼为人间最大天才时，会感到快乐吗？他的妻子自杀。他把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下在牢中。他不信任任何人，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同志，而且有很好的理由。他最亲密的杀手正在等着他的死期，好宣称他为一个罪人。克鲁斯基说史达林一度大声说：“我甚至不信我自己！”

一个故事说，一位富人病重。有人告诉他说，只要他穿一件快乐人的衣服，他就能痊愈。于是他就打发仆人去寻找一个快乐人，好买他的衣服，任何天价都无妨。可是那仆人却不能找到任何快乐人。因为每个人都妒忌他人比他快乐。不然就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快乐。再不然就是心中充满了不能达到的欲求。仆人多方寻求后，才找到一个伐木人，赤着上身，快乐地砍柴。他们就问他说：“你快乐吗？”他回答道：“真正快乐。”他们就要求他的衣服，不计任何价钱。可是他却没有上衣。

快乐不在乎统治世界，却在与神联合。我们的共产党朋友们不晓得这个秘密。于是他们不断扩大他们的目标，却一直不能满足，反而离开（他们声称要建立的）乌托邦更远了。

我们无神论的朋友们常投诉说，他们在苏联的计划推行的太慢了。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说：他们必定得胜！他们所预备迎接的敌基督必将掌握世界。共产主义必然得胜一时，就是在历史中的一会儿。

但最终耶稣将会回来。祂的脚要站在以色列的橄榄山上。圣经写道：“众目要看见祂。”当使徒约翰写这话时，人们必然难以明白。一个住在西班牙或北非的人如何看见耶稣降临在（以色列的）橄榄山？

如今出现的电视机，证实圣经的预言是真的。全世界都可以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全世界也将看见耶稣的再来。

那时因耶稣的名，万膝要跪拜。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承认基督耶稣为主，把荣耀归于父神。

这有福的日子将会来到，当一切权能都回归耶稣基督。当祂回来世界，我们这可怜的地球就得解除它的罪恶与忧愁。

在那个日子未到之前，我们必须先经历可怕的灾难。其中一种灾难前的预兆就是，许多人将会举行和平会议，谈及限制军备。圣经提及：“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帖前 5: 3）

当使徒保罗写这个预言时，人们没有方法突然毁灭世界。刀剑如何能？如今多国已经拥有核武器了。

在现今的这些日子，预言成了极其重要。耶稣预言说外邦人将要统治耶路撒冷，“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犹太人在 1967 年得回耶路撒冷的主权，可能意味外邦人的时候接近尾声；就是外邦人可以信主得救的日子将要结束了。这时候非犹太人最是需要赶快相信基督了。但这时撒旦却藉着《无神手册》散布疑惑，叫人不信预言的真实性。

这书本身便成就了圣经的预言说：“十架的道理，在那将亡的人看来为愚昧。。。”

我们无神论的对手们时常拜访东正教堂，好了解他们的对象。有时他们会在那儿作一个默祷，因为体验到其中的神圣。

他们在这些教堂里可以听到苏联人民的古老歌曲，赞美童女玛利亚的颂词：“满有恩典的玛利亚啊，神与你同在。”如果他们晓得圣经的预言，他们就发现自己正在实现路加的预言：“万代要称我有福”（路加福音 1: 48）。

基督徒从来不怀疑预言，因为他们发现许多正印验在自己的身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发现许久之之前这已经预定了。圣经说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归于基督耶稣。这预言引申到远古的时代！

我们又发现我们的将来也被预言了：“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于是我们晓得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晓得神为我们储存的好处。

## 谁创造神？

这天地间有神。我们可以与祂联系。祂已经藉着祂的众先知和祂的爱子耶稣基督显示了自己。

自然界就如一个宴席。其中有香蕉，西瓜，番茄，小麦。但宴会总不能少了一位厨师。世界也少不了一位创造者。这便是神存在最好的论点。

但我们的反对者们有权回应以另一个问题。如果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原因，你把那原因称为神，那么这神肯定也有它的原因。谁造了祂？我想这问题完全合理。当我小时，我也问同样的问题。

所有的物质都是不断地移动。它的现在光景与一秒钟前的情形不同。引起这分别总有它的原因。我们使用时间测量物质的移动。在时间中，一些物质产生能力，成为新变化的催动力。少了最初的催动力，就难以想象物质。

但时间中的存在不是存在的唯一形式。有一种存在，在时间之外，没有之前或之后；没有因或果。这是神的领域。祂创造万物。祂属于自我存在的领域。没有人创造祂。

哪一个先有，鸡或蛋？这是古老的问题。如果先有蛋，是谁生的？如果先有鸡，它来自何处？如果你不了解这问题有三个前提，就永远不能得到结论：

- 1) 有一只鸡；
- 2) 有一粒蛋；
- 3) 有先，有后。

我们思想习于使用先后作为了解事物的动作。但时间却不是一个独立体，与我们观察的物质分离。这是爱因斯坦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的基础。动态的能量产生动作，给我们时间的概念。那么静态的能量呢（宇宙中含有巨大的静态能量）？它正在沉

寂中。且想象一个只有静态能量的世界。其中没有任何动作。于是就没有可以测量时间的工具。这就成了一个没有时间的宇宙。灵的世界也是没有时间的，这也是神的世界。我们称祂为永恒。永恒不是无限长的时间，却是没有时间。

让我们尝试解释上述的意思。

假如在一颗 2000 光年外的行星上，有一种生物比我们更智慧，能用非常先进的望远镜看我们地球，甚至能看见地上的居民。

假如他们今天看巴勒斯坦的伯利恒，他们会看到什么？耶稣的诞生。他们会看到牧羊人，又看见东方的拜火教徒，玛利亚，约瑟，并那婴孩；因为光速需要二千年才能抵达那颗行星。对我们说来，基督的诞生是过去的事。对那颗行星上的人，这是今天发生的事。

再想象另一颗 3500 光年外的行星，有更先进的人，也在观察地球。他们将会看见以色列的孩子们在摩西的带领下，向迦南地前进。他们又看见这些以色列人正在听摩西预言说，有一位救主将要诞生。这些星球人也为此欢喜。对他们说来，耶稣的诞生还是将来的事（他们必须等 1500 年，才能看见基督诞生）。

同一件事情（基督诞生），对我们来说是过去了；对第一颗星球的人是现在的事；对第二颗星的人是未来的事。对一个能够同时看见这三地的灵，这事（基督诞生）是现在，或过去，或未来？这灵没有过去或未来。一切事件对它都是现在。

那问题“那个先有，鸡或蛋？”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没有先后。在没有过去或未来的世界里，这问题没有意义。“谁在神之前，创造了神？”也是。没有东西是以前的。

我们的“现在”在宇宙的现象中是没有价值的。在原子内部的变化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这个时候看见的星星形象，可能在几十年前已经消失了。反物质（*omega-minus baron*）只能存在一百五十亿分之一秒。我们只能在它消失好久后才发现它曾经出现。

爱因斯坦写道：“每段时间都有它的时间。”又说：“在谈及时间，必须也谈及某些物体，不然的话，说一宗事件的时间就没有意义。”对永远的灵，是没有时间的。对它而言，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关联的。神是独一的。祂创造的真实世界是单一的磁场。当我们到达阿弥迦（终点）时，那一直以来用时间测量的事件都变成了无比欢乐的崇拜。

有一个故事说及一名基督教僧人，受命到山间砍柴。他在其中听到一只乐园的小鸟啼叫。他侧耳听了一会，就赶快收工下山。当他抵达修道院时，守门人不认识他。院长和其他的僧人都是陌生的。没有人认识他。最后有人想起这修道院有一个传说，数百年前有一个僧人出去山间砍柴，从此就消失了。对那僧人，只不过是听片刻乐园之歌，对其他人却是数个世纪。

这中古的传说今日成为科学的事实，称为兰克威现象（*paradox of Langevin*）。

对一位火车上的人，他渡过的时间显然比一个坐在铁轨旁边的人少了一点。连他手上的手表，时间的过去也慢了下来。车上的一切事物都是。

想象一枚火箭以光速进行。地上的后勤人员正在观察，发现太空人的心跳也慢了下来。虽然在太空人本身，一切都像过去一样。

按照兰格威无以伦比的计算，一个人如果乘坐光速二万分之一的火箭，在太空飞行二年，回到地球时，就发现地球的时间已经过了两百年。如果他三十岁出发，他的女儿才出世。回来时他三十二岁，女儿已经二百岁（如果这女儿真的那么长命）。

这样的火箭不纯然是想象。有一种火箭比光速更快得多。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火箭。只消数秒钟，我的思想就从遥远的银河系回到我家中的老母，再转回乐园，从乐园又转折到监狱走廊的一间囚室，从那里返回遥远的星星。然后我决定与亚当和亚伯团聚，但我又能马上离开他们，思想将来的千禧年，再回到我自己的囚室，吃那碗刚送来的晚餐。灵并不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死亡在时间内出现。在时间里，事件发生有先有后。我曾出世，我正在生长，我将会死，我又会复活。在无时间之中，事情并不是这样发生。于是就没有余地让我这人离世。

如果我乘着一列火车，按照稳定的速度向一个方向前进，我就会感到城市和乡村在我的身旁经过。在窗口我看到它们就如一系列的景点，有先有后。但事实上这些景点同时存在。它们只是对我好像是有先有后。在戏院，我看到一些人的出世到死亡。但在放映室中，那一大卷电影的菲林中同时含有那些人的出生，发展，与死亡。他们只是对我看来有先后。

我们习于在有重力的状况下生活。当第一位太空人意识到他们可以在无重力的状况下生活时，他们感到惊讶。我们如今生活在时间之中。事物总是有先有后。所以我们深信自己会死，会腐化。但也有无时间的境界，神的境界。祂是一切受造物的非受造之主宰。我们在祂里面有永存的生命，活动，存留。当我们还在时间之中时，我们生活在好像一系列的活动。但把我们的时间概念使用在灵界，就如把它使用在核子物理学一样愚蠢。

按照相对论，在光速之中，时钟就停止操作。物质本身成了加速的阻碍。于是圣经称神为《光》，基督徒被称为《世界之光》，对吗？

如今每个人一听见爱因斯坦的名字，就肃然起敬。但我的反对者们应该记得，列宁曾经大力评击《相对论》，又把马斯（Mach）称为科学界的犹大。（马斯给爱因斯坦动机，以致写成《相对论》。）苏联物理学家好久都不理会爱因斯坦和他的整个理论。

## 死后的生命

马克思主义者不晓得生命是什么。苏联学者欧巴林（Oparin）说，“生命就是物质的一种移动。”有一个少年人不晓得怎样处理这定义，就问他的马克思主义父亲：“我该相信什么？我可以如何善用我的生命？”但他的父亲不能给他答案。因为这少年人其实正在问：一种动作（他整个人的运作，包括他身体里的细胞）“应当”如何运作。（也像问：这大宇宙“应当”如何操作。）

基督徒的答案多么有力：“生命是一个人，耶稣基督。祂的友谊是你接受的，祂的榜样是你跟随的。”

生命是一个永远的恩赐。它的地上寄居时期是用来无私地服侍他人，它的未来便是与创造者在乐园永远欢聚（地上的生命便是这乐园前院的更衣室）。

马克思主义者不晓得生命是什么，就不能知道什么是死亡。于是死亡成了一种恐惧，没有宗教的安慰与希望。他们只能对丧家说：“那死了的人永远消失了。但社会主义继续向前迈进，不久我们就要登陆火星了！”这有什么安慰呢？

在马克思本人丧子时，他写信给拉萨里（Lassalee）说：“我儿子的死给我很大的打击。仿佛就如昨日的事。我可怜的太太完全崩毁了。”

我们同情他的感受。他不晓得基督徒胜过死亡。

苏联基督徒塔兰托（Talantov）为信仰死在监里。他的长子继续为基督争斗。不久这长子也死在牢中。次子继续争斗。如今次子也死在牢中。这些人不怕死。

斯克里（Skripnikov）在苏联为基督的争斗被枪毙。他女儿艾达不怕父亲的遭遇，继续奋斗。她已经下牢四次，因为她坚持自己的信仰。

对无神论者，死亡就如县吊在他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Damocles）之剑。提醒他们，不久他们一切的快乐（或忧愁！）都将成为过去。

在苏联革命期间，在特驰卡（Tcheka）恐怖时代，党方下令把一群基督徒淹死。其中一位信徒喊道：“我们到神那里去！陆路和海路有什么分别？”他们都不害怕。

无神手册否认死后的生命，说这是宗教理论的主要根据，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但如果人死后，什么也没有了，那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且让我们假定共产党的理念成功了。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社会，没有贫富的差别，没有战争或革命，只有财富，文化，并每个人的快乐。但人还是会死。穷人死得容易。他们没有什么损失。快乐人却死得难。列宁堡的共产党总书记基罗（Kirov），就是后来被史达林暗杀的，曾身居高位，生活写意。他末了的话是：“我愿意活着，活着，活着。”如果史达林没有杀他，过了若干年他依然要死，而且他末了的话，还是相同的。

我们都会死。这不由我们决定。如果死后没有任何事物，最美丽的生命也只会像给一个定了死刑的犯人一顿丰富的晚餐。他吃了美味之后就上吊。他可能曾经生活在完美的社会，但至终他会腐化，每个人都会忘了他。

试图去安慰一个正在癌症临终里的病人说：“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快乐的共产社会；”或“科学正在成就大事。我们已经到了月球，不久就要登陆金星。”这不能给人多大的安慰。但告诉一个垂死的人有关一位慈祥的天父，并基督徒的盼望，永远与天父同在，你就看到它的不同。

如果无神论者正确，死后没有生命，“我们的昨日就如一个傻瓜走向死亡。”或“生命就如一个可怜的演员，在台上又叫又闹，过后就没有人听见他了。这是一个傻瓜说的故事，充满了声响与怒气，可是毫无意义。”（莎士比亚）

但生命在死后继续。人心深深刻画着，善恶必有报应，又有永恒。

基督徒自我牺牲，因为他们相信永生。但共产党为何也自我牺牲？在沙皇的监牢里，好些共产党为他们的马克思信仰而死。他们的同志们中，却没有一个纪念他们。年少一辈的同志们根本不晓得他们的名字。他们被遗忘了。今日在一些非共国家，也有共产党死在监狱里。他们为什么牺牲？基督徒相信有永远的报答。共产党为什么要为一个理想而死，就是他不能享受它的成果的，而他所要放弃的自己之生命，是他唯一所有的。在共产主义之下，人一样会死，被虫子所吃。其实这些共产党如果不是在骨子里晓得，死亡不是终点，人的一切付出终必会有报答，他们就绝不会为党捐躯。

所有的现代科学都是基于能量平衡定律，就如拉瓦斯(Lavoisier)说的。能量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这定律只在原子内部才不能使用。）

人是一团能量：热能，电能，化学能，还有属灵的能量。在一个人死了之后，这些能量到了哪里去了？它们并没有消失。身体腐化了，它的原子如今进入新的组合。热能没有消失，它是分散到房间去了。身体里的电能也是。那么我们的灵呢？意志力呢？思想力呢？还有感觉？这些能力到了哪里去了？这些能力会不会在死亡时转变为低级的能量，如物理的能量？若是如此，我们在死后该能跳双倍高。不，属灵的能量依然是属灵的。我的灵回到属灵能量的总站。它回到永远的大灵去，就是神。

如果我们的灵已经预备好这种回归于神，如果它已经培养了神国里有价值的东西，就如爱，真理，信，盼望，和平，温柔，乐于处身卑微，那么死亡意即灵回归故乡。那新天地是这灵魂的乐园，是这灵魂最渴慕的。但如果我们的灵魂在入那国度之前，完全没有准备，反而是充满了罪恶和诸多的贪欲，它的新生命将会极其不快乐。这就是地狱。

就如水蒸气无声无息地升空，我们的生命也这样每天静悄悄的流失。但水蒸气依然存在，我们的灵魂也是。使徒雅各写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这生命并不是完全消失了。蒸汽化为水滴，它没有消失。地上的生命过去了，但这生命并不是完全没有了。一条毛虫变成蛹，蛹就变成蝴蝶。死人不再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并不意味他们不再有了。

如果我们能够与一只胎儿说话，告诉他说他在妈妈的胎中不过是一个预备阶段，真正的生命是在另一个世界，而且那世界是它不能了解的。那种胎儿大概会像《无神手册》一样地回答道：“不要用这些宗教的迷信来干扰我！胎里的生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生命。没有别生命了。那些都是贪婪的牧职人员的谎言！”

但如果这只胎儿可以思想，他就会对自己说：“我头上的双眼正在发展，那是为了什么？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观看的。我的双脚也正在生长。在这里甚至没有空间给它们伸展。我必须把它们收缩到胸前。它们叫我和妈妈都感到难堪。我在胎中的发展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以后有一个充满光亮与颜色的世界，让我的眼睛观看。那个世界也必须有足够的空间给我的双脚奔跑。它也必须有许多工作与奋斗，让我的双手和双拳可以使用。”这样的反省就可以给胎儿真亮光，虽然目前它不能体验到下一个世界。

这正是我们的光景。基督教导我们说，这地上的生命不过是胎儿时期，只为将来的真生命预备。我们怎样晓得？如果神单单只为我们造了这地上的生命，祂必然先给我们老年的智慧与经验，然后才给我们年轻的力气。于是我们才会晓得怎样生活。但如今我们却先得少年的气力，没有智慧，几乎都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抛掉。当我们晓得智慧之后，丧车已经抵达门口了。那么我们一生收集智慧来干嘛？这是为了下一个生命呀！

身体与灵魂不单是不同的个体，也是有相反的发展。我们年纪老大，身体老化了，灵魂却开始丰富起来。灵魂与身体就如两个登山客，一个往上爬，一个往下落。谁说当我的身体落下山脚，快要破碎时，我的灵魂也与它一同腐烂？在登上最高峰后，这灵魂岂不更像要飞升上天，就如毛泽东在《不朽者》中说及他妻子的灵魂？

我渡过许多年在单独囚室里，没有书本。我就想象自己是苏联的总理，或英国的国王，或教皇，或乞丐。我可以想象这一切处境。这些都是可能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命中可能的事。生命的丰富的。它可以叫一个军曹成为法国的皇帝，又叫这皇帝成为一个小岛上的囚犯。贫穷人可以成为百万富豪。富人也可以成为一贫如洗。史达林是一个酗酒鞋匠的孩子，一个乔治人，神学生；但却成了苏联与整个共产集团的独裁者。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名字就从历史上被涂抹。这一切事都可能在生命中出现，于是就可以想象。但当我试图想象我死了，却不成功，因为死亡并不可能。

如果你真的努力想象自己死了，你至多只能看见自己在一只棺木中，停放在追思堂里。但你之能看见自己躺在一只棺木中，就显示你还未死。一个死人不能看见。死亡之不能被想象，是生命永恒的一个不可小觑的证据。

重要的是，不可把永恒与无限长的时间相混，两者其实不同。没有所谓的无限长之时间！永恒是没有时间。

我们在梦中可以看到一点有关这个。在其中我们的思想有时极其迅速地移动。一系列的动作通常需要好长的时间，梦中只消眨眼之间。空间的关系也消除了。我们只消一秒钟便能越过极远的距离。我们在梦中不受时空的限制。于是我们就可以察觉如今我们所谓的“真实生活”，其实是一堵墙，阻碍我们看见另一种生命。

人的身体只需要几样事物就可以感到满足：食物，衣服，房子，休息，并在某些年龄需要一位异性伴侣。那么资本主义或苏联上层阶级都有充足的物质，为何却有时不满足，心中忧愁？为什么那些为了信仰被囚的人，手上圈着锁链，又冷又饿，几年不得见自己亲爱的人，却可以欢喜快乐？什么使饱足的身体忧愁，又能使受苦的身体欢乐？这是灵魂。

当我们肉体还活着时，灵魂就显出自己与身体的彼此依靠；但也显出它的独立性。它那么能独立，以至于能决定为了某些缘故内心的缘故，杀死自己的身体。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身体的死亡意即这独立，有意志力的灵魂也同时死了。

在圣经的列王记下（25：16）提到一些奇特的话。人们正在估计所罗门王用来建造圣殿的各种物品。这个估计的结束语是：“这些器皿的铜没有重量。”

有没有无重量的铜器？就算是鹅的绒毛也有重量。其实，只在某一件特定的铜器才有重量。概括的“铜”并没有重量。

学者的哲学分别物件的真实含义和它的偶尔事件。他们说的对。面包的真像是一种发酵的面粉，经过烤烘，成为食物。这真像没有重量。但日常出现的面包，属于偶发事件。它可以是一只大麦面包，小麦面包，新鲜面包，逾期面包，方形大面包或条形小面包。这些面包就有重量。在偶发事件中，个别的面包有重量，有颜色，有不同的形状。但面包的真情却是没有这一切重量或颜色。铜也是。

还有，连这些偶发事件中的物品，只在地心吸力中才有重量。在外太空，它们也是没有重量的。

所罗门王建造了一个属灵的圣殿。没有巴比伦的士兵能把所罗门心中为神建立的圣殿，拆毁或扛走。

在1968年十一月一日，苏联当局立法规定，任何父母若教孩子们基督信仰，当局就有权把孩子带走，送去无神的寄宿学校。基督徒父母忍受这种压力。索罗博达家的三个孩子被夺去了；马洛家失去七个孩子。但有谁能把人心里对孩子的关爱夺去？

“孩子”一词也有它的真意，和它的偶发事件。后者是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我的孩子曾经是一只胚胎，起初很像一只动物；然后它形成了一个婴孩；然后是一个喜欢玩洋娃娃的小女孩。如今她正在上学。我可以用手抱着这孩子。她也可能（被人或政府）拐带到远方。她可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或是一个落在歧途上的孩子。这些偶发中的孩子可以有许多不同。但她是我的孩子的事实却不会改变。一个母亲与她孩子的关系属于真实的世界。我们不怕共产党将会对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偶发的世界里作出什么。母子的关系绝不改变。

生命也是如此。生命怎么会怕死亡的打击？

我曾经有一个富足的生命，或是一个贫穷的生命；一个快乐的生命，或是一个悲伤的生命；一个自由人的生命，或是一个囚犯的生命；一个健康人的生命，或是一个病人的生命。如果我把自已锁定在生命的其中一种形式，当那种形式的生命消失时，我的生命便消失。对一些人，当他们不再有钱时，生命就不再有意义了。

但我们基督徒生活在生命的真意中。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希伯来文没有使用“是”一字。苏联文也没有使用这字。耶稣其实说：“我--道路--真理--生命。”祂把自己当作是这些抽象的形容。

就如树木。你可以把全世界的树木都烧光了，可是“树”的形象却分毫不损。

人也是。生命也是。有自私的生命，也有慷慨的，为他人牺牲的生命；有活跃的生命，也有安静默想的生命。

耶稣没有把自己绑定在某一种特定的生命，却是指生命。祂也教导我们这样做。我不把自己固定在六十五年前出生，注定要死的魏恩波。我是生命，与神长存，从亚当夏娃取得人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作为神子的生命，是不可朽坏的。

我这身体不是我的“我”。在某种意义上，我曾经拥有好多个身体：首先是一只胎儿，后来是一个婴孩，一个孩童，一个少年人。圣彼得写道：“我如今在这帐篷。”他是指自己在某个阶段里的身体。我曾经活在不同的帐篷里，但我与我的各个暂时居住的帐篷显然不同。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说：“我的魂极其愁苦。”留意祂的用词！每个人都会这样说。祂正在说及一个魂，又说那魂的拥有者正在观察自己的魂，看见这魂在愁苦中。但我并不把自己绑定在某种光景的魂中，就如我不绑定自己在某种光景的身体中。

我在我身体或我的心情（魂）里受苦。我晓得我正在受苦。我懂得那么多，以致懂得我在受苦。这个在我里面观察的是谁？这里面的人，晓得“我如今健康，”或“我如今正在死亡中。”这人是谁？他自己却没有改变。他不是一个人，却是那唯一的生命，神子在我里面的生命，那唯一不朽者。

耶稣说：“我是真理。”真理如何能消灭？如果我把自已当作真理，就像耶稣一样，谁还能毁灭我？无论我是在监狱或自由，是生是死，2+2依然是等于4。我与真理合一，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如果我与基督联合，如果我把这话当作是我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我就永远活着。

生命的最低形式是单细胞个体。这种细胞藉着分裂而繁殖。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等。不久就有大群单细胞。但第一颗细胞是否已经死了？它其实是改变了自己存在的形式。与其保持单一的细胞，它已经无限地生长。每天都有百万细胞死亡，但它们不过是第一颗细胞的一部分。那原始的细胞如今活在这一大群存活的细胞中。那细胞不过是改变了自己外面的形状。在生命的第一层阶段，已经出现“没有死亡”的现象。地上最高形式的活物（人）难道死了就消失了？

我们留心保存达文西的画，并米加兰吉洛的雕刻。那位造物主不会也至少像我们一样留心保存那些做成这种艺术品的人吗？

在永恒的世界，一个不悔改的希特勒难以和被他杀害的孩童们一同相处，于是必然有一个为义人预备的天堂，和一个为不义之人预备的地狱。

无神论者活着，就如自己不会死一般，是不对的。他们怎么晓得，自己会不会在最后的一刻，后悔自己的无神教训误导了百万人？

让他们从赫赫有名的反基督教的人物学习。这里是这些人临终的话。特里禳说：“我正在承受被定罪者的疼痛。”米拉北奥：“给我安眠药，好叫我不会想到永恒。”沃达里：“我被神与人抛弃。我将落到地狱。基督啊，耶稣基督啊！”法国皇帝查理九世：“我跟从的是怎样血腥，怎样邪恶的劝告呀。我完了，我看的真切了。”多马湃尼：“如果我拥有全世界，我都乐意献出来，只要收回我的书《理性年代》（注：一本反基督教的书）。主啊，帮助我。基督呀，救我。与我同在吧！孤单真的是地狱。”

我希望可以证实，永生的信仰并不如《无神手册》所说的那么可笑。他们可以这样说，只是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印刷权。

有一次，国际医学专家们正在进行交流。众专家谈论，什么外科手术才是难度最高的。一位德国医生说大脑手术最难。一位法国医生说是心脏手术。我们苏联的代表则说最难的是甲状腺手术。众人都哄堂大笑。可是这医生说：“你们以为我说的很笨。你们忘了，在大革命之后，我们必须先切开头颅，打开一条路，然后从后面达到甲状腺。因为我们被禁止打开病人的口。”

我已经未得共产政府允许就开了口。每当基督徒开口，你就看到他们说的不错。

## 科学与宗教

共产秘密警察能够从无辜者榨取一切想象的罪行，这是他们出了名的作风。在克鲁斯基时代，数以千计这样的“犯人”被送去劳改。如今苏联的这种手法依然没有改变。许多基督徒在苏联坐牢，为的是他们承认犯了宗教的谋杀。苏联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拥有这种对基督徒的愚蠢指控，而且承认这种罪名的人也不少。

在这些被苏联秘警折磨的囚犯中，有一位名叫科学同志。在被殴打，烙以烧红的热铁，或用其他方法虐待后，这位名叫科学的同志就作出叫人惊讶的认罪书，也被记录在《无神手册》里。这里只举出几个：

“科学已经显示，超自然的力量并不存在。”（我们可怜的愚笨人还以为科学只能显示物质。）“科学显示生命在宇宙中广泛散布。。。拥有理性生物的行星无限之多。。。这众多有人居住的世界，这就给基督教的赎罪论一个致命的打击。。。神迹完全不存在，已经是完全显示证实了，”等等。

我们必须把这整篇当作垃圾。让我们继续看看其他的声明。

《无神手册》总是说，科学与宗教总是互相冲突的，没有妥协的可能。但这是哪一种科学与哪一种宗教呀？两者都在不断的进展中。

宗教不再是五百年前的样子了，甚至与一百年前也大不相同了。

起初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基督将会在他们的一代从天而降。他们相信世界是平面的，地球便是宇宙的中心，神坐在上面不很远，把地上的大小事当作祂主要的事务。如今基督徒不再这样想。

神启示的是永远的。人对这些启示的想法却是暂时的（许多时候是误解了的）。

但科学也有变化。今日的中学生已经不再把尤克里，伽利略，或牛顿的科学作为绝对正确的。

我们的反对者们重施故技：他们用现代科学与原始宗教作为比较，就是用二十世纪的科学与三千多年前犹太人的宗教认识对比（当时的犹太人刚从埃及逃脱，目不识丁，生活在比今日吉普赛人更低的文化中。）这是不公平的。这就如比较今日的苏联与红印第安人时期的美洲，好叫人觉得苏联真的比美国先进。

今日的科学必须与今日最高的宗教思想比较，我们就看见两者相合多于冲突。

我们再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多数人会说，塑造一位大科学家的是理智。他们错了，品格才是第一要件。”品格是宗教与道德的东西。没有人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除非他建基在真诚的品格上。这便是基督教教导的东西。

一个只有科学知识的人不能成为可靠的科学家。他必须真诚。他必须相信自己在实验室里发现的东西。他必须有盼望，因为除非是这样，他就绝不会把自己的时间都花在研究上。他必须有热情，不然他就不会花无数的钟点在实验室中。他必须谦卑，接受事情的次序。他必须目标专一，因为如果他的心分散，他就不能发现什么。一位科学家必须能与他在同一间实验室的同事们合作。忍耐也是必须的，就如居里夫人，她过滤了八吨的沥青，才得到几微克的镭。还有，一位科学家还需要有判断，正确的判断。他必须告诉世界他所发现的，不加一点夸大。他必须有智慧，乐于自我牺牲，把会伤害人类的事物隐藏起来。一位只有科学知识的科学家，不是科学家。他必须先有道德的价值，就是宗教带给人类的。

史达林宣称：“科学是人类的救主。”他在原子能源时代的开始时说了这话。那正是科学给人类一种毁灭全球的能力。人类已经可以在眨眼之间把整座城市销毁，只因一些科学家没有遵守科学家该有的道德。科学必须紧紧联系宗教，不然就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正是因为缺乏这种联系，如今的我们生活在惊恐中。

连无神论也不能缺少基督教的道德价值。

无神手册写道：物质主义的概念是，除了无穷尽的物质在不断移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如果除了物质，就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那么物质主义的哲学也必然是物质。于是无神论者的信念也是物质。我的对手们爱无神论，恨宗教。他们的爱与恨也是物质吗？他们为一种理想而争斗，为一种理想而写书，同时否认灵性的价值。其实他们正活在这种（精神的）价值中，就算他们歪曲了这些价值。

他们又写道：“《对话物质主义》的真理是一切科学与实践所证实的；宗教和哲学的理念却无人能显示。”

于是科学和实践证明我们只是物质！意即这些作者们也只是物质。物质会那么用心去规劝另一堆物质（另一个人）吗？我的对手们是一堆物质，我也是。为什么他们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试图改变我的意见？

按照他们的说法，物质按照自己的规律，永远在移动。你不能说服一粒原子移动另一个方向。它只会按照规律中的方向。你也不能劝说一颗行星反向运转。那么写那书的专家们为什么试图劝说我？

很多时候，无神论者比他们的理论好的多。无神论士兵们在战场上为了救同志们，就牺牲自己。有那个傻瓜会为了一张木桌而牺牲自己？

谁愿意放弃享受，只为了使一张纸快乐？为同志们牺牲自己性命的无神论者，或为了解除一位朋友对宗教的迷思，就牺牲自己的一个黄昏的同志们，他们内心深处都不相信自己只是一堆物质。就如科学不能缺少宗教，无神论也不能缺少宗教里的一些价值观。

果然有些科学家反对宗教，但谁晓得科学会怎样发展？我们也难以预视宗教的未来发展。

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一些科学家们与宗教的冲突是无可弥补的。科学和宗教可能外面看来不相合，但依然可能两者都对，就如两种光学理论，一个说光是一种物质，另一个说光是一种波浪。两种在实验中都证实是正确的。有人以为所有的真理必须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理解。这是一种错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只知道部分的真理。

有时两位科学家计算同一个实验，从同样的数据却会作出不同的结论。人们也以为是接受的。这样的事多次发生。那么我们何必心中不安，只因为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宗教人士，从不同的观点，看到不同的事物？

拉里（Lord Rayleigh）和兰西威廉（Sir William Ramsay）的实验是有名的。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获得氮气。可是他们的结果总是有原子重量的差异。他们保持各自的数据，并不试图把这差异掩盖。这分歧后来证实对科学大有好处。在其中一种实验得到的氮气中，人们发现了那时未曾晓得的元素：氩气（Argon）。

于是我们不怕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我们的心可以接受所有的真实。我们按照耶稣的话：“让两样一起生长，等收割的时候。”我们让两种冲突的意见都有自由。

可是某些地方必然出现差错，因为我的反对者们提出的科学与宗教之可怕冲突，多数科学家却完全不晓得。

我反对者们必须承认爱因斯坦比他们晓得多一点有关于科学。证据是我们的宇宙是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而不是以《无神手册》的其中一位作者的名字。爱因斯坦说及一位更高的智慧，透过自然界显示祂自己。

或者你喜欢知道伟大的物理学家马斯贝兰 Max Planck 在他科学的自传里说的话：

“宗教与自然科学正在共同对抗‘教条主义’，‘不信派’，并‘迷信’。在这场战争中，战争的口号总是‘归向神’”。

无神手册的作者们是科学界人士。他们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上述两位大科学家完全不晓得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马斯贝兰甚至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称为“幻影问题 a phantom problem”。

无神手册这样说：“科学与宗教之间总是有一种无可避免的冲突。”他们却不能证实这个。

我已经引述了爱因斯坦和贝兰。其他的科学家们呢？他们晓不晓得这种冲突？

牛顿属于另一个世纪，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离不开牛顿理论中的宇宙。有一次，牛顿在他的实验室里制造了一个微型太阳系。他不信神的朋友看见就问：“谁造的？”牛顿回答道：“没有人。”那位朋友说：“你撒谎！告诉我谁造的？”牛顿回答道：“连这个小东西也必须有一个创造者，那么真正的太阳系，可以没有一个创造者吗？告诉我，你是怎样达到无神的结论的？”

无神的博士们承认牛顿在写完他主要的科学文章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时，用这些话作为结束：“一个有能力和智慧的全能者”，并表示相信有一种原始的动力创造了宇宙。这些博士们的解释是：牛顿活在十八世纪初，当时的人们还不晓得原子和化学和生物学的许多知识，所以才会相信宗教。他们也说，因为牛顿虔心宗教，于是就成为他科学的妨碍。但奇怪的是，到了二十世纪，牛顿的宇宙变成爱因斯坦宇宙时，这位曾经在少年时不信神的爱因斯坦，却在科学研究的顶峰时开始信神。

但让我们赶快留意到，我的反对者们并不为爱因斯坦烦恼，因为老百姓们并不能在苏联国土上读到爱因斯坦的书。这里的书店没有他的书。甚至在大学，这些书也是藏在图书馆的密室，一般读者不能接触到。于是他们就可以说，爱因斯坦坚持“科学与宗教不能合一。”

我的反对者们满足地说，拉布里斯 Laplace 说他无需“神的假设”。但大大有名苏联太空学家提贺 Tihov 在他的天文学著作中，开头便为神辩白，说我们无需“拉布里斯的假设”。但其实，拉布里斯也自称为基督徒。

无神手册的作者们说德斯卡特 Descartes 支持他们的论点。可是德斯卡特却是公认的基督徒。他们扭曲他的话之意思。德斯写道：“给我物质与动作，我就能创造宇宙！”这话的意思是明显的。宇宙的形成需要物质，动作，和一个智慧者。德斯卡特的

话是：“给我。。。 ”少了这智慧的我，纯物质与动作不能形成宇宙。我们受造成为一个小小创造者。

人们不能不对这本《无神手册》的作者们表示惊讶，他们可以那么随意地把各种言论强加在诸位名人的嘴上，就是这些名人未曾说过的。

但让我们放下这些过去的人物，回到我们这个世纪。

伟大的原子科学家黑森伯（Heisenberg）不可能读过《无神手册》，因为他发动一个呼吁，要求把科学与宗教联合起来！有名的太空学家詹姆斯（James Jeans）在他的书《神秘的宇宙 The Mysterious Universe》里写道：

宇宙开始看来更像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多于像一个巨大的机器。思想不再像一个偶然的侵犯者，挤入物质世界中。我们开始意识到，思想乃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当然这不是指我们的个别的思想，却是指那巨大的思想，就是创造我们这些小思想的主宰。。。我们发现者宇宙显示一种设计或控管的迹象，就如我们个别思想一般。。。我们并不像我们最初想象的，以为自己是宇宙的外人，入侵者。

牛顿出生在科学未昌明的世纪，是一件可惜的事。《无神手册》就解释说，故此牛顿会虔心宗教。这只是因为受到无知同僚们的压力，所以他才会在他的书《光学 Optics》里写道：“在我们的日常现象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一位全能全知者，正在观看一切，又能完全了解它们吗？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祂里头呀！”但黑森伯和詹姆斯却都是属于我们这先进的世纪。

让我们听听伟大的心理学家朱尔 Jung 的话。他也属于我们这个世纪。

“过去三十年来，各国的人都来见我，要求劝告。。。在年纪超过 35 岁的病患中，最终都必须求助于宗教。可以说每个患病的人都是因为丧失了一个又真又活的宗教所要提供给跟随者的东西。这些病者若不能重得他们的宗教，就不能真正痊愈。”

人们倾向宗教，并不是某特殊个世纪的思想偏向。叫人倾向宗教的是科学，一切领域的科学。于是卡伯勒（Kepler）在数个世纪以前就写道：“我们按照神的心思而想。”牛津大学动物学部门主管亚里斯特（Sir Allister Hardy）写道：“我们称为神的某种力量造成了生命。”又说“我相信动物世界与神学相连，就如物理与化学相连一般。神圣的因素是自然的过程之一，不只是在超乎寻常的，也在一般的事情上。”他又说了某些有趣的事：“就如有关于性的生物学并不会妨碍一对爱人，一个与科学相连的宗教也不会破坏与神团契的喜乐。让我们上前去得回过去所失落的。”

我不晓得为何《无神手册》把鲁斯 Bertrand Russell 也当作是一位科学家。我们不晓得他贡献了什么科学的发现。但由于他支持左派的政策，左派人士就把他当作是一名权威人士。但既然他的名被提了，我想也该写下他对基督教的言论：

“我们这一代需要某些事物，也需要回避另一些事物。。。它需要怜悯。。。它需要有勇气去创造。。。事物的根源是非常简单古老的，那么简单以致我不好意思提出来，免得叫人感到好笑。这就是爱，基督徒的爱或怜悯。如果你可以感到这个，你就有生存的动机，行为的准则，勇气的理由，并理性诚实的至要因素。”

如今让我们回来真正的科学家。多伦多大学的太空物理博士章德 C. Chant 博士说：“我毫无疑问的强调，至少有九十巴仙的太空学家达到结论说，宇宙不是莽撞的结果，乃是一个巨大智慧者的调控。”在余下的十巴仙，许多是苏联太空学家，他们不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

让我们重复说，如果科学与宗教之间，真的有不可弥补的冲突，大部分的科学家却完全没有曾觉察到。

无神手册把一门新科学 cybernetics 当作是反对宗教的论点。他们证明我们的思想就如一副机器；没有灵魂在操作。

这些机器的安排可以产生或模仿神经系统的功能，实在是奇妙。它们能翻译，能下棋，也能比人更敏捷的解答许多思想的难题。

可是 -- 这也是人们常忽略的 -- 人工智慧的机械是人脑的成果。最后它只能反映我们的思想方式，不是某些完全新奇的想法。

人可以跑，大约时速十英里。但他们发明了时速几千里的喷射机和飞弹。人有眼睛，可以看见某些距离的东西，但他们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可以看见肉眼不能看见的事物。人的受造，是能使用工具，扩大他们的感官能力。人工智慧也是这样。在每一台机器后面总是有一个设计它的构思者。

谁设计了一种机械，称为“无神论作者”？让我的反对者们暂且停留一会儿，思想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百亿只大脑的细胞，可以随时使用。那是怎样奇妙又慷慨的创造者，乐意赐给意图讥笑祂的人，这样好的一台机械！每一只大脑细胞可以与 25,000 只其他的细胞联络。于是它们可能的联络方式就是一百亿的二万五千开方，就是超过了我们所知的宇宙原子数目的总量。

再想一想：每个无神论者都有一千英里长的血脉为他的的大脑和身体器官供给血液。要打败一种古老又经证实了的宗教不是易事；我们的反对者们为此发汗。每位无神论作者都有一百五十万只汗腺在皮肤表面。当他书写反宗教的文章时，他必须呼吸。他之能呼吸是因为他有一双肺，其中含有七亿只细胞。当他写下针对创造者的文件时，他的心稳定的跳动。这心脏在他的一生跳动了好几亿次。一般人的平均一生中，心脏泵了六十万吨的血液。我的反对者们可以相信这样的一只水泵能自行存在，无需一个智慧的创造者吗？

这本无神论杰作的作者们必然花了巨量的神经细胞。每一位作者的神经系统有三兆的神经细胞，其中九十亿在大脑皮质中。还有，他们不可能写这书，如果他们身体不健康。他们的健康维系在他们静脉里的三千万只白血球。他们也有 130 千万亿只红血球。

无疑的，有时他们会起身出去走走，刺激一下思想，方才继续再写。不巧老天下雨；但没有一滴雨水会掉进他们的鼻腔里，因为鼻孔是朝下的。谁安排这个？

哎，如果这些学者们有古代渔夫约翰那么聪明就好了！那位渔夫稀奇自己的心脏会不断跳动，保证性命的延续。他躺在他最好的朋友耶稣近旁，听到耶稣的心跳，就知道有一个全能的神。就如你听见钟表的滴答声，就晓得有一位表匠。

我身体灵魂的每一部分都渴望我的反对者们可以晓得这个，而且现在就晓得——不是在地狱里！在那里，人人都明白神与祂的天地了，但太迟了。

从想到他们自己的身体机械，就是比任何人工智能更奇妙的，让我的反对者们如今欣赏一部长吊桥。但吊桥的主意来自蜘蛛。一只蜘蛛网横过一条花园的小径给世人这种启示。谁给蜘蛛这智慧？谁给蜘蛛提供这种非常强韧的线条？

从达文西到莱特弟兄，人类飞行的技术都是来自飞鸟。

我的反对者们凭着科学的名义发言。可是他们却缺乏科学或真理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自由公平的对话。

假使苏联学者们之中，有几位达到结论说：宗教是正确的，就如爱因斯坦和贝兰的结论，他们能够出书发表他们的结论吗？

当然他们能，只是必须是暗中出版，冒着下狱的危险。我们不能对每个人都有那么高的要求。不是每个人都是英雄，都乐意为真理殉道。

共产国家的领袖们更爱自己的教条。他们不肯让人自由讨论这些共产教训。于是他们的学者们也就不能以科学的名义发言。

以下是几个随意取出的例子，读者便看到他们如何曲解圣经：

“按照圣经，神在第四日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所有的星星。”其实圣经没有说“所有的星星。”神当时造众星，也让众星按照物理定律进行演变，产生新星。就如祂让人类进行繁殖一样。

无神手册又引述说：“宗教的传道人声明，神唯独在我们的行星上创造了生命。可是科学已经证明，宇宙中多处都有生命。”

传道人何曾声明生命只在我们这地球上？科学何曾说宇宙多处都有生命？

另一个引言：“人类改造自然。宗教的教条禁止人类改造神的世界，显然错了。”可是圣经开头便说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为叫他看守和管理，就是去改造的意思。亚伯已经是一个牧人，该隐则是一个农夫。神造人是叫他们去影响自然界，改造动植物。

他们的书有一章，次目为《赎罪论的破产》。这一章提到：“牧职人员试图叫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神道成肉身，活在亿万有人居住的行星上。于是当基督降生为人时，祂就必须同时降生在亿万星球上，又必须同时受死。”我向这些作者们挑战：首先是，哪一位科学家肯定有些行星有人居住？其次是，哪一位牧师说及基督死在许多星球上？

但我们无需为这个担心，因为过了几页，这些作者们就说刚刚相反的话。他们说科学家们强调地球是人类犯罪的唯一星球，是唯一需要赎罪的。其他的星球居民依然保持对神的忠诚。

漂亮的妙想天开！

我可以微笑的引述《无神手册》的另一段：“宗教只接受我们行星上的自然力量更改了的地理表面，因为这是神的作为；但宗教完全排斥人类对地理的改造。”他们这话意味宗教不许人们建造运河等工程。但过去非常虔心宗教的巴比伦人和埃及人都建立了巨大的灌溉水道。宗教何时反对运河？是哪一个宗教？

在这一次，我的反对者们终于有证据了。他们引述二百年前，亚斯特拉坎的省长果利欣曾经反对建立连接两条河流的运河。我却未曾想到一位省长就是宗教的代表。

另一段引述：“牧职人员数千年来传扬说，未得上天的许可，人类不能就擅自飞升天堂，那是完全不能接纳的，可憎的。于是宗教就残酷地压迫那些尝试这样做的人。至于人试图飞到外太空，更是大罪。如今这些宗教的规章都下架了。”

我尝试礼貌。但我必须说这完全是撒谎。有谁因为试图飞翔而遭受宗教逼迫？美国的太空人有没有被灭绝？第一个美国太空人声明他对神的信心，其后的太空人在绕月飞行时朗读圣经。他们回来时就享用大餐，没有一人被杀。学者们怎么可以胡说八道？

我继续这些奇怪的引述：“一些宗教传道人说，至高者已经把自己的居所迁移到宇宙的更深之处，就是太空火箭和卫星不能达到的地方。神何必改变祂的居所？”是哪一位传道人说过这种笨话？

但无神作者们很快就忘记他们说的，开始用另一种方法攻击我们：“牧师神父们强调人们不能寻找到神或祂超自然的仆役，因为祂们是非物质的，没有肉体的。祂们属于灵的世界，不是物质的世界。”这听来好了许多，但他们依然以为太空人应该可以看见神。他们这样写：“非物质也是可以看到的。”可怜的物质主义者，几页前他们才说，除了物质与动作，宇宙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如今他们却承认非物质的存在，也能为人的思想达到。这果然不错。但愿他们可以思想那永远的灵，并他们自己的灵。

《无神手册》又强调：宗教把无知正义化。我要问谁创办了欧洲的第一所大学？不是基督徒吗？基督教的修道院不是文化最早的中心吗？谁能否认德文和英文，并许多其他语文，是由圣经形成的？

好了，我无神论的朋友们可以强调任何事物！他们代表独裁。他们的对手们被封口。

另一个《无神手册》强调的是：“宗教注定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共产秘警完全不会同意这个。他们的许多间谍都晓得基督徒并不是被动的。他们逮捕了我们的好些人，关在监狱里，正是因为我们的宗教活动。

我想上述的引述已经够了。它们会使一些读者感到厌烦，以为不值得回答这种水准的书。但这书却是必须回答的。因为这书已经分发给百万计的民众，有多国的译本。它正在荼毒青少年的头脑；它凭着鞭子统治。

科学不能反对宗教。科学只能与一些落后的宗教发生冲突。

如果我说“船”，你的脑海中就出现挪亚方舟，原始简陋的舢板，维京人最先抵达美洲的小船，几百年前的蒸汽船，或是现代的横渡大西洋的奢华邮轮。

当我说宗教或神时，同样也会引起不同的形象。不同时代的人，按照他们的了解能力，感情和属灵的眼光，就对神有不同的了解。对神的启示他们也有不同的译解。

一些人对神的印象是落后的，肯定与科学发生冲突。但这并不是指所有的宗教。宗教也不必接纳一切科学，因为科学界也有许多东西是落后的。’



科学与宗教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只告诉我们物质的情况。你若问一位科学家什么是吻，他将会回答道：“这就是两对嘴唇的接触，结果是微生物与二氧化碳的交流。”但事实上，吻却比这个定义更深更广。从科学的角度，任何花朵都是氮气，磷酸盐，钾肥合成的东西；各元素都有固定的含量。但每个爱花的人将会反对科学家的这种说法。科学只走到一半。以后必须由艺术继续一段，然后由哲学再行一段，最后的一里路必须由宗教陪同。

如果你只晓得生命是一种生物的系统，忘了你从莎士比亚，狄更斯，米加兰吉洛，拉斐尔，并从世上伟大的宗教人士，还有从耶稣基督得到的事物，那么你只懂得生命的一点一点。

在一对爱人在拥抱时，我们可以说这就是肾上腺素加速进入血脉，就以为完全解释了当时发生的事了吗？

把事物都简化为科学，是不科学的做法，行不通也。

无神手册作者们从科学与宗教的道理关系，转到实践的问题。听说路德强烈要求严厉的刑罚哥本尼克 Copernicus 的异端。可是路德何时发出这种压迫，却依然是一项秘密。在路德传记里，你绝不能找到。

“但加尔文不是把伟大的科学家塞韦特 Servetus 烧死了吗？”我的反对者们说。果然，加尔文不情愿的把塞韦特烧了。但却不是因为塞韦特的科学发现。塞韦特因为教导一种错误的宗教教训所以被烧。那是五百年前的一件憾事。但我的反对者们却没有资格在这事上说什么。在共产的集中营，数以千万计的人被定以死刑，或慢慢折磨致死，只因为他们胆敢拥抱一种与独裁者不同的信仰。（这些独裁者的信念不久也会被他自己的同志们抛弃。）

我反对者们的另一项强调也不对。他们说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在第四世纪末叶被基督徒狂热分子销毁了。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回教徒就没有办法在第七世纪破坏这图书馆。

另一个可笑的谎言是：《无神手册》说在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天花爆发，因为神父牧师们为了宗教的理由，反接种。我要问这些国家最后一次天花蔓延是什么时候？其实，美国终止为国民施行天花接种，是因为天花病已经在全国根除了。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里，不许教民阅读某些书！事实是：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已经取消这些书目。我们还在等候共产国家消除她们的禁书目录。人们多么希望能够阅读巴斯特纳 Pasternak 和索忍尼新 Solzhenitsyn 的书，或至少也可以读到柏拉图 Plato，牛顿 Newton，贝瑞 Bergson。还有圣经和解经书！甚至史达林的书也是禁读的，在任何苏联书店你都不能买到。

《无神手册》提及有关科学与宗教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他们提出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实践，也是站不住脚的，都经不起考验。

如今已经是一项生物学的公理，就是功能创造了器官。我们有眼睛，是因为世上有光和颜色。我们有耳朵，是因为有声音可以听；有手，是因为有物质的东西可以拿。我们得蒙上天赐下的大脑，是因为有事物可以思想。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奇怪的能力，能够相信？连一个孩童也有这种能力。于是必然也有相应的真实之物。我们有这信仰的能力，正是因为有一个神，一位可以信靠的神。存在的事物不单是物质的，也有非物质

的。如果我们排除这个，尝试以物理或化学解释一切真实事，我们就成了一个笑话。

（就如上述接吻的比喻。）

科学恳求宗教的援助。

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和运行的速度，刚好是让生命成为可能。如果我们稍微靠近太阳，我们就被烤熟了。如果远一点，地上就不能种植任何东西。如果地球没有公转，就没有四季。

蛋白质是由五大元素合成的：碳，氢气，氮气，硫磺与氧气。在蛋白质的每一颗分子，大约由四万多枚原子。从地球的百多种化学元素，只有这五种可以组成蛋白质，而且必须有特定的比例。这可能是偶然合成的吗？为了叫机缘自己可以合成蛋白质，就必须按照机缘率计算。瑞士数学家查理楚意 Charles Cuye 做了一个计算。他说：“这个可能率是 1: 10 的 160 开方。”这只是为了合成一颗蛋白质分子！必须摇动的物质必须超过已知的宇宙。时间要 10 的 243 开方亿年。

利特斯博士 J. Leathers 估计一只简单蛋白质的联系方法，可以达到十的 160 开方。机缘不能建立这样的一粒分子。机缘未曾造成一间屋子的架构，或一架钢琴。这些比起一颗蛋白质简单多了。

当我在监牢时，我听到盗贼们的争吵。他们正在玩抽签。如果那颗骰子总是六点朝上时，其余的盗贼们就会马上起疑：骰子是否作了手脚。意即这已经不是公平的机缘游戏了。机缘绝不能给我们这个宇宙。连一位无神论的哲学家，也不可能是机缘产生的。

我的无神对手们会不会把赌注投在一个只有十的 160 开方机会获胜的赌盘上？这意味把赌注丢下大海。但他们却把自己的精神健康，自己永远的灵魂，连同真理，都投在这渺茫的赌注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有名生物学家艾文博士 Edwyn Conklin 说：“生命来自机缘的机会，就如一所印书局发生爆炸，就有纸张合并形成一部大字典一样。”

但我们一切的辩论都无益。无神论者晓得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的头骨，证明亚当不可能在乐园与神同住。圣经的开始就说及一些很不科学的故事。我们的祖宗其实是非常原始的人，刚从动物世界演变而成。他们说圣经与科学没有任何符合的地方。

假使五千年后（即是公元 7000 年），有人在我们这一代的地层进行发掘，发现了两三只澳洲土人的头骨，或是如今依然活在石器时代的新几内亚人 New Guinea 的头颅骨，那时的考古学家们必然会说，在我们的这一段时期（公元二千年）没有文明人。但事实是，飞行到月亮的人与石器时代的人同时存在。

我想我已经说够了有关于科学与宗教。

令无神作者们不能声称自己是凭着真理发言的，是他们的书中，没有表露丝毫的疑惑。

圣经的作者们，虽然是虔心宗教的，可是还是表达出心中的疑惑。在诗篇和约伯记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连施洗约翰在监牢里也开始怀疑耶稣是否是弥赛亚。耶稣本身也在十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抛弃了我？”

但这本《无神手册》却自以为知晓万事。他们不能表达任何疑惑。他们必须完成党方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反对宗教。

没有人是完全宗教化的。宗教人士也有他们的怀疑。也没有人全然是无神派。无神论者有时也会信宗教，圣经的作者们诸如大卫和约伯有时也有近乎褻渎的想法。但我们的无神反对者们却非常千篇一律的。他们总是无神论，纯是无神论！这是不自然的。他们并没有表达自己的一切思念。

他们就如未曾听过黑森伯的不确定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

我的无神论朋友们哪，你们的一边有政治的力量。但科学的真理在我们的一边。耶稣可以说是科学思想的创始人。他说：“你们去，告诉约翰你们看见和听见的”；“我们说我们知道的，证明我们所看见的”；还有“看天上的飞鸟。。。田里的百合花，如何生长。”祂教导我们仔细观察！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所知道，所看见，所观察到的。科学也按照同样的原则。

## 赎罪

无神手册还说了许多其他的事物，但我必须留意我这书的长度。它必须印成书，走私到共产国家去。它不能太厚重。

但我还欠反对者们一些东西。基督教导我们以善报恶。他们毁谤了我们的宗教；我就必须给他们看见救恩之路。无神论的作者们也就如任何罪人，也能得救。

我们生来就在这种可怕的事实中：我们带有罪性。我有我的罪；我的反对者们有他们的罪。无论是人道的哲学，宗教的哲学，无神论的哲学，都不能救一个人脱离他的罪。为了叫人脱罪，神已经作了一件有效的工作。我的反对者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到如何除去他们的罪，成为神的儿女，承受永生。

保罗写道：“基督按照经上所记，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在第三天又按照经上所说的复活了。”（哥林多前书 15: 3, 4）

没有人能够完全明白基督在二千年前死在巴勒斯坦，如何能洗去我的罪。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电流的性质，或地心吸力，或我们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操作。我们无需完全明白赎罪才能得到它的好处。我们只要相信基督承担了我们的刑罚，我们的罪就不再算数了。

基督是神的道成肉身。但祂却降卑自己，为代替我们的刑罚。圣彼得写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书 1: 18）。天上又有一首歌，赞美基督说：“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师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 5: 9, 10）。

当基督用自己的血买赎各国的人时，祂也买赎共产党和无神论者。

就如我曾说：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救赎，但我们可以晓得它的一些含义。当我们在心中晓得基督是神，一个拥有无限价值者，我就晓得杀基督比钉死全人类更可恶。以赛亚说：“在神的眼中，万国就如水桶里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

我曾经患上肺炎。我用药物杀死百万计的肺炎杆菌。我也曾杀了许多其他的病菌和昆虫。我又宰了许多动物作为食物。但我完全没有为这些事后悔。但当我伤害了一个

人，我的良心就指责我，因为人比昆虫重要多了——他带有神的形象。同样的，基督是神成为肉身，就比亿万人类贵重的多。于是祂的受钉就完全足够买赎全人类的罪——这也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相信祂为我们成就的事。神为自己取了一个肉身，好为我们死亡，因为神原来是不会死亡的。

因此彼得继续写道：“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 3: 18）。圣约翰写道：“祂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 1: 7）。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约翰福音 1: 29）。圣保罗写道：“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就更藉着祂免去神的愤怒”（罗马书 5: 9）。这样的一部《无神手册》将会怎样挑起神的愤怒！但我们还是可以脱离这种愤怒，因为“我们藉着这爱子（耶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 1: 7）。

基督赎罪是基督徒两千年来的默想对象。信徒们给它不同的解释。

哪一种才是我们该选择的？

有人问里斯的圣特丽莎 St Therese of Lisieux，哪一种基督徒的品德是她最向往的，她回答说：“全部！”赎罪的各种教训，对我也是如此。它们都是爱神又信神的灵魂，深思之后的成果。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

“代替论 vicarious doctrine”是真的，耶稣为我们的罪代死。“道德影响论 moral influence”也是真的，基督死了，为的是叫我们看见祂的牺牲，就晓得活出一个神圣的，全新的生命。“政治理论 governmental theory”也是正确的，神其实是无条件的饶恕罪人，但祂叫基督受苦，为了给我们每一个罪人看到，罪恶必然带来的刑罚，我们看见基督的巨大苦难，就可以看见我们自己该受的处罚。“神秘论 mystical theory”也真。基督与相信的灵魂是一体的，在爱中合一。就如母亲与她生病的孩子一同受苦，或一位新娘与她的新郎一同经过痛苦，我们与亲爱的基督同受各各他山上的刑罚。于是我们就在祂的身上，也就是我们的身上，承受了我们的罪罚。

但我想最适合我们这世纪的是转移论 doctrine of transfer。我们心中都有一种代替的心理机构。当我们在家中找不着一件物品，心中焦急时，只要归罪于我们的太太或孩子，我们就会安心了（就是那个家伙，乱放东西！）。我们找替罪羔羊。当一个孩子撞到一只小脚凳时，只要他的妈妈抽打那凳子，责怪它害孩子疼痛，那孩子马上就不哭了（他终于知道，完全是因为那张凳子不好，顽皮，调皮！）。这种心理机制深深扎根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可以把当前的困难归罪某个人，我们就能安心：这都是君王的错，地主的错，美国人的错，帝国主义者的错，共产党的错，特罗斯基派的错，史达林的错，犹太人的错，黑人的错，白人的错，任何人的错，不是我的错。

耶稣有意识地使用这种转移机制；于是祂到人间，作为神的儿子。祂仿佛在说：

“你希望归罪他人吗？那就归给我吧。我该负责，因为这天地都是藉着我造的。我乐意为一切罪恶负责。你感到你的罪该受处罚。康德说：‘犯法者有权受刑罚。’我就承担你的刑罚，你就可以获得自由。”

我建议我的无神对手们，既然他们已经写了这本充满谎言，针对宗教的书，伤害了许多百万灵魂，他们就该把自己的罪放在基督的肩膀上。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相信基督，你就得救！

你们尝试用无神论反对宗教。这是孩子气的做法。批评分析法(critical analysis)对内心的焦急是无效的。无神理论不能帮助一位将死的人，也不能安慰他忧伤的家人。当你经过疑惑的幽谷。当你质疑自己写这书是不是一项大错时，你的理论不能给你安慰。今天可能你不会想这个，但有一天你会想，就是你临终的那天。

莫斯科，北京，华盛顿都在竞争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他们都不能成功！最有势力，人口最多，君王派与反君王派的斗士在其中相遇，资本主义者和共产党，史达林派和特罗斯基派，无神论者和宗教人士，牧职人员和他们的对手们也在其中碰头的城市，是坟墓城。对一个非信徒，踏入这墓城后，只有懊悔。

就算在迫临死亡之前，还不会太迟。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祷告说：“主耶稣，神之子，怜悯我这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血是为你流的，你就得救。

我亲爱的无神朋友们，我们一同经过了几个小时。如今我们要分手了。

在圣经有一个故事，说犹太人在埃及为奴时，有三天黑暗。当时环绕埃及人的黑暗那么厚重，以致不能看见彼此。但以色列的孩子们却有亮光。

这光是神的道。神的百姓有这光。这光照耀他们的内心。

听说当土耳其人统治巴勒斯坦时，一位残酷的巴沙禁止犹太人在夜间点灯。全城总是黑暗一片。

但在萨菲，拉比约瑟卡罗 Joseph Caro 的窗口却在夜间发亮。拉比在读圣经。守卫们向巴沙报告。巴沙马上骑马过来，看见整间房子的墙壁都会发光，拉比正在看圣经。房子没有灯。墙壁上都是萤火虫。

拉比对巴沙解释说：“神的道不单照亮阅读的人，也照亮倾听的萤火虫。”

我的无神对手们，你们之间有些人会读这故事。我肯定他们将会获得启示，虽然他们的心思曾经被你们对神的毁谤，变得黑暗了。但这明亮的光，基督之光，将要照亮整个共产世界。

## 未了的话

我们明白可怜的无神论者必须按照上头的命令说话。但如果一位酒廊老板必须给人劣酒，至少也可以避免给太多，不与自己的良心过不去。

写了七百页否定神，否定圣经，否定永生，不会过分了吗？

你们写了一部枯燥的书。这不是你们的错。你们不得不如此作。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神型的真空。与其寻找神，好填满这空间，你们却写了一本书，谈及于这空间多么美丽。

你们必须如此写。无神论的书是唯一提及无神的书。但路德却说，“我们的主已经写了复活的应许，不单在书本上，也在春天的每一片树叶上。”

你们的书是令人厌烦的。

但对那些没有自由，不能阅读宗教书本的人，你们的书却是毒物。你们就如告诉毛

虫们说，它们的一切努力尽是徒然；它们不会变成美丽的蝴蝶。你们告诉花蕾说它们不会变成花朵。你们杀人的灵魂，告诉他们，他们没有预定在今世成为基督的样式，在来世得享乐园。

我不想开罪你们。我只希望帮助你们认识到，你们正在极其危险的光景。你们比凶手更糟。凶手只杀人的身体。你们却杀人的灵魂，使人不能得着神。

于是我就给你们索尼娅给凶手拉斯果的劝告：“起来。马上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去站在十字路口；跪下来，先把口贴向你污染了的地面，吻它，然后向全世界下跪，向地的四方，大声对它们说：‘我是凶手’。神就给你活命。你要去吗？你要去吗？”

我自己也向你下拜，因为我也曾杀了人的灵魂。

就如你们一样，我曾是一个无神论者，直到一天我觉悟，就照着索尼娅的劝告去做。如今我害怕你们的生命将会带给你们怎样的痛苦，如果你们继续无神论。我已经找到了基督，脱离了无神论，也脱离了罪恶。如今这路向你开放。

你要去吗？你要去吗？